



序

漱六山房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謂之俠客義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謂之豪傑英雄。一則鳴社會之不平。一則引政治爲己責。各事其事而太要之主旨。不謀而合。故千古之英雄豪傑。與俠客義士。直二而一。一而二者也。大丈夫當中原多事之秋。際會風雲。得行其志。於以安民濟世。集戩天平地之勳。則爲英雄豪傑。而不得其時。不行其志。逆其一生抑塞磊落之奇氣。扶危濟困。除暴安良。社會間凡有不平之事不平之人。必斐除剪刈之而後快。此則俠客義士之行。而與英雄豪傑。易地皆然者也。中國數十年來。困於積弱。不知自奮。外人至誚我爲東方病夫之國。幾懨懨然無復生氣之存矣。幸而革命成功。全國同胞。咸思振奮。國人漸有尙武發揚之氣。而政府之提倡武術。尤能不遺餘力。用以養成雄武勇敢之精神。他日一飛冲天。且可突躍而爲世界雄邦之冠。此國人所企望

者也。夫吾國之英雄豪傑。俠客義士。代有其人。而野乘稗官。每能紀述其慷慨恢奇之事。能令一篇相對。鬚眉欲動。弈弈如生。觀者精神爲之一振。此非善於摹繪者。不能得其神理。而尤非精於武者。不能無所舛誤也。晚近著書之士。不通武術。侈然爲游俠家言。奮筆紀述。於是徒手互搏。則手足無所措施。器械相交。則鋒刃失其趨向。是徒供不善讀書者之消遣而已。烏足以發皇尙武之精神也。明州朱霞天君。邃於拳術。研鍊此道者十數年矣。日者以所著五嶽奇俠傳一書見示。且屬爲之校訂。吾受之而披覽再三。見其奇特險峻之處。甚似涵秋。而汪洋恣肆。一瀉千里。不能窮其源流之所在。則又儼然不肖生之筆法也。且朱君武技既精警絕倫。紀載自一絲不苟。絕無矛盾舛乖之弊。較諸今之所謂武俠小說者。愈乎尙已。惜下走不文。未足以表彰霞天之名著。然而英雄豪傑。俠客義士之神理。胥於霞天一傳見之。恍若蓋世英雄。無雙俠客。馳驟飛躍於卷頁之間也。

敘 言

大矣哉四海六合也衆矣哉英雄俠士也繁矣哉奇聞軼事也以其大然後乃衆以其衆然後乃繁因其繁矣而爲之傳之記之之書亦多如車載浩如烟海矣然亦有其人其事可記而未爲之記者或記之而不詳者其故何也山陬海澨苦難盡悉是非執筆者厚此而薄彼也勢使然也然則可記之英雄俠士淹沒無聞者何可勝數僕良惜之乃撥冗抽暇掇拾野老之餘涎而爲之傳是書蓋此中之英雄俠士豈少焉哉且其間有事關掌故（如水湧明州等篇）而不得不爲之記之傳之者緣斯人歷年均非遙也度神州父老尙有目覩而能道茲者設今不記則年堙代遠不將俱銷耶但自媿不文未能花生筆底淋漓盡致要亦記其大略使不致淹沒而已儻閱者諸君有知其事較吾詳者起而教之使滄海無明珠之遺則幸甚矣

新紀元十八年二月一日鄞縣朱霞天甫乙燃自絃於紅菡萏
之南窗



五嶽奇俠傳 第一集目次

- 第一回 洪水湧明州龍螺構難……………蛟川鑄猛獸夷狄潛形
- 第二回 總戎入夢皓叟苦求援……………稚子墮江嚴親悲捨地
- 第三回 憐同病善人留客……………證前緣異地逢師
- 第四回 月朗星寒將軍遭毒手……………山高路迥孝子鬪神僧
- 第五回 十分春意魯男子正色驅邪……………一瞥紅光假秀才當場殞命
- 第六回 劍氣摩天書生驚逝影……………哀聲動地賢婦哭窮途
- 第七回 碧雲洞投師求劍術……………逍遙山瞥眼見蛇妖
- 第八回 秋波溜處謝鳳苞輾轉銷魂……………春黛顰時楊瓊瑤模糊憶舊
- 第九回 貞媛痛父投水尋尸……………匹婦含冤攔輿告狀
- 第十回 雪覆盆村童見天日……………登鬼錄浪子受官刑
- 第十一回 當道有豺狼清官棄市……………深山來魍魎俠女驚魂
- 第十二回 愴怳迷離青山斂影……………布施功德紅粉捐金

五嶽奇俠傳 第一集

鄞縣朱霞天著
漱六山房校訂

第一回 蛟川鑄猛獸夷狄潛形 洪水湧明州龍螺構難

話說明州卽是四明四明卽是甯波甯波稱府管轄六縣那六縣簡稱爲鄞慈鎮奉象定鎮卽是鎮海縣現在本書起首中對其他各縣無甚關係且不去提他單來表這鎮海縣鎮海縣亦稱蛟川若從地勢上講來是兩面連陸兩面接水連陸的兩面是西南通甯波慈谿接水的兩面是東北通東海外洋在東北角陸地上有座高山稱爲招寶山這座招寶山從前原稱爲緜濤山後來改稱的改稱的原因據府志上記說是中華強盛時代海外諸番例須年年進貢歲歲納獻那些進貢的船隻一齊泊在緜濤山下而入貢的又是些奇珍異寶因此將這座山改稱爲招寶山寓着招來珍寶的意思招寶山上有一所大叢林稱爲寶陀寺香火極旺山上還有古朝遺跡如仙人洞天后祠大士碑蛟川書院等山的對面稱爲梅墟梅墟的地勢是東南連陸西北接水連陸的兩面通

甯波奉化接水的兩面通東海外洋在梅墟西北角盡頭上有許多小山連呼聳起猶如築了道笆籬給西北海岸團圍起來。然而這些山同那梅墟的名稱從前都沒有的。山的起原與夫名稱的來歷也有出點。據府志上記說在後漢三國時代東吳孫權到大梅山砍伐梅樹那山上有三株最大的稱爲梅龍。孫權砍伐兩株還有一株正待砍伐他却冲霄飛起直飛至梅墟落下頓時橫亘貫連變成邱墟從此就稱爲梅墟。梅墟與招寶山是望衡對峙中間夾條江卽是甬江那條甬江南通甯波北通東海招寶山與梅墟都坐落在江的北面盡頭亦是江的口左右分開却如兩扇大門從上海或櫻花三島與別處來的船隻要往甯波非進這江口不可。在清季滿奴攪政時候滿清皇帝以鎮海是甯波出入的戶牖地位非常重要遂下旨在招寶梅墟兩對山擇其位置相宜的地方設置了不少重砲用以拱衛甯波從此便成爲關口卽是現在所稱的鎮海關。那鎮海關不但有了這許多砲台可能戰守隨計而且還有隻天生大蟲坐在關前保護着這隻大蟲可不是真的獸中之王乃是座山。這座山不大不

小。坐落在關門的面前。江口的中間。那山的形勢。如隻猛虎。蹲在水面。張開大口。要吞沒遠來船隻一般。因此得名。便稱爲虎蹲山。那關門前有了這座山。若要從外面窺探關內的形勢。被這隻天生大蟲蹲着。把關內的一切。都給遮掩起來。再也窺不出一些。倘若要從關內面望出去。倒一些不會阻礙。可以極目天涯。四顧無際。什麼扶桑日出。海市樓興。都看得見。望着。像吳吉人提台徵末的時候。在鎮海關砲台上充當一名砲手。那年正遇着。中法構兵。法國大將孤白。駕着兵艦。圖來襲擊鎮海。那軍艦駛到定海島旁。剛露出艦首。就給吳吉人發現了。他曉得來者不善。用先發制人手段。也來不及請軍令。便私自發了一砲。不想這一砲。竟將艦首上的孤白。擊落大海裏去。這雖是吳吉人的砲咄得正。也是鎮海關的地勢好。能夠瞭望海外。形影無遺的優點。但是像吳吉人那樣有胆識有機變的人。論理該受清廷的賞賚了。那裏曉得。遇着一位懦怯無能上司官歐陽提台。他說吳吉人的砲發錯了。說要待法艦上砲來。我們纔可回砲。又說他來者是賓。我們是主。應當先賓後主。（發炮有賓主之分。豈非

創聞。他又以吳吉人發了炮。如在太歲頭上動了土。危險非凡。又恐清廷見罪。便上了一本。統推在吳吉人身上。說他不奉軍令。擅自發炮。以作卸罪餘地。遇着清廷昏憤。不揆情理。議下將吳吉人發配山西。可惜一位胆識兼優的吳吉人。不會蒙賞。轉去受苦。正是那裏說起。幸虧過了幾時。經清廷公論。都說當時若非吳吉人先發制人。怕法艦炮彈不眨眼飛來。待到那時。再行還炮。鎮海關的安全與否。姑且勿論。那法艦的無情炮彈。至少要光降幾顆。到鎮海或甯波。那時不幸而遭着的。豈非糟糕了嗎。偏有那吳吉人能在安危距離毫髮的一霎那。竟毅然自決。不顧軍令。冒險發了一炮。正將孤白擊落海中。便奪了法人之魄。鞏固了鎮海防務。想他雖未奉軍令。但是事貴權變。這是有殊勳無特罪的。又何至於充軍呢。於是一反前議。赦了吳吉人前罪。特擢爲鎮海關總戎。令永鎮鎮海。那吳吉人當時雖吃了些苦。幸虧公理不滅。得到最後勝利。而其聲譽。當時也喧騰中外。播揚四海了。卽那法國人從此就領了利害。曉得鎮海關裏有人。且有虎踞山形勢險惡。不易襲擊。此後便不敢正眼窺視了。至於吳

吉人的歷史。也有許多可歌可泣的地方。他和不才的先大父配元公。有金蘭之交。所以知之綦詳。且待他日有暇。來替他編成一帙。傳流後世。好使世上。窺見英雄事業的一斑。現在只好從略。再說那座虎蹲山的對面。尚有普陀等山。左右有金鷄伏龍巾子等山。其間且有九萬餘里的波濤。直趨至關下。三百六十五條的水源。齊漲到琦頭。若要寫盡鎮海關外的天塹雄偉。雖縱淋漓的筆陣。鬪灑的文壇。也難以描寫其萬一。何況是不才的鯁生。現在且不表鎮海關的風景。且來談鎮海關外的居民的生活狀況。鎮海關的附近居民。雖然是農工商士三教九流。應有盡有。爲的是居鄰海岸的緣故。俗話說的好。近水吃水。近山吃山。他們近水。所以有些居民。是專靠水中吃的。水中吃的不外是捕魚。捕魚的法兒很多。有用船的。有不用船的。有用網罟的。有不用網罟的。不一而足。其間有一種捕魚的。叫做扳簪。這種捕法。是將網兒繫在竹竿上。將竹竿伏在背上。待到海灘潮落的辰光。隨着潮一步步扳將下去。待到潮漲起來。再一步步倒扳上來。這樣捕魚的法兒。所捕得的魚兒。不過是些細介小鱗。獲不到

大的魚兒。大因是細小水淺的緣故。然而如這樣捕魚的人。却也不少。有一個姓向名舛善的居民。他也是專以此種捕法爲唯一的生活者。在這時候。他已有六十開外的年歲了。他雖年逾花甲。精神恰很充足。平常衰弱的青年。怕遠及不來他。因爲他自幼兒很珍攝身體。並且不曾娶過妻室。爲的他不曾娶過妻室。一無戕傷。所以身體格外比別人康健了。向善旣無家室之累。凡捕得的魚兒。換了錢。統謀一醉。他不喜歡別的。只喜歡杯中物。每日總是醒來捕魚。歸後喝酒。倒逍遙自在。度其漁家樂趣。有一天晚上。向善從醉鄉中醒來。迷睜兩眼。看窗隙裏射進一片青光。照得地上通明。這時是四月中旬。南風熏拂。天氣甚是和煖。向善醒後。睡不着。便翻身離床。披了件夾衣。開門步出中庭。抬頭看晶瑩的亮月。映着碧油油的天空。團團還襯滿了閃爍小星。看來甚是可愛。他雖不是騷人墨客。能卽景詠哦。可是他對此靜寂大地。清涼銀漠。一想到自己年歲身世。不免也起了陣淒涼感慨。便無聊地在庭中步了一週。又一想。世間萬事都是假。俱如鏡月曇花。一霎那間完了。何必認真傷感。又一想。今晚是亥

時潮退。到不如趁着月亮。到海灘邊去扳一陣魚兒。來調解胸中的悽涼罷。向善也算是個達者。想定主意。便負了網罟。鎖上家門。興沖沖望後海塘的海邊走來。到得海邊。見潮水已在下退了。便循着常法。一步步扳將下去。等到潮水退足。向善已扳得不少魚兒。他在明天進城。將這些魚賣去。又可謀謀醮醉。好不快活。正在快活當兒。忽聽得一聲咳嗽。起自身後。不免吃了一驚。回轉頭來。借着月光一看。却是位皓首銀頭。鬚髮雪白的老者。那老者已漸漸走近身邊。面目可辨得很清楚。兩眼放光。神采奕然。向善以那老者來得奇突。欲待動問。那老者却先笑嘻嘻的對着向善道。老哥今晚扳得多魚。向善見他出言土語。甚是和祥。免不得回道。扳得倒不錯。敢問老哥貴姓。深夜到此何幹。那老者道。敝姓龍向來也彈此調。現在上了年歲。精力幹不到。就把此業拋了。遇着今晚睡不着。看月色甚好。就到外面踱步賞月。不想踱到這裏。見老哥在扳魚。故而走下灘來玩玩。向善道原來如此。老哥的清興。倒復不淺。兩人又閑談了些世事滄桑的話兒。這時候潮水快漲起來了。那老者突然對向善道。老哥今晚可

想發財麼向善聽了到覺一呆。想道此人初次見面就同我開起頑笑來。到滑稽的。因隨口答道。發財有什麼不想。不過像老漢這種人。孑然一身。就使發了財。也無什麼大用處。況且也無處可發。那老者道。老哥的話雖則不差。至於無處可發。這句話到不盡然。就是眼前便有發財的地方。向善聽說。這人話來。益發滑稽了。遂答道。老哥別同我開頑笑了。眼前除了白茫茫的海水。黑隱隱的招寶山。亮晶晶的星月。蒼濛濛的茂林之外。可說大塊間。一無使我可發財的地方。那老者聞言笑道。你自己不曾看見。眼前發財的地方。還說我同你開頑笑。啫。那邊不是發財的去處麼。說着以手指向左面。向善只當他是說笑。便有意無意。隨着他的手指兒。把目光移將過去。但見離開十餘丈遠的海灘上。有像半截鐵塔般的一件物事。矗立在海的上頭。也不曉得是什麼東西。正在看得奇怪。忽見那物事上面放出一道白光。同明燈般一亮。照得海灘盡白。尤其是映在那老者的面上。更顯得鬚眉如銀了。向善不勝驚異。以爲人生以來不曾見過這麼一回事。那老者又道。卽此就是發財的寶藏。向善驚疑參半。默然

不語。那老者又道：「你要發財，不妨隨我去認識認識。是什麼東西，說罷拉了向善便走。向善平素的胆氣，本來不弱，今晚又被那好奇心所驅動，遂不管一切跟着老者，望那邊走來。在他們相近的時候，那物事又放了一次光，照耀得人眼欲花，向善嚇得抖悚不前。老者道：「有我不妨事的，說着已走到那物事旁邊，仗着目光仔細一看，原來是隻龐大無比的大海螺，陷擱在海灘上面，約有丈來高，二三圍大。老者道：「發財就是這個東西，這東西乃是千年海螺，裏面有許多珠寶，你若得了回去，不是大發其財嗎？向善一聽，想不差，一向聽見人說：千百年的螺蚌，裏面是很多珠寶的。況且方才又眼見他放出光彩來，內面一定有許多珠寶。當下心裏便將那些疑懼心去了，換了滿腔發財心了。但又一想，這般大的海螺，有累千百觔重量，別說我一個老兒，拿他不動，只使有幾個精壯漢子，恐怕一時也扛他不起。於是心裏又起許多疑難。此時那老者似乎已明白向善的意思，隨卽開口說道：「老哥以爲這海螺大，奈何他不得麼？那不要緊，只要老夫幫你一下，就不屑什麼，可以穩然拿回去了。向善不信道：「看

不出老哥到有這副身手。敢是謊我麼。老者道。誰來謊你。你若有心發財。且不要遲延。你看潮水快要漲上來了。快快的將網解下來。待我與你個法兒。保你拿上岸去。老者說這話的時候。現出很急促的模樣。邊說邊來替向善解網。向善半信半疑。只得隨着將網解將下來。交給老者。看他如何用法。那老者接網在手。便撒起空中。墮下來。將海螺樓頭罩住。四面收攏。打了個總結。叫向善握牢總結。負在肩上。望前走去。又說我在後面推着幫你。倘若後面有什麼聲音。發現不必驚慌。尤其不可回頭來看。如此叮嚀再三。向善不明不白的答應着。便將總結束望肩上一負。舉步欲走。却如負了座泰山。幾乎把膝骨迸斷。連說不成。欲待回身不負。聽那老者在後面喊道。我在推了。快向前負着奔啊。向善聞言。便曲腰舉足。再來用力一試。說也奇怪。經老者一聲說推。頓覺輕如鴻毛了。還疑不曾負在肩上。但手中又明明握着總綱索。又聽得後面老者連說不要回頭。快向前走。於是向善加步飛奔。奔不到十餘步。忽聽得後面起了種怪響。初聽時。如虎離山吼。再聽時。如龍出水吟。向善大吃一驚。再奔數步。後面的

聲響益發大得了不得了。好像天崩地裂。向善驚絕之餘。又想到那老者來蹤不明。且頻頻教我不要回頭看。究竟是什麼道理。聽人家說海中多怪。我今晚不要是遇見了什麼海怪呢。那是性命休矣。想到這裏。心裏着實佈滿了恐慌。又不明白後面究竟是怎模樣。此時向善心不由已撥回頭去一看。不看猶可。一看真把三魂嚇出。六魄飛去。大叫一聲。嚇煞我也。免不得手一鬆。脚一軟。跌倒在海灘上昏了過去。及待醒來。看潮水已漲到身邊。那方才的一切都不見了。想起方才可怖的形景。心中兀自驚悸不停。你道方才向善看見的怎麼樣。原來他回頭看時。但見腦後海水高漲。轟起有二丈有餘。汨汨涵湧。水的中間現出個極大極大的怪首。兩隻比提燈大的眼睛。一閃閃的睜着。血盆大口。露出尺來長的獠牙。不住地在磨擦。像要吞人似的。這副形景。所以向然嚇得昏昏然跌了一交。此刻見方才的形景。一些都沒有了。還疑在那裏做夢。然而背上的網。却只賸了竹竿。又想那老者。到底是人是怪。敢是被水沖去了麼。又想到他不是關照我。教我不要回頭看。可以安然到岸麼。照我看來。那老者不管是

人是怪。敢說對我並無惡意。反是我自己胆小。不聽吩咐。誤了事。珍寶不當得。轉將一頂網兒失掉。他又悔又惱。看潮水快要漲。泛足背。只得垂頭喪氣。走上岸來。想將近岸。忽聽得後面。又起了一聲響亮。回頭看時。但見一座水山。對着自己望岸上捲來。向善大驚。急奔上岸。沒命的跑回家中去了。這是什麼一回事。且丟開向善不提。待表方才的老者。那老者並不是人。亦不是怪。乃是鎮海關外家門地方的一條老龍。龍潭在家門山下。四壁都是天成的石筍。圍得團團的。一如人工築就。在潮退水淺的時候。那石筍尖露出水面。可以看得見。走福建溫州等處的船隻。打從這家門經過。逢着路上缺少淡水。可默向龍潭汲水三桶。這三桶水。不但澄清。且淡如井水一般。倘若你過汲四桶。或在汲三桶的時候。說奇道怪。那末汲上來的水。一桶也得不到淡。都是鹹得非凡。這也是有些怪氣的。講到甯波府却有四條龍。常川佈雨。那四條龍。分居在東南西北四角上。東南的是銅盆浦老龍。南面的是望春山老龍。西面的是清道觀老龍。北面的就是家門老龍。東南西三條龍。雖都有藏身的龍潭。不過是些山潭。

江底及不來家門老龍的龍潭。來得風水天然。這家門老龍。是比東南西三條龍。早到宵波的。牠以在宵波代遠年多的原故。那愛護宵波人民的心。也格外來的濃厚。宵波人航海的很多。他在家門。要是鄰近有船隻經過。遇了險。他有時會現身出來。設法保護。所以一衆帆船。在家門附近經過。可說聲保得布帆無恙。安度家門了。上面說的家門老龍的龍潭。風水好。於是海中的精怪。都要來覬覦這個龍潭了。有一個千年海螺精。在海裏橫行無忌。時常要傷害船隻。有一天他從家門經過。見了這個龍潭。不禁垂涎起來。那天適巧老龍不在潭中。那海螺精便實行了個鵲巢鳩居的主義。過了一歇。老龍回來了。他不曉得潭底有物。便照平日下潭的常法。將龍尾慢慢墮將下去。將近潭底。海螺看見老龍回來了。便張開口。一口把龍尾咬斷。老龍正在悠然下墮的當兒。冷不防被他咬了一口。覺得痛徹心肺。大吼一聲。直衝上霄漢。在空中狂繞狂旋了一陣。尾上鮮血。洒在海面上。有些滴在帆船的布帆上。好似繡了紅桃花瓣。朵朵可觀。舵工水師見了。還疑天下血雨。都驚奇不置。老龍受了傷。龍心大怒。復

番衝入水中。前去尋仇。這時候海螺亦已出了潭。見老龍衝下。便上前接戰。兩下裏。翻江倒海的鬪了一陣。老龍雖然利害。海螺亦是不弱。加之尾上着了傷。只殺平手。海螺得了便宜。也不支持。尋個機會。一溜烟走了。把老龍氣得暴跳如雷。從此龍螺便結下仇讎。有一日。事有湊巧。逢着海螺在海灘上。吸收月華。擱在灘上面。被老龍看見。一想報仇的機會到了。便想借向善之手。將這海螺用網兜了。拿上岸去。結果性命。因為捕魚的網。是用猪血浸練過的。猪羊狗血。均有壓邪鎮魔之功。向善的網。當然亦有同等功效。但是網雖罩住了。逃不走。向善一人。也是扯他不動。自己必須在後面護送。又怕向善一扯動。那海螺直叫起來。要想掙脫。自己免不得現出本來面目。助威護送。故此教他不要回頭。偏偏那向善胆小。不聽吩咐。正與老龍打個照面。那有不嚇煞之理。當時手既鬆了。網脫繩散。海螺便滑足逃去。老龍見功成垂敗。叫苦連天的起在空中。那海螺逃到海中。一想這向善。助桀爲虐。實在可惡。便駕起潮頭。來捲向善。幸虧向善跑得快。否則早入螺腹了。老龍見海螺駕起潮頭來捲向善。更是怒不可

過卽忙縱入海中。來與海螺決戰。此番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一個是要報前次咬尾之恨。一個要復此次被架之仇。一個是神通廣大。一個是凶橫絕倫。兩下裏殺得難分難解。差不多連海都要給他們翻過來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一)

評曰一部洋洋灑灑數十萬言的巨著百來個三山五嶽的飛仙奇俠恰似一把亂頭髮不知從那裏說起却居然被作者毫不費力的尋出一根總筋絡大俠王瑞伯來於是從王瑞伯身上引出一部數十萬言的巨著百來個飛仙奇俠如春蠶吐絲抽之不盡且有條不紊絡繹而來這就是作者一隻神手把總筋絡抽住的妙處 要寫王瑞伯却先從龍螺尋仇寫起要寫龍螺尋仇却先從一個漁父寫起要寫漁父却先從鎮海關前風景形勢軼事寫起是在文家謂之極不省法然憑作者一枝神筆節節寫來讀者不覺其繁惟恐其少不覺其不省反惟

恐其省引人入勝有如此者是乃作者筆力過人處 歷來武俠小說起勢未嘗有如此書之雄偉者劈頭來了一段龍螺尋仇忽地落到一回稚子墮江輕輕把本書一條筋絡引了出來文勢汹涌如銀濤轟立千丈一落忽平如鏡面遂見其微波蕩漾盡向東流去 寫虎蹲山形勢便活現一隻斑斕大蟲張牙舞爪如欲將彼西歐碧眼小兒作一頓饅頭餡吃我爲之奮然呼快 寫歐陽提台便活現一個懵懂臭官僚把滿清官場的通病繪出可以代表一部官場現形記 寫向善便活現一個淡泊自適樂天安命酒醉飯飽酣然一臥的老漁父我不禁爲天下名利二船中人放聲一慟 寫龍螺便活現一條百丈金龍銀鬚鬣金鱗閃閃似欲破書飛出一個蠢蠢鉄螺龐然大欲向讀者眼睛裏滾來不禁爲之一跳真是得神之筆

第二回 總兵入夢皓叟苦求援 稚子墮江嚴親悲捨地

上回說到老龍與海螺。在水中各趁威風。殺得難解難分的時候。驚動許多水族精怪。都趕來瞧打架。一衆水怪。見是海螺與老龍相爭。古語說得好。物以類聚。猶臭相投。於是大家一窠蜂上前。幫助海螺作戰。老龍本領雖然高強。終究寡不敵衆。只得向後敗退。且戰且走。老龍一壁退。一壁想。看上去。今日難以取勝。不如休戰再圖良策。擒此妖孽。但是前後左右。都被這些小妖圍纏着。脫身不得。一想有了。此地外海。地方遼闊。不容易脫身。且四面受敵。到不如退近關前。那面地方狹窄。可獨當一面。無後顧之憂。加之關內都是居民。諒他們也不敢十分猖獗。去驚動居民的主意。打定。趁個當兒。步步向關前敗去。這時兩下裏。都駕起水頭。平地將海水掀起數丈。海螺方面的水頭。是黑的。老龍方面的水頭。是白的。黑白相間。猶如吳淞口外的三峽水。毫不混和。黑水有時高過白水。白水有時高過黑水。兩方時起時伏。忽高忽低。像兩坐水山。推動衝擊。向鎮海關前移來。待至虎蹲山旁。此時已有卯末辰光。朝曦初上。海螺方面的來勢

非常勇猛。黑水已將蓋過白水。差不多要將虎蹲山淹沒。水流便不斷地。望關內湧進。霎時鎮城外。平地水深數尺。一衆居民。大都早已起床。聽說大水來了。都驚奇不迭。以爲無論如何大潮汎。不會一霎那。漲得如此快的。於是有些好事的人。都走到招寶山巔。去看水勢。不看尙可。一看把衆人嚇呆。俱異口同聲的稱奇道怪。但見水分黑白。形如高山。疾馳起伏。左右衝打。弄得看的人。不曉得怎麼回事。且說老龍退到虎蹲山後。再看對方。不但不肯退去。反率了許多小妖。拚命的冲將過來。有冲進關門。荼毒生靈的舉動。老龍一想。這樣還當了得。倘放他冲進關內。少不得將甯波府。冲爲蘆墟。我們爲了私仇。來貽害無辜人民。如何對得住。而且把我向來愛護甯波的素志。一旦喪盡。於是奮發神威。竭力守住關口。自卯時直抵禦至黃昏以後。累得老龍渾身是汗。再要支持下去。實在是來不得了。忽然想到東南西的方面的三條同種。便伸出龍頭。大吼一聲。這一聲吼。響徹天衢。原是他們四角連盟的信誓。遇到必要時。只須吼一聲。誰有危險。誰都來救。老龍一聲。方纔出口。已把三角的同種驚覺。急忙響起。

雲頭都望此間飛來。一到鎮海關外。便一齊加入大戰。此方突飛添了三位生力大將。立時轉敗爲勝。將衆水怪逐至普陀洋面。海螺一退。關外的水勢。頓時退得如平常一般。此時雖逾黃昏。鎮海一帶居民。都不敢睡覺。又聽得怪叫一聲。嚇得戰戰兢兢。手足失措。此時把守鎮海的王少春總兵。在衙裏大堂上。擺了香案。至誠至恭的祈禱上天。願得平妖淨怪。保佑鎮海無災無晦。正在祈禱。聽得一聲怪吼。停了一歇。便有許多黑雲。從東南西三方面飛來。只覺愁雲慘慘。齊向關外落下。又過了一歇。兵士們來報。說水勢已經退去。少春大喜。還當自己至誠格天。適纔雲到水退。想是天降神聖。將水怪除了。便命收了香案。退入書房休息。忽覺頭目昏暈。便曲肱而枕。入睡少頃。覺眼前一亮。抬頭看時。見已紅日高掛。心中納罕。想天會亮得這般快。才欲呼喚下人。只見門外走進一位銀髮皓頭。青布袍褂的長者。對少春深深一揖。口稱大人有勞了。少春心中暗想。素不認得此人。何故不速直入書房。忙問道。你這老兒姓甚名誰。來此何事。從速道來。只聽得那老者道。敝姓龍。住在家門地方。卽是民間所稱爲家門

老龍者便是。此番爲因海螺作怪。想把他除滅。不意此怪甚爲利害。日間小龍與彼相持一日。驚動大人。以及全城百姓。甚表歉意。當時若非東南西三面的同種來助。險乎被他們衝入關門。現在被我們殺退至普陀山前。看上去。他們還不肯死心塌地。斂跡海外。恐怕還要反攻。因爲頃間海螺。望東洋而去。大約是去請幫手的。現在我已想得一策。欲滅此妖。非仗大人一臂之力不可。少春聽了。心中覺得奇怪。同時明白了他就是家門老龍。便對老龍道。尊神要本官相幫一下。同是爲民除害。安有不可之理。但是有句話請教。請勿見怪。因爲本官是個人。雖統有兵馬。掌有砲台。只能與人們對殺。剿匪蕩寇。那是可能。若教我除妖滅怪。如何使得。此事莫能相助。只得有負盛意了。老龍道。這是並不打緊。老龍籌之已熟。只要你答應是了。少春道。本官今日焚香告天。頭都磕青。巴不得除妖滅怪。安靜湖海。如何會不答應呢。但不知叫我如何助法。老龍道。大人不必担心。此時便可動身。至關上。將炮衣褪去。裝了彈藥。待小龍將海螺引至關前。大人但望見黑水來時。對準最高處一炮。乘他不備。或者仗憑虎威。把

他打死亦未可知。不然亦可將他們嚇走。暫退勁敵。再圖擒拿。少春聽了滿口答應。老龍道。既如此。請大人趕緊預備。小龍去矣。少春也不相留。忙起身送客。走近書房門前。覺脚下被門楹一絆。幾乎一交。頓時眼前墨黑。再一凝眸。四面看去。那裏有什麼老龍小龍來過。自己好端端的坐在椅上。原來是南柯一夢。看桌上殘燈未滅。忙剔明燈火。想起頃間此夢。異乎尋常。莫非真有其事。即喚兵丁們起來。掌燈備馬。自己全身披掛。帶了十餘名親兵。乘馬直望後海塘歸至炮台。守台兵丁們見王總兵半夜來此。當是查營來的。忙上前迎接。少春下馬。進了炮台。吩咐兵士們。立刻將炮衣褪去。加上彈藥。弄得兵士們莫明就裏。還道有什麼海盜來襲擊鎮海。頓時空氣緊張。褪衣加彈。忙個不了。少春見已預備舒齊。便立在最高處。瞭望水頭到來。不多一刻。聽見萬馬奔騰的水聲。自遠而近。多像高山般望關前推來。少春一看。真有其事。實在希奇。就吩咐兵士們。待那水頭來至就近。看明黑的水頭。望着高處。開他幾炮。須瞄得準確。不可弄錯。炮手誰敢違命。都唯唯答應。靜待黑水到來。過不多時。那水頭已近關前。

來的水勢比前番更大。關內的水亦比前反漲得大了。城廂外面如梅墟一帶地方變成作澤國。王總兵在高處看得明白。但見洪濤像巫峽水下滾滾望關前湧進。看上去着實可怕。照着這樣進法。不消半日。可把鎮海全城淹沒。急得手足無措。欲待吩咐兵士們開炮。齊巧這夜星月無光。黑濛濛又看不出。那邊是黑水。那邊是白水。要是打差了。反去助桀爲虐。關係非少。弄得無從下手。只可暫觀動靜。這時候水發得益發大了。低窪的炮台也被淹沒了。但見浪頭滔天。汹涌進關。不要說鎮海附近一片汪洋。就是甯波江北岸一帶。也有沒足背的水了。鎮海北連甯波。你想鎮海怪事鬧了一日夜。甯波地方那有不知之理。家家戶戶都在提心吊膽。怕大水就要泛到甯波似的。且說老龍自從托夢與少春之後。卽回至普陀山前誘敵。此時海螺亦由東海外洋請來了不少幫手。預備攻入關內。實行洗蕩甯波鎮海。故而此番來勢更其兇狠。老龍率領三條同種。且戰且退。直退至關前。深望少春發炮助陣。這裏少春以黑夜分不出水色。不敢貿然開炮。一直等到東方發白。紅日高掛。小春見天色大明。纔分出了

水色忙叫兵丁們對准黑水最高的去處發他一炮。此時老龍在水內。老等少春發炮。終是響動毫無。還當少春不信夢寐。那末可誤了我事了。正在心中着急。忽聽得關上一聲炮響。老龍大喜。曉得接應的來了。以爲這一炮定可打個正着。便率領三龍奮勇上前。預備追殺一陣。那方海螺聽得關上發炮。雖然不放在心上。終究是命官的威嚴所在。不得不往後略退。那邊海螺一退。這裏老龍便上前進逼。正是無巧不成事。關上炮手。瞄準黑水高頭發了一炮。本可打個正着。遇着海螺會望後一退。老龍向前一進。老龍纔踏到海螺退出的地方。那顆炮彈。剛巧落將下來。正落在家門老龍的頭上。急忙閃避。那顆砲彈是最大的開花彈。雖落在水中。還能夠把海水激起數丈。老龍的頭角上。也被炸去數尺。痛得打了幾個頭暈。海螺見老龍受了傷。喜出望外。不管一切。重複殺將上來。三龍以家門老龍受傷。只得保護着向後退。本可退往別處而去。又恐海螺冲入關內。乃仍舊退至鎮海關前。死守關門。此時關內的水。更加比從前大了。連甯波江北岸快要漲沒了。眼見甯波府下。要遭洪水之災了。（寫至此處。

作者有幾句話交待。那時要是真個遭成了水災。作者的老家。恐也被捲入漩渦。還當了得。幸虧甯波府下人民。抱着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的多。五穀非常珍惜。所以災荒也少。不像湖北湖南一帶人民。不珍惜米穀。譬如吃了半碗飯。餘下來的。就望地上一撒。隨便踏在脚底。毫不在意。所以那邊災旱獨多。這亦不是全歸迷信之談。亦是心理所在。可曉得人們以食養生。不食則死。況且盤中粒粒都是農人血汗所結晶。如何可以食之如甘旨。棄之如泥沙呢。這一段閒話。算是表明甯波府下人民。珍惜五穀的多。不珍惜的少。既然是這樣。珍惜五穀。自然是逢凶化吉。遇難成祥的了。此番在千鈞一髮。巨災垂成之際。當然有救星來了。在四龍不能維持的時候。正當辰時模樣。東方旭日。剛升三竿。霎時間無限黑雲。將天空遮得昏暗。連五指伸出。都看不出。嚇得人們。都望屋裏亂竄。於是耕者輟耕。讀者廢書。工者停工。商者罷市。一時秩序大亂。好似天將崩了。地將覆了。同時又有無數閃電。像金蛇般亂射八方。一陣閃電過後。接着一個霹靂。這個霹靂。真是大得異乎尋常。連那屋角檐頭。震動得瓦落磚

墮胆小的人們。幾乎把心胆驚碎。伏地抖做一團。有些走在路上的。嚇得連跌。舫斗。這聲霹靂過後。立時便雲散天空。一輪紅日。依舊高掛。照耀得大千世界。如同金山銀窟。同時鎮海關外。泰山般的水勢。也驟然退去。鎮海同甯波漲泛的水。也頓時退盡。（寫到這裏。讀者們或再要說我一聲。在信口雌黃。嚮壁虛構了。你想甯波同鎮海。又不曾搬過場。卻從來不曾聽見過。這樣希奇古怪的事。過這也難怪讀者疑心。好在甯波人。足跡遍天下。不信可扯一位。年在七八十歲的老甯波人。問他一聲。便知虛實了。）鎮海同甯波大水。既經退盡。當時人們的猜想。一定是一個霹靂。給老龍幫忙。將海螺打去。或者打死了。所以頓時浪靜水平。安然無恙。後來有人傳說。那家門老龍。曾在青天白日之間。現了人形。到王總兵衙門來申謝。談了有個半鐘頭。講些此番尋仇的始末。說海螺已被雷霆擊死。並且自己頭角上。受些傷。還要請某名醫去醫治呢。這些話。或者也不子虛的。水退以後。一切都恢復了原狀。不要說王總兵。放下憂心。人民方面。那一個不歡喜歌舞。額手相慶呢。正是個個快活。人人歡欣。但是世間的

事偏有悲歡逕庭。苦樂不同。在這歡欣載道的當兒。卻有一個年近知命的士子。立在甯波靈橋門外老江橋上。抱頭痛哭。有幾個好事的。便上前去盤問。說道是頃間失散了兒子。衆人聽說。齊道既然方才失散了兒子。應當趕緊去找。尋立在此地儘哭。有什麼用呢。那人道。列位有所不知。我的兒子。失去很是奇怪。多半是已經喪了生了。衆人聽了。都奇怪道。你既說失散了兒子。不過暫時尋不見。何以便見得會送掉性命呢。快些不要哭。去找尋罷。那些路人所說的話。亦是有理。失散了人。終是四面去找。哭有何用。不過這都是不曉得別人家事的底蘊而發的官話。且待作者表個明白。講到方才哭泣的那位士子。此人姓王。名叫儒璋。乃是甯波府城裏甘溪潭人氏。自幼習儒。亦曾採得一芹。祇因命途否塞。到五十歲上。仍是一衿青衫。但爲人却孝廉方正。膝前生有三個兒子。長名瑞伯。次名瑞仲。瑞和。此時瑞伯已有十四歲了。生得聰明伶俐。相貌不凡。儒璋愛如掌珠。把飛黃騰達光揚門楣的期望。都屬在瑞伯身上。在大水未發之前。儒璋帶了瑞伯在親戚家吃喜酒。剛去了二日。第三日聽說大水發了。

便帶同瑞伯趕回家來。經過老江橋。纔至半橋。突然間天昏地暗。對面不見。儒璋大驚。忙緊握瑞伯的手。嚇得不敢移步。又見萬道金蛇。渾身亂繞。更是抖擻不已。接着猛聽得一聲霹靂。你想這個霹靂。屋角檣頭。都會震動。他們父子。站在江橋上。如何立得穩定。講到甯波江橋。是用浮船負起的。本來是隨時起落。加之被這個大雷一震。儒璋年紀大了些。足力推拔。脚下一軟。跌了仰面一交。在跌個當兒。昏天糊地。早把瑞伯的手放了。及待雲散天青。方纔爬起。看瑞伯却蹤跡全無。這一來。可把儒璋魂都嚇走了。難道被雷擊死了。想也有死屍。不會的。敢是跌下橋去了。忙立起兩面一望。不見半個影子。一想不好了。不要是在昏天黑地中。亂竄亂奔。墮入江中去了。如此大水急流。性命休矣。忙伏在橋欄上觀看。此時江水正在急退。流湧非凡。江面上並不見有瑞伯影子。但見前去一隻帆船。被順風推得如飛箭般快。向鎮海方面而去。儒璋究竟是書獃子。等於刻舟求劍的一流人物。你想只使王瑞伯真的掉在水中。如此急流。也不曉得送到那裏去了。還有什麼形跡可尋。儒璋對江中呆看一歇。無所發現。想

到聰明不凡的瑞伯。一定隨伍大夫去了。不禁抱頭大哭。所以當時有人問他這話。他就說多半是喪生的了。他哭了有頃。想到一十四年。撫養教育的苦心。和來日仗他光宗耀祖的希望。都化爲烏有。恨不得自己也望江心一跳。但究竟不會親眼看見落水。還希望其活着。或者嚇得先跑回家去了。亦未可知。於是胡思亂想。回家來找讀者。可曉得儒璋。是完全空想。他的兒子。已被方才儒璋。臨江伏欄時。看見的。被那隻順水推去的帆船。載出鎮海關外去了。你想這點。儒璋如何會想得到。還道先回家去了。豈非做夢。至於儒璋此番回去。見不着瑞伯。必然有番招尋的舉動。我也不去細表。待來講明瑞伯如何會得在那隻船上的。原來瑞伯同着他的父親。走到半江橋。因爲天地昏暗。不好走了。便立着足等。天放亮。不意被一個驚天霹靂。他的父親一放手。自己也撲了一交。爬起身。想去摸索父親。不意摸錯了路。摸到江橋邊。踏在無欄圍着的空缺處。掉下江去。也是他命不該絕。剛巧有一隻開往福建去的帆船。經過橋下。瑞伯便落在船唇上的空窟裏。瑞伯驚嚇的。早已嚇得不省人事。當時帆船上。舵

工水師也因天黑。電閃的可怕。都嚇得躲在船梢上。船雖進了橋洞。却任他流去。纔出橋間的當兒。正是一個霹靂響處。大家驚慌不迭。誰還聽得有人墮下。及至船離了鎮海。瑞伯始漸漸醒轉。覺着渾身疼痛。看四面都是木板。忙立起身來。這空窟不甚高深。瑞伯立起。剛露出頭面。却與立在船上的一位水師。打個照面。那水師見船唇裏。忽然伸出個頭來。幾乎嚇倒。大叫這是什麼人。衆人聽見喊聲。都奔來觀看。只見船唇空窟裏。立着一個面容慘白的孩子。當時衆人將瑞伯挾出。衆人七張八嘴。來問根尋由。瑞伯此時神志略爲清爽。明白是方才跌下船來的。但見四面白茫茫。水光接天。不知是什麼地方。亦不曉這隻船到什麼地方去的。又見衆人對自己說話。但是聲音啞啞。一句聽不出。揆情大約是在問我。但亦無從置答。後來自己告訴了他們幾句。他們似乎有些懂得。原來都是福建人。全船一個不會說甯波話。却聽得懂幾句。所以瑞伯說的話。他們是一知半解。曉得瑞伯姓王。是甯波人。失足掉下船來的。當時在船上人。本可以將瑞伯送回甯波。無如船已離開鎮海數十里。誰還肯掉轉頭去。

好在那隻船一二個月後。仍就要到甯波來的。那時再帶他回來罷。各人商量一番。都說甚好。但是瑞伯不斷在流淚。衆人想要安慰他幾句。格於言語不通。船上有幾位能寫字的。就寫字給瑞伯看。告訴他。我們是福建人。載糖到甯波來的。現在回去。過了幾時回來。就攜你回來。瑞伯至此。纔明白就裏。他是聰明異人的孩子。一想事已至此。只得到了福建。過幾時再說。那隻帆船。駛在海上。船身雖不甚大。却甚堅固。遇着風甚好。不多幾天。就將王瑞伯。糊裏糊塗載到福建閩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二)

本回共分二大段。第一段是承上回龍螺尋仇。第二段卽度入王瑞伯。正傳一邊。却將龍螺事收拾得了。無痕跡。作者筆底下。真有一副異常工夫。能招之卽來。揮之卽去。寫龍螺尋仇。我真目見浪擁千丈。不住從書中湧出。波光隱約中。却現出一鱗一爪。反覆奔騰。我真耳聞聲震山岳。一陣陣從書中發出。也不辨是風浪聲。是搏擊聲。是風雨聲。是

雷霆聲祇覺得昏昏沉沉如已身亦在汪洋中。寫總兵入夢便恍恍惚惚現出一個極妙夢境好像我亦曾經見過初時不但王總兵在夢中就是讀者亦好像在夢中不但王總兵不知是夢就是讀者亦不知究竟是真是夢等到王總兵夢醒讀者亦恍如夢醒本來天地一大夢人生一小夢至於生平所遇的奇夢怪夢不過如同蝶粉蜂刺似的一個夢中之夢更不必去究是真是夢。寫王總兵開砲初則以星月無光無從測準而不開既則開砲不想反而擊中家門老龍筆法過作頓挫出人意外借以引出下文一個天雷炮可算是天雷的一個引子。

一個天雷我真覺得忽然天昏地暗金蛇亂閃忽然轟然一聲險些把我從椅子上一個倒栽蔥顛了下來無怪危立江橋上的王氏父子竟一驚而倒。沒有龍螺尋仇就沒有天雷助威沒有天雷助威王瑞伯就不會墮江即使墮江當時船上人一定把他送上岸去船上

人把他送上岸去他就不會到閩江到不得閩江他就不會成大俠不會名震江南却偏有這樣巧事曲曲的成就了一個大英雄可見天下之事就是造化小兒在暗中搬弄 此處寫王瑞伯已現出一個聰明有決斷力的孩子竟敢毅然跟着幾個素不相識的人同到閩江爲後來自願從師引筆

第三回 憐同病善人留客 證前緣異地逢師

且說王瑞伯墮江。落在福建船上。直載到福建閩侯。這天到了閩侯。一衆人。便引領王瑞伯上岸。直到船主行中。行名天福。主人姓牛。名叫定庵。年已古稀。生得慈眉善目。一團和氣。這天坐在賬房裏。聞得糖船回來。便跟出客堂。來問交易如何。一眼看見一個面目清秀的孩子。立在衆人旁邊。到弄得不明白。忙問這孩子是誰。衆人便將前事說了一番。老翁聽了。打個呵呵。連說奇怪。真是無獨有偶。類似的事件會發生在同一隻船上。實在很奇怪。那老者說完了這幾句話。那些人都聽得不知所云。惟有坐在旁邊的一位六十來歲的老先生。似乎意會到。也含笑點了點頭。還輕輕說一聲。實在希奇。那老翁隨即對衆人道。既如此。就命他在此暫住。待下月送他回去。好讓他父子團圓。現在教賬房先發一封信。教民局（此時郵政未立。祇有民局）帶往甯波王瑞伯家中。以安他父母之心。衆人齊說。老翁設想週到。寫到此處。還不會將老翁方才所說那句話無獨有偶的話寫明。要是寫明。覺得此事實。在希奇得很。且說那老翁本家。

並不姓牛。他姓盧。原名定庵。也是宵波府城裏軍子營人。此人自幼業商。只因命途屯蹇。在二十五歲上。歇業困守。直到三十歲那年。不曾做過一業。株守五年。一無進項。家裏有妻有子。素無恆產。一家三人。開門七件。一天都少不得。俗話說得好。坐吃山空。還經得起坐吃五年。真是好當的當光。好賣的賣盡。弄得家徒四壁。一籌莫展。有一天。家裏粒米無着。要斷炊了。他的妻子。對定庵道。我們二個大人。到還可以經餓。那個五歲的孩子。如何餓得起。你終得向外面親戚朋友處。去張羅張羅。以免餓壞了小孩子。定庵道。你難道還不曉得。我的親戚朋友。都已經借遍了麼。時常向他們去借。嚇得他們見了我。預先迴避。叫我如何再可向他們開口呢。他的妻子道。話雖這樣說。難道眼看着小孩子餓死不成。終得到外面想想法兒。纔好。定庵無可奈何。懷着滿腹酸苦。答應着望外走去。先到親戚家。走了幾家。都給回復出來。再去了幾處朋友地方。有的直接回復。有的避不見面。定庵垂頭喪氣。東走走。西走走。從清晨出門。直走到下午。並未借到分文。覺得滿腹腸鳴。走也有些乏力。想要回去。但是空手。如何回兒。

妻子便無聊地儘走着。不覺來到老江橋。江橋上面很闊。便坐下去。胡思亂想。終是想不出主意。坐了一歇。天色漸漸晚下來了。因爲走了大半天。又兼腹中粒米未進。兩眼迷倦。神思疲憊起來。定庵一想。事已如此。到不如到浮船上去打一聽。再說。講到宵波的江橋。是用極大極闊的浮船。扛起的。兩頭略尖。成爲梭形。船身甚長。都勝過江橋。面積闊處。且甚平坦。可容二三人睡着。當下定庵打從無橋欄的地方。循着橋沿。踏在浮船上。宵波江橋的欄杆。是一段一段。不連接的。躺下身軀。昏然睡去。到了黃昏過後。也是事有湊巧。適纔逢着這隻糖船經過。舵工偶一不慎。把舵斜了一些。却與定庵睡的浮船。撞個正着。來船因水急的緣故。撞力非常重大。幾乎把浮船撞碎。定庵睡在上面。浮船盡量一顛。播左右傾側。更兼平闊無沿。定庵如何睡得牢。身子溜將下去。偏不溜向水中。正溜送在糖船裏面。當時因在黃昏。天又昏濛。船上人。正慌張之間。只管把舵管船。誰也留意不到有人溜下。定庵因爲餓了一日。跑了半天。兩腿無力。精神萎靡。雖然把他驚醒。覺得身子望下一墮。好在順勢溜下。也不覺得有什麼痛。開

眼看看滿天星斗。仍舊好端端睡在船上。還當是做夢。翻個身。又睡過去。及至次日天明。船上衆人。發現船頭上。睡着一個年輕後生。都奇怪不置。便將定庵叫醒。問其究竟。一聽定庵是宵波口音。乃由船上一個懂得宵波話的人。來向定庵盤問。定庵此時方如夢醒。便將昨日睡在江橋上之事說了。却不提及家務。衆人方始想到。是昨日撞船的時候。溜下來的。但是船已開遠了。宵波只得帶到福建。待下次來時送回罷。便留他在船上。望福建駛來。再說這隻船。是泉州富翁牛變堂的。變堂擁資百萬。大小有十幾隻帆船。專門運裝宵波各處糖糧雜貨。自己在閩侯開了家糖行。也甚趁錢。變堂雖有百萬家財。却無子嗣。膝前祇一千金。生得明媚秀麗。變堂的妻子。早已故世。娶一繼室。也不曾生育過。因之常興後顧之怨。亦無可如何。變堂因在家納悶。時常到閩侯糖行消遣。那天盧定庵到了閩侯。衆人領到行中的時候。變堂也在行中。衆人將定庵墮船的事情。告訴了變堂。變堂見定庵生得不俗。便教那個懂宵波話的夥計。盤問他家門。定庵一想。現在已到了福建。譬如墮江死了。存心不回去。來說個謊。要

求老翁好歹給我一件事幹在此過了幾時再說罷遂回答他們說失業已久貧得無家可歸現在已到貴處亦不願回去好歹請給我一噉飯之處感激不盡等話。變棠素性慈祥就動憫憐之心教他在本行中當一位小夥計幹些雜務。如此過了三年。一來是定庵辦事勤謹。二來也是合當富貴。變棠對定庵辦事覺得件件都稱己心。非常快活。漸漸的問及定庵家世。曾否娶室。定庵又說了個謊說尙未授室。於是變棠便動了東床之選。這也是前緣註定。後來居然將定庵入贅爲壻。改姓爲牛。又過了幾年。變棠逝世。一切財產都傳給定庵。定庵便平地暴富。不久牛小姐亦生了一子一女。夫婦間甚爲和睦。有一天定庵想起甯波老家。離開已有八九年了。不曉得弄得如何情形。打算回去一趨。但不能明對牛小姐說。推說到甯波有客賬膠葛。順便有些糖去賣脫。必須自己一走。牛小姐亦不生疑。叫他早去早回。定庵乃將預先打就的十兩重的金元寶五十只。將那些元寶分裝在十包糖包裹。做明暗記。開船來到甯波。先到坐莊的行家。將那些糖暫行上棧。定庵看天時尚早。推說到城中去看個朋友。便

匆匆一逕望家門奔來。進得門庭。但見妻子朝裏坐着織布。旁邊有個十三四歲的童子。朗朗讀書。正是母織子讀。到有孟軻氏遺風。那孩子眼快。忽見進來一個陌生人。急忙起立問道。你是何人。到那家去的。定庵心中明白。大約這就是我五歲上。拋別而去的兒子。因為離家的時候。他還少。有近十年不曾見面。所以父子相見。成爲陌路。古人說的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可爲他們寫照了。那孩子一問。便驚動了定庵妻子。回頭來看。終究十餘年夫妻。雖離開多年。尙還認得出。當時相見。抱頭大哭。說不盡在家紡紗度日。撫養孩兒的苦楚。他的兒子。聽說這就是父親。喜不自勝。定庵不迭的安慰妻子。連連謝罪。復將過去情形。大約述了一遍。當晚便留宿家中。次日回至行家。在棧提出做好暗記的糖十包。說是送與朋友的。便叫幾個脚夫。挑至自己家中。將包解開。現出所藏黃金。定庵在宵波住了半月。這半月裏。將元寶代化一二十只。替他們母子二人。置了些產業。其餘的。教妻子藏好。緩緩變錢。自己即將棧中餘糖賣脫。收些客賬。別了妻子。仍回福建而去。在他欲去的時候。他的妻子。堅不

放行。定庵曉以大義。說我若無牛氏。早成餓殍了。倘然現在不回去。顯然是誘妻掠財。不但對不齋牛氏。自己良心上。亦過不過去。況且此番被我帶來多金。你母子二人。儘可安享度日。加之兒子業已長成。日後靠傍有人。譬如我那時。墮江死了。何處相見呢。他妻子聽了。捫心自問。想事已至此。只得放定庵回去。這並非定庵得新忘舊。忍棄糟糠。亦是事難兩全。可見定庵宅心忠厚。有過人處。後來定菴便年來一次。他的兒子長大起來。頗稱幹練。從此家業大振。那宵波軍子營前的盧百萬家。據說就是定庵的老家。再說那天王瑞伯到閩侯。定庵已有七十多歲了。不但夫妻雙在。兒娶女嫁。并已弄孫抱甥了。這家糖行。就是定庵開的。亦即是從前牛雙棠留給定庵的老行。定庵因王瑞伯。而提起四十年前的舊事。一想竟有這樣湊巧。牛家的船。專門會載宵波人來的。不覺啞然失笑。其時所說的。無獨有偶。這些話。祇有一個六十來歲的老夥計。意會到。其餘都是新來的。不曉得定庵底蘊。故而不知所云。當時定庵以瑞伯的機遇。與自己相同。所謂猩猩惜猩猩。便極其優待。過了幾日。定庵接到泉州家中來。

信說媳婦新添了一位孫兒。來接定庵回去。老年人最喜歡添子孫。便預備卽日回泉。并帶了瑞伯同去。讓他們見見老妻。教他們希奇希奇。那裏曉得瑞伯的幸遇來了。那天定庵同瑞伯到了家中。與家人們相見之下。說明瑞伯事情。衆人無不稱奇。話說是三生有緣。難得到此的。定庵又道。這孩子生得很聰明。我很歡喜他。想多留他住幾天。又說他來的時候。正是我家添孫之日。也算與我家孫兒有緣。待到彌月之日。與他會一會。請他吃了彌月酒。再回宵波去。衆人齊說很好。定庵對瑞伯說了。瑞伯雖回家心切。無如老翁一番美意。難却。只得耐心住下。再講到宵波王瑞伯家中。他的父親自從瑞伯失蹤之後。找尋的方法。實在想盡。仍舊一無下落。夫妻兩人。鎮日淚痕滿面。有一天忽然接到福建寄來的一封信。折看之下。纔曉得瑞伯到了福建。有姓牛的留下。過幾時就可回來的。夫妻兩人。這纔放下心頭石担。從此便日日倚闥望歸。如此過了月餘。不見瑞伯回來。忽然又接到福建一封來信。看看原。是瑞伯親筆寫來的。只見上面寫道。一敬稟雙親大人尊前。兒自那日驚雷墮江。僥倖不死。糊塗載

至福建蒙牛定庵老先生慈悲不棄。留寓牛府。已將近月餘。此事諒牛先生前函亦已道及。兒日夜思親。本擬早歸家門。以牛老先生苦留之故。未便拂意。只得暫留。今者本可歸矣。但又不能歸矣。何也。蓋兒已隨少林寺碧眼禪師學藝去矣。原因禪師與兒有緣。願以平生之技授兒。兒方以一無所長。爲終身之憾。難得禪師青睞。因之相隨入山。期以五年。便當歸來。他年或有一得之祕。藉此光耀門楣。亦未可卜。兒誠知不孝。不先請命而行。但聖僧難遇。良機不再。今其時矣。從之而去。且五年之期非遙。譬兒那天墮江。葬身魚腹。則沒世不相見矣。務望寬恕。勿責不孝之罪。兒幸甚焉。誠恐倚闥望穿親眼。特行奉書上稟。敬頌萬福。兒瑞伯百拜。下面并附着牛定庵一信。大意無非是安慰儒璋的。并且盛稱碧眼禪師。乃是有道高僧。與令郎有緣。因此帶彼上山。請放寬心等話。儒璋看完了信。急得什麼似的。連忙告知夫人。兩人至此。想去已去了。也無可如何。不過時時寫信到牛定庵處。探問安好。那邊瑞伯也不常寫信來安慰家中。雙方也就相安無事的過去了。至於瑞伯爲何會到少林寺去呢。且聽我道來。瑞

伯自住。在牛莊之下。流光如矢。轉瞬便到牛定庵。孫兒滿月之期。那天牛定庵特辦了許多素筵。東請親戚鄰友。來家歡敘。牛定庵爲何葷筵不辦。素筵呢。因爲他那時很好佛。不忍因此多殺生命。這天親戚鄰友到的不少。前廳後堂。人爲之滿。時近嚮午。預備入席。家人們進來報說。少林寺的方丈碧眼禪師。特來道賀。牛定庵因碧眼禪師是莫逆之交。忙親自出去迎接。衆人聽說有少林寺和尚來。都伸頸望外面打量。但見牛定庵同着一個和尚。緩緩進來。到了廳堂之上。衆人看那和尚。年紀約有五十模樣。生得圓顱方面。體軀雄偉。一雙碧眼珠閃爍放光。海下還留着一部紫鬚。根根見肉。說話時。聲音猶如巨鐘。顧盼之間。衆人覺那和尚。自有一股威風。令人望而生畏。定庵留碧眼到自己席上。勸酒。碧眼是不飲酒的。不過略進些素菜罷了。且說碧眼一面同定庵講話。一面却在端詳王瑞伯。原來王瑞伯也在那個席上。隨即開口詢問定庵道。此位敢是令親麼。定庵見碧眼問及瑞伯。乃將詳細說了一遍。碧眼聽了。連說善哉善哉。我看此子。天分甚厚。大可造就。但不合於文。恰宜於武。依貧僧之意。欲將

他帶上山頭住上五年。傳些武藝給他。讓他後日幹一番驚人出衆的事業。未
悉老施主意下如何。定庵素知碧眼。內外功夫。好到絕倫。且向來不肯輕事收
徒。此番居然會垂青到王瑞伯身上。本是三生之幸。但不過王瑞伯是別人家
的兒子。非親非故。況且自己已經寫信到甯波。答應他父母。左右便要送他回
去的。也省得他們望穿秋水。想斷了腸。是了。待我將婉言謝絕碧眼罷。定庵方
欲將此意告知碧眼。不想王瑞伯却立起身來。對碧眼說道。既承師父不棄。弟
子極願隨師父學藝去的。諸位你想王瑞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如何會有這
般見識。這般胆量。肯貿然跟不相識的和尚去呢。這却有個原因。講到瑞伯的
秉性。雖是個書香子弟。滿腔却塞滿了英雄志氣。在小的時候。有時隨他的父
親到城隍廟去。（那時甯波算新老城隍最鬧熱）看見山東人賣解的。在弄
刀舞槍。他終是看得走不開。最好讓他也頑一回。後來長大些。看到俠義傳等
書。更是愛不忍釋。恨不得鑽進紙張裏。代做個中人。去幹些驚天動地的事件。
這也是夙根使然。心理上纔有這們象徵發現。所以他在家的時候。把不得有

人會拳棒。肯教給他。現在聽見碧眼肯收他爲徒。正是求之不得。原來碧眼曾雲遊到過甯波。且住過些時的。學了不少甯波話。他曉得定庵是甯波人。與他相遇的時候。講的終是甯波話。此番在席上說的。所以瑞伯都聽得懂。不待定庵回絕。先答應了去。也是凡事前定。機會預排。一些勉強不來的。當下瑞伯既然滿口答應。歡天喜地。要趕去學藝。碧眼大喜。又曰。善哉善哉。個侬子實在聰明。有緣。貧僧準備帶你上山就是了。不過一切不能違背我教訓的。瑞伯連說敬遵師命。決不有違的。定庵一想不對。這個孩子實在作怪。會肯跟陌生和尚去的。到此只得將方才意思對碧眼說了。又對瑞伯說。你到山上去。要過五年之久。你的家中父母。不是要想煞你嗎。還是先回甯波一趟。見過父母。再來學藝不遲。也好使你父母放心。這原是定庵騙騙瑞伯的。瑞伯聽說便道。老先生之言雖是有理。不過我回甯波之後。我父母是決不會讓我來的。豈不是錯過了機會。況且過了五年。就可回去的。譬如此番落江。墮在水裏。我父母便終身不能見我了。我今以餘生之軀。學些有生難逢之技。安可錯過。我是決計要跟

師父去的。定菴聽瑞伯侃侃而談。甚有道理。又一想橫豎他自己落下來。又不是他父母交代我的。况是他自己作主。諒也怪不得我。干我甚事。便說事雖如此。但你對家中父母。怎麼辦呢。瑞伯道。那不要緊。我可寫信告訴我父母。想我父母。是不會不答應的。碧眼道。如此辦法。甚好甚好。碧眼是一番熱腸。心血要造就瑞伯。把不得他肯自動願去。席散後。瑞伯便到書房。寫了書信。交給定庵。定庵看了一遍。自己亦附了一紙。託便船帶往甯波。就是上面所說的。儒璋第二次接着的那封信。當日瑞伯便拜別定庵。跟碧眼往少林寺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三)

本回分爲三段。第一段接寫王瑞伯到閩侯。第二段寫牛定庵之歷史。第三段借牛公子彌月宴度入王瑞伯從師文筆。漸漸入於正題。

牛翁呵呵一笑。讀者當亦爲之一愕。急讀下文。得其緣由。當亦爲之拊掌稱奇。作者過人之筆。令人如行危峯峭嶺中。顧盼自得。間忽聞遠處

有人呼之空山聲迴四壁皆應漸忽睹之在萬松叢中忽趨視之則爲久別老友乃席草裯請出紅友舉杯痛飲狂聲呼快之概 寫牛翁求助便活現一個身上敝褐面上菜色的窮人不啻一幅鄭俠流民畫的縮影 寫牛翁之親朋作者特借之把近來世態炎涼的狗男女

罵個痛快天下最多是此等人讀者亦有所媿耶 寫牛定庵落船

事與王瑞伯落船事評者初訝作者何以寫成一正犯法後讀同病相憐牛家宴客方知作者實無一筆沒意思且寫來分外精神具見工夫

牛定庵十年歸來滄桑已更楊柳門巷已非舊日風光懷中稚子亦屆成童寫來真有春花秋月一般迷人歸去之意令我興無窮感慨 寫碧眼和尚便活畫出英雄氣概菩薩心腸的一個大和尚

寫碧眼和尚願將王瑞伯爲徒却難爲了牛翁答應則做不得主不答應則負了碧眼好意却虧王瑞伯自願從師牛翁便渡過難關在筆是避筆在文是妙文 寫牛翁勸阻王瑞伯他却偏有一篇大道理幼

年人有此口氣早卜其必有所成



第四回 月朗星寒將軍遭毒手 山高路迥孝子鬪神僧

且說王瑞伯隨碧眼禪師到得少林寺中。一心一意要跟碧眼學些出類拔萃的技藝。讀者至此。可要曉得碧眼工夫如何。出身如何麼。待我來告訴你們。原來他是懷着驚神泣鬼的技藝。也曾幹過驚天動地的事件。且聽我一一道來。碧眼俗家姓譚。名叫振南。乃是江西鉛山人氏。他的父親叫做譚繼武。武榜出身。直做到湘南游擊。後因剿賊有功。特擢爲兗州府參將。那時乾隆三十幾年。山東道上遍地是賊。凡是行旅客商。倘帶有財帛的。非請有著名標師。保護着。不敢通行。正是商旅裹足。怨聲載道。譚繼武既到了任所。探得如此情形。想非大加剿捕。不足以戢匪風。於是設法購買眼綫。或用計取。或用強擒。一二月後。被他捕殺了許多。譚繼武心中不勝快活。以爲如此雷厲風行的剿捕。不消一年。保管他們銷聲匿跡。不敢再如此猖獗了。在譚繼武是赤心爲民除害。那裏曉得却因此受了殺身之禍。原來山東道上。有一個獨霸一州的大盜。其人姓韓。名叫天雄。手下有嘍囉三千餘人。山寨坐落在兗州府九女山上。他的手下

嘍囉分爲十二股。每股二百五十人。用十二個徒弟帶領着。出沒山東境內。劫掠燒殺。無所不爲。韓天雄自己終年住在山上。飲酒練武。非遇到勁敵。不輕易下山。講到韓天雄的本領。超人一等。不但軟硬來得。還會打幾種暗器。左右出手。百發百中。他生得面如重棗。眉如雙劍。巨眼赤鼻。甚是凶狠。因此綠林中人。給他起個綽號。叫做紅面天王。凡是保標的達官。要經過山東道上。非得先送下情不可。要是不然。他便吩咐手下。把你的標搶了。倘若手下搶你不動。他便親自前來。那班標客。都曉得韓天雄利害。誰敢去捋虎鬚。只好孝敬完事。有一天。韓天雄接到嘍兵報告。說兗州府新近調來一位參將。叫做譚繼武。上任未久。專與我們作對。先後將我們弟兄。捉去多人。不算。前幾天連我們的第十位頭目。都給他殺了。此人弓馬純熟。不易對付。特來稟告天王。韓天雄聞言。勃然大怒。連說何物小子。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大約是你不想活了。待俺去結果他的性命。遂喝退嘍兵。換上便裝。帶了傢伙下山。直望兗州而來。九女山離兗州不遠。加之韓天雄生成飛毛腿。當天就到了兗州。在參將衙門前後。探了回道。

兒便下了客寓。專等晚上行事。且說譚繼武自到任以來。被他捕殺了許多強盜。覺得外面盜風靜了許多。那晚正同夫人在房內飲酒閑談。他的夫人趙氏忽覺心驚肉跳。大吃一驚。忙對繼武說了。繼武並不在意。趙夫人怏怏不已。忙關照繼武。此後出去剿賊。自己亦宜保重些。不可過於履險。繼武說。那是曉得。何勞夫人叮囑。飯後繼武因日間多辦些公事。覺得有些疲倦。先去睡了。夫人因頃間心驚肉跳之故。滿懷煩悶。在燈下支頤呆坐。約近三更。又聽得後面一陣狗叫。接着就不叫了。又聽得窗櫺上格的一聲。好像有刀響的聲音。夫人有事在心。曉得丈夫勇於剿匪。於盜賊方面。仇恨必深。早就提防有人前來行刺。此時聽得窗櫺響急。忙奔近床前。在繼武身上拍了一下。繼武頓時醒來。夫人便將頃間響聲。輕輕告訴了繼武。繼武忙叫夫人躲入後房。自己一躬身起床。略事結束。取了把單刀。一口氣將燈吹滅。方欲回身。打從後窗戶出去。瞥見紙窗上面映出半截人影子。是一個人倒掛在檐前。因爲此時月亮甚明。燈一熄。就顯出外面的影子。又見那黑影子忽的翻上去了。論到繼武的武藝。不但弓

馬純熟飛檐走壁的功夫也很好。此番見倒掛在檐頭那個人影。一個翻身。聲息全無的回上去了。就曉得來者功夫比自己要高。因為檐頭翻身是不容易的。但是事到如今。要是不出去。也不成功。但須預備些兒。想到內堂外面。宿着四個親兵。便輕輕將門開了。出去將四人低聲喚醒。教各人都拿了張弓。按上箭。伏在四面。自己上去。打算把刺客引下來。乘其不防。四面發箭。把他射死。使他無從逃脫。繼武安排定當。便一縱身。躡出院中。正欲望屋上打量。不意脚下尙未站定。突見眼前一亮。曉得暗器來了。急忙一低頭。聽得嗖的一聲。從頭皮上擦過。吃了一驚。方一定神。不料第二暗器又到喉前。忙左邊一讓。讓過左邊。不想右邊又來了。此時再要讓。再也來不及。撲的一聲。正中咽喉。頓覺痛徹心肺。把刀丟了。倒在地。霎時氣絕身死。伏在四面的親兵。見本家長官倒在地。上便大喊有刺客。傷了我家人了。一陣喧嚷。將全衙人役。齊都驚起。趕來救護。刺客已不知去向。看繼武躺在地上。喉頭上深陷着一支金鏢。口吐白沫。撫之已經氣絕。此時衆人嚇得一無主見。夫人奔出來。更是哭個死去活來。到了

次日繼武的上司與同屬下聞變齊來探問究竟。夫人將昨宵之事細細說了。衆官齊說。這是參戎勇於剿捕。與盜匪結下了怨仇。所以遣人來報復的。現在事已至此。要請夫人節哀忍痛。待下官等奏聞聖上。請旨矜卹以慰忠魂便了。衆官接着又問。刺客可曾留名。夫人說。刺客何曾留名。我丈夫一出去。尙未交手。便中了他暗器。惟有方才在丈夫身上。起下來的那支鏢。看上面鐫着韓天雄三字。不知各位大人。可曉得他是那一路的盜賊。衆官聽說韓天雄三字。都伸了伸舌頭。你想韓天雄是獨霸一州的大盜。名聞遐邇。誰個不知。說原來就是那廝。他乃是兗州府屬九女山上的盜首。其人本領高強。山東道上。不知犯了多少案件。只因他來去無蹤。終未就擒。現在竟敢刺死命官。益發目無王法了。惟有待下官等設法。上緊通緝。爲參戎報仇是了。夫人便謝了衆官。此時夫人本欲殉夫同死。因身懷六甲。只得扶柩回鉛山原籍。待至十月滿足。生下一男生時。似乎睡着。見一老僧。手握禪杖。闖入臥房。直奔床前。對着自己衝來。心頭一急。呱呱已經墮地。但覺遍體紅光。滿室異香。看那小孩子。生得方面大耳。

最奇者。兩隻小眼珠。不黑而碧。且圓大放光。夫人曉得此兒。來歷不凡。便加意撫養。漸漸長大成人。起名振南。人家因他兩眼碧綠。都叫他爲碧眼兒。夫人除教他念書識字之外。還請了位有名的拳教師。來教授武藝。準備來日爲夫報仇。及到十六歲上。各種武藝。都已純熟。夫人雖曉得兒子學會了不少本領。但不曉能否可以出去報仇。到此地步。竟覺進退兩難。要是不叫孩兒前去。此仇何日可報。若叫他出去。倘若敵不過仇人。豈非反遭毒手。因此只管常常哭泣。又不肯將此事告知振南。有一天。振南要尋一件物事。東翻西尋。被他尋出一支鏢來。他看鏢上。鐫有韓天雄三字。鏢頭鋒利無比。正在把玩。夫人進來了。猛見振南拿着繼武喪命的那支鏢。不由痛徹心腸。放聲大哭。昏厥於地。嚇得振南魂不附體。忙扶起夫人。將夫人喚醒。問道。母親何故如此傷悲。豈不要急坏孩兒。有話可對孩兒講的。何必如此。夫人至此。再也忍不住。便將繼武在山東任上。如何認真捕盜。如何被盜暗算。中鏢而死。并說此鏢。就是你父親喪命凶器。那時你還在腹內。因將此鏢帶回。以便他年能夠報仇時。記取鏢上姓名。鏢

上的姓名就是你不去戴天的仇人。夫人一席話，尚未說完，早把韓振南氣得面如土色。牙根咬出血來，大叫孩兒枉長一十八歲，尚不知父親有這麼一番仇讎。多是母親一向隱瞞着，不對兒說。家中別人也不曾告訴我過。這大約是母親瞞過他們。怕我得知，前去報仇的好了。現在孩兒已經學會了一身武藝，倘再不去報仇雪恨，待到姓韓的死了，仇便無處可報。孩兒主意已定，准於明日前往山東，手刃韓賊。一則爲父報仇，二則爲民除害。夫人因煞不住說出了口。此番聽了，振南要去報仇的一番壯話，到有些懊悔起來。這也難怪他。他只有此一子。夫仇雖然要緊，究竟兒子年紀輕，非鄭重行事不可。忙對振南說：你既然要去報仇，也得請你們的師父來一同相商。或約了你師父一同去見機行事。爲娘的纔始放心。振南只得答應，便差僕人到城外去請他的師父。他的師父姓江，名叫天柱，乃是鉛山有名拳師。長拳短靠，都有十分工夫。這天巧巧出外訪友去了。僕人只得回來復命。振南聽說，便對夫人道：師父既不在家，又不知他幾時回來。孩兒急於報仇，也不怕韓天雄生得三頭六臂，好歹終要

去結果他的性命。纔消此恨。夫人忙道：你雖然學會一身功夫。終究年輕。況且又不曾出過門。外面情形。一些不熟悉。倘若出去吃了虧。如何是好。且不要心急。等你師父回來。了一同去。一則有伴。二則有照應。爲娘的纔始放心。振南見母親再四不許他去。也不多說。當晚吃過晚飯。回到書房。想起父親慘死。非命恨得兩眼出火。最好韓天雄在眼前。給他碎屍萬段。這晚他上床去睡。因爲父仇在心。再也睡不着。仔細一想。這樣等師父來。我師父往常出門。一年半載。沒定的。叫我如何等得及。橫豎我非三尺孩提。聽說山東離此不遠。我雖不會出過門。還怕人家欺侮不成。何不瞞了母親。獨往山東。報了父仇。再行回來。年輕人志高胆大。所謂初生犢兒不怕虎。一些不差。振南想到此處。跳起身來。換上夜行衣靠。結束停當。帶了數十兩盤川。連便服打個包兒。拿口刀。留個字條兒。在案上。開了後窗戶。一縱身。竄至院中。穿房越脊。飛奔而去。這裏夫人到了次日。曉得兒子獨往山東去了。急得廢寢忘餐。追又追不回。只好等他回來。再說。且說振南。離了家門。連夜趕程。他又不曉得山東在那裏。想山東有個東字。一

定在東方。乃急急望東方而奔。講到他的脚力。也不推扳。一夜能走五六百里路。直到次日天明。到了浙江開化。他見前面有城牆。也不知是甚麼地方。忙走入林中。換去夜行衣。靠着上便服。緩緩望城關而來。路上行人。見了譚振南。生得虎體猿腰。兩眼放出綠光。都要對他看看。猜想他是什麼路角。振南走了一夜。腹中覺着飢餓。想進些點心。再行問明路程趕路。進得城關。走過一條街坊。只見有一家店舖。招牌上寫着順興館三字。兩旁還掛着隨意小酌。家常便飯的兩塊長招牌。振南便一轉身。跨將進去。擇個座頭坐下。將包裹放在旁邊。叫走堂拿幾碟可口的點心來。在這個當兒。見一和尚。亦從外面進來。在對面座上坐下。那和尚生得一臉黃鬚髯。看上振南。幾眼。振南也並不注意。只管自己拿點心來吃。正吃之間。忽見那個和尚。立起身來。打從自己身旁走將過去。振南也不在意。少頃。吃飽點心。方欲會鈔。一摸身旁的包裹。却已不翼而飛。把他的夜行衣。靠和銀兩一齊失去。振南這一急。非同小可。想這事實在奇怪。好端端的擺在身邊。會一霎眼不見了呢。一摸身邊。尚有幾兩碎銀。想會了鈔。再說。

他便立起身來。要到櫃上付賬。跑堂的對他說。方才一位黃鬚髯的和尙。給你會過了。他還說先走一步。在北城關外等你呢。振南一聽此言。如夢方醒。氣得三尸神暴跳。想好大胆的禿驢。敢偷了我的東西去。還說在北城關外等我。既然如此。我非去看他不可。振南此時。雖進了城。還不知北門從那邊走。便問明了店家。循路望北門而來。到了北門。剛出城門。只見方才那個黃鬚髯和尙。手裏提了自己包裹。笑嘻嘻的立在吊橋上。振南大怒。便一個箭步。縱將上去。伸開猿臂。原想步到擒住。那曉得這個和尙。比自己還快。但見他身體略略望後一仰。便像風吹柳絲般。飄將開去。有一丈多遠。早已下了吊橋。振南撲個空。究竟年輕。不識高低。心中並不爲奇。仍舊一縱身。追下橋去。那和尙哈哈大笑。回轉身望大道上如飛而去。振南那裏肯放他過去。便拔步追來。那和尙在前面奔走。兩脚如御風而行。任憑振南。施盡平生陸地飛行絕技。總是望得見。趕不上。不但如此。還見那和尙。將自己包裹不住的望地上丟。丟了下去。奔過幾步。却並不同頭來拾。但用手掌一招。那包裹好像有繩牽在手中。順着便拉了上

去和尚如此不斷的一路玩着飛奔。氣得振南怒氣填胸。加之他是嬌養慣的。正是人生以來第一次受人侮弄。幾乎氣得哭出來。但心中仍不肯捨。苦苦追來。不覺離了城關有數十里之遙。只見前現出一座高山。此時振南已追得滿身是汗。大叫和尚休得無禮。還我包裹來。那和尚連頭也不回。直飛上山崗。轉入山路去了。振南至此。本待不追上去。實在氣不過。於是縱上山崗追來。見和尚在前慢慢的走着。轉了個灣。再看時蹤跡不見了。急得振南頓足大罵賊禿。賊字方纔出口。突覺肩上有。人拍了一下。連忙回頭看時。正是那和尚。笑嘻嘻的立在身後。振南大怒。一翻身。施了個反臂獻爵。直望和尚胸口打來。那和尚並不閃避。反而挺胸來受。振南的拳頭打在和尚胸上。好似打在棉花堆裏。拍的一聲。陷將進去。振南覺得不好。聽見師父說過。有一種軟功夫。運用內功。渾身如棉。要是打在身上。能將來拳吸住。看這和尚。他有內功。別上他當。趕快收回。說時遲。那時快。振南在一進手的時光。就曉得不妙。馬上想縮回拳頭。已經來不及了。那拳頭好似給肉生牢了。再也拔不出。并且覺得骨酸臂麻。渾身脫

力。振南至此。大驚失色。暗想今日我命休矣。不料父仇未報。反而喪生此處。悔不聽母親之言。等我師父回來。一同出來。想雖遇着這個和尚。我們有兩個人。終不會失掉包裹。包裹不失掉。也不會來追和尚的。想到此處。不禁放聲大哭。那和尚見振南哭了。反哈哈大笑起來。說道。看你到像個英雄氣概。究竟未脫孩子氣。好端端的何故哭起來呢。不要哭了。待我放了你罷。說畢。將前胸緩緩放開。一手將振南拉住。這種功夫。要是驟然用力一放。被吸的人。必須遠遠跌將出去。那和尚將振南拉住之下。忙說我與你無怨無仇。不過同你開開頑笑。試試你功夫罷了。且在此處石上暫坐。有話問你。振南見和尚並無惡意。也就放了心。在那邊一塊大石上。同和尚坐下。和尚問道。你姓甚名誰。我今天經過城中。看你在街上行走。手提包裹。東張西望。曉得你不是本地人。又見你面帶殺氣。似乎有尋人仇殺的樣子。恐被公差們看見。當你是道兒上人。因此將你引到此處。問個究竟。我是一番好心。你可將詳細來歷。對我道明。否則休想出山。振南聽到此處。明白就裏。曉得和尚不是等閑之人。或能助我一臂之力。便

將自己姓名藉貫。以及報仇之事。一一對和尚說了。和尚聽罷。連連搖首。說道。你的功夫未到。那韓天雄聽說有絕頂武藝。別說你一個人去。恐怕去上十個。也不濟事。或者大仇未報。反遭毒手。還是回去。重請名師。教練幾年。再行前去。否則萬萬不可冒昧。出家人是一番好言。聽與不聽。由你。現在我還有事情去。幹。少陪了。說畢將包裹還了振南。舉步要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四)

全回皆爲碧眼兒傳譚繼武韓天雄皆是引出碧眼兒綫索并爲後來
終南葱嶺二派相仇伏筆 寫出譚振南是一個忠心愛國赤心愛
民的良將我欲爲之拜倒 寫出韓天雄是一個滿臉橫肉一身殺
氣高踞在皮椅上稱孤道寡的混世魔王 寫出韓夫人是一個賢
良之婦爲下文撫兒復仇伏筆 韓天雄手下的匪徒佈置得中繩
中矩那時的官兵却都是烏亂百糟拿手的是吃飯睡覺玩娘兒的東
西那得不讓他在山東道上稱雄獨霸 行刺一段寫得最是輕萬

簡妙是一篇妙文章此處作者用法中的極省法故能寫得如此清麗雋妙 寫譚繼武中鏢而死我爲之長嘆惜 衆同僚弔唁譚夫人語是活畫一批糊場面說官話的東西及至聞韓天雄名便活畫一批吃糧不管事的臭東西輕輕幾筆把清季官僚的面皮盡行揭破碧眼兒幼時是一個血氣方剛不識利害的孩子然見鏢神傷聞仇皆裂自是一個真孝子我爲之拜倒然我亦拜倒作者 寫大空和尚戲弄碧眼兒真活畫一個嬌養慣的小孩子下氣求人不肯發脾氣却又沒處發實在難過憶余童時偶見蜚蝶兩隻花紋可愛急持扇撲之蝶驚逸復逐之然視之在前撲之不得半時許徒惹得一身臭汗情急不知所可乃撲地大哭真是同此私情都不知作者如何描出

第五回 十分春色魯男子正色驅邪 一瞥紅光假秀才當場殞命

上回說到碧眼兒聽了和尚一席話。好似冷水澆身。心想外面功夫好的人實在多。就是眼前那和尚。卽是個比例。看那和尚的功夫。高出我師父十倍。他叫我回去。重請師父。一時那裏去請。現在遇此和尚。甚是難得。安可當面錯過。到不如拜他爲師罷。想罷見和尚動步欲去。忙一手拉住袈裟。雙膝跪下。口稱求師父慈悲。大開法門。弟子欲隨師父學藝。以便來日報仇。若能如願以償。不要說家母與弟子。感激不盡。就是九泉亡父。亦當頂禮不已了。說畢哭了起來。那和尚見振南一片至誠孝心。實在難得。便答應了他。振南喜不自勝。於是請師父在石上坐下。整整的拜了四拜。和尚立起身來。滿面春風。拉了振南下山而去。列位可曉得那和尚是誰。他乃是浙江台州天台山法華寺卓錫方丈。法名大空。這大空和尚乃是西嶽華山靈峯長老的二徒弟。講到靈峯長老的根行法道。此處且慢表明。待下文細細交代。那靈峯長老。他有三個徒弟。第一個叫雪海和尚。住持福建少林寺。第二個就是大空和尚。第三個叫白雲大師。住持

廣東羅浮山。蘭花菴。是位女尼。講到靈峯長老。三個徒弟的本領。要推白雲大師第一。雪海和大空是不相高低。靈峯長老。授了他們三人。縱鶴擒龍各種內功之外。還教各人練就了一口飛劍。這三個徒弟。都是專心修練。希望將來成爲正果的。所以都是安分守己。苦自煅煉。那天大空和尚。朝崑崙山回頭。願便欲往福建。少林寺看雪海。不意經過開化。遇着譚振南。也是三生有緣。收爲門徒。便不往福建。帶了振南。往天台山而去。且按下不表。再講譚振南家中。他的母親。自從振南私往山東後。一去月餘。並無半點消息。急得終日以淚洗面。每天還在丈夫靈前。焚香拜禱。要他保護孩兒。無災無晦。早些回轉家門。這天忽聽家人來報。說公子的師父回來了。現在外面要見。夫人聽得。心中一寬。忙叫請入相見。只見江天柱。大踏步走將進來。其人約有三十七八。生得甚是雄壯。與夫人相見禮畢。賓主坐定。江天柱先開口問道。今日爲何不見振南賢契。夫人聽江天柱問及振南二字。早已眼淚雙流。便將詳細對江天柱說了。江天柱聽了。直跳起來道。這還了得。山東道上。羣盜如毛。一個小孩子。幹得甚事。豈不

要弄出岔子來。現在事既如此。且請夫人放心。想公子吉人天相。決無妨事的。待我今日立刻動身。趕到山東。去接應他回來。再圖良策報仇便了。夫人聞言。伸謝不已。忙到裏面取出紋銀百兩。交與江天柱。令作途中盤川。江天柱那裏肯受。徑行道別而去。江天柱對譚振南的師生情分。非常濃厚。今番聽得獨往山東。恐防鬧出大禍。心中非常着急。急急回至家中。取了應用傢伙。帶上盤川。臨去關關家中。多則二月。少則一月。就可回來的。復到譚家。別了夫人。逕往山東。趕程。講到江天柱的功夫。雖然不差。但是走的完全外功。不過他的外功。已經到殺青時候了。加之天生雄力。能夠倒拖奔牛。控住飛馬。自從那天出得家門。便不分晝夜。趲程而行。這天正在趕路。忽見前面有一坐高山。阻住去路。這時已有酉時模樣。紅日含山。彩霞滿天。落暉照在山上。崔嵬山石。發出一片金光。果然山色可愛。江天柱一想。這坐高山翻過去。有不少路程。日間因爲多趕些路。覺着很疲憊。且腹中飢餓。想休息一下。吃些物事再走。看前山四境。並無村落。還是翻過山頭。或者山後面有莊村。亦未可知。趁此時天色未暗。趕快翻過。

去罷主意打定。便奮發餘神。施出縱躍功夫。直望山頭竄上。看看將到山頭。頓見前面起了迷迷濛濛。似雲非雲。似霧非霧的東西。將山徑迷住。不辨去路。天柱想慢慢摸索過去。那知似雲似霧的東西。愈來愈濃。好似一鍋子蒸氣。熱騰騰上升。還夾着一種腥氣。令人作嘔。天柱想既然不能前進。則不如退下去。在半山裏過了一晚。明天再行過山罷。想畢。卽忙回身下山。走了一歇。忽聽得左邊有大吠之聲。天柱一想。半山裏那裏來犬吠。敢有人家麼。待我再聽來。接着又是一陣狂吠。天柱料定。確有人家。且聲音不遠。何不循聲尋將過去。到那裏借宿一宵。再說。便轉身打從橫山裏。攀藤披棘走去。走了不遠。其時天色已是黃昏。那晚一天浮雲。將銀蟾遮起。大千世界。變成黑濛濛。氣象昏沉。幸虧江天柱仗着一對夜眼。雖在森林叢中。暗無天光裏行走。仍能辨別出來。正走之間。突見眼前一亮。定睛一看。原來前面山腰裏。隱約射出燈光。天柱想。不出我料。果然有人家哩。便急走過去。那燈火越走越近。霎時到了面前。舉目看時。見有一片平陽。蓋着三四間瓦屋。屋外轉圍了一道笆籬。笆籬四面排牙似的種着

不少冬青。望過去。甚是清幽。那燈火是從樓窗上射出。窗門開着。掛着簾櫳。內面好似有讀書聲音。想是隱居高士。燈下攻書。江天柱雖是武夫。却也精通翰墨。平嘗喜歡與讀書人。論文咬字。絕非一勇之夫。茅塞滿腹者可比。此時便拍衣襟。整整冠帶。預備晉接高人。於是走過去。到了大門前。將大門敲了幾下。却不聞見有人答應。亦不聞見方才的犬吠。便重復敲了幾下。纔聽得內面有人問道。外面是誰。問時。婉轉嬌滴。如女子口音。天柱卽忙答應着。是我。又說我是趕路的。因爲錯過客寓。黑夜裏迷路到此。不能行走。欲借貴宅簷前。住宿一宵。不知肯容納否。裏面又說道。原來如此。請略等片時。待我問了主人。方敢作主。說畢。便不聽見有聲音。大約是去問主人去了。天柱心想聽他口氣。好像是個婢子。且等着。看他的主人如何回話。再說。歇了片時。雙扉齊開。近面一個了環。手提燈兒。對天柱說。我家主人答應了。請到裏面相見。天柱心中暗想。我以爲高臥隴中的隱士。身邊終是帶着兒童。此地主人爲什麼却帶個十六七歲的雛環。令人不解。且看看此人。雅俗如何。想着。便隨那了環。進了內室。但見燈

燭輝煌。紅幔高張。一几一棹。陳設得更是富麗堂皇。古玩羅列。奇書高架。天柱置身其間。恍如遊五侯之家。那了環便請天柱在此少坐。說我去請主人來見客。天柱連說不敢勞動貴主人。那了環便轉身去了。天柱心中納罕。想外面何等清幽。內面却如此奢侈。究竟是甚麼人家。不覺滿腹狐疑。坐了一歇。忽聽那方才了環出來喊道。我家主人出來了。天柱連忙立起身來。以爲來的主人。不是道貌岸然。定是態度瀟灑。但見門窗窳處。步出一位風韻旖旎。媚態四溢的一位中年婦人。出來對天柱深致一拂。口稱貴客臨門。有失遠迎。慌得天柱還禮不迭。連說不敢當。驚擾貴府。望勿見罪。於是分賓主坐下。天柱甚覺跼促不安。想早知是女居停。懊悔來借宿的。但已至此。只好坐坐再說。那女人又說。貴客可曾用過晚膳。若是未曾。不厭饕餮粗薄。當奉一飯。天柱想我奔了一日腹中正覺飢餓。他們既如此說。我亦何必客氣。便說承主人如此相待。又覺叨擾了。那婦人便吩咐了環。去端正酒菜。那婦人問過了天柱姓名之下。便不斷地同天柱攀談。自稱姓胡。他的丈夫在日曾做過撫台。現在去世了五年。只賸下

他一個人。又說他丈夫在日。讎家甚多。故此隱居在此。以避危險。那婦人一疊連貫的說。天柱有答沒答的聽着。少頃。了環端出酒菜。陳列了一桌子。山珍海味。件件都有。心想大約那位撫台在日。是個貪官污吏。不然他的家族。爲何如此奢豪呢。那婦人復請天柱上坐用酒。天柱那裏肯坐。便在旁首坐下。不想那婦人亦坐將下來。手執玉壺。口稱難得貴客到此。理當奉敬數杯。慌得天柱要立起來。那婦人道。這有何妨。我家又無別人儘。可不必拘泥俗禮。說畢。提壺過來。與天柱敬酒。天柱心想。這婦人爲何如此厚臉。無意去看他一眼。不意正與那婦人的星眸。打個正着。但覺水汪汪的秋波裏。射出令人魂飛心醉的一種媚態。幸虧江天柱。是頂天立地。不愛女色的奇男子。當時一無所動。要是掉了別人。早已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了。天柱不得已。只好擎杯接酒。喝了幾杯。便覺筋骨酸軟。須臾醉了過去。及待醒來。開眼看來。眼前又是一番景象。但見淨窗明几。銀鈎綉帳。自己睡在一張牙床上面。方才的那個婦人。坐在床沿上。做出百種溫存。萬種風流。憨然的對着江天柱發笑。天柱此時心中明白。想那婦人。

定不是好人。方才將我用迷藥制住。放在此間。想男女受授不親。况是闔闈之內。看那婦人。百般勾引於我。可笑他看差了人了。俺江天柱豈好色之徒。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意欲一躬身起來。那知平時拖牛控馬的氣力。一些都沒有了。四肢好像被重物壓住似的。把江天柱恨得火起心頭。惡生膽邊。喝道。你這無恥婦人。將我用藥迷住。意欲何爲。想我與你無怨無仇。快快道來。那婦人笑了笑道。實對你說罷。你我今日相逢。乃是三生有緣。想我家老爺早已去世。遺下了許多財產。家裏只我一個婦人。我也管不下許多。難得貴客到此。如不見棄。賤質願侍奉巾櫛。同享富貴。共守白頭。未悉貴客意下如何。天柱一想。這婦人實在可惡。敢用財色誘我。待我來堅決的回絕他。也好讓他心死。便說道。你說你的丈夫曾做過巡撫。那末你也是朝廷命婦。難道廉恥二字都不懂得麼。不要多說。趕快拿解藥來。解了我。如若不然。那時休怪我無理。那婦人聞言。反哈哈笑道。江天柱。你別做夢。你從我便罷。如若不然。休想活命。我看你還是從了罷。天柱至此。再也忍不住。心頭火起。便破口大罵。不要臉的賤人。我江天柱甯

作刀下之鬼。不作無恥之行。要殺便殺。休得多言。那婦人說。好不中抬舉的東西。待我來結果你的性命。說着。便立起身來。江天柱還道他是拿刀去的。便將雙目閉起等死。方一合眼。忽聽得房中一聲響亮。接着自己的身上。覺着倒下。一椽木頭似的。又覺着一陣沸湯似的澆下。以後房中便寂然。却不見刀下來。心中奇怪。忍不住開眼來看。不覺吃了一驚。還當在夢中。但見一輪明月。已出雲端。方纔華堂綉閣。以及錦帳牙床。和那個婦人。踪影毫無。自己直挺挺的睡在石櫬上。地上橫亘貫連的。臥着一條爛木頭似的東西。自己身上。也壓了半段。接着鼻子管裏。冲進一陣陣的血腥氣。江天柱心中大異。欲待起身。看個究竟。却又動彈不得。在這個當兒。瞥見對面樹梢上。飄下一個人來。好似風吹葉落。一些聲息全無。天柱此時已被弄得糊裏糊塗。不明不白。睜着眼儘看着。只見那人。走將過來。在懷中摸出一個葫蘆。傾出一粒金丹。塞入天柱口中。天柱此時有些明白。此人大約是來搭救我的。便將金丹咽下肚去。就聽得一陣肚鳴。接着喉頭惡腥。嘔出了許多腥水。霎時便手脚活動。渾身有力。便一躬身起。

來對那人納頭便拜。列位可曉得來者。此人是誰。此人乃是廣西桂平縣。大容山。碧雲洞天。雲中野叟的門徒。姓鄭名士元。那鄭士元。乃是廣西鐘山縣人。氏此人幼讀詩書。飽學多才。至十四歲上。便入了黌門。有一年。他同着幾個朋友。僱了隻船。到省城下。闌船到中途。忽見岸上有個秀才。要求搭舟同行。衆人都不作可否。獨有士元一想。橫豎我們船中。甚屬寬空。加一二個人。也不要緊。落得行個方便。便叫船夫。靠將櫓去。接那秀才下船。那秀才既下了船。彬彬然與衆人見禮。自稱姓方。字雲龍。口中還不迭致謝。衆人與他談論些入股時文。回答得源源不絕。頭頭是道。聽得衆人心中。非常欽佩。又見他人品超羣。態度溫和。於是大家都引爲知己。樂與論交。那時船泊危岸之下。衆人吃過晚飯。看月色甚好。都走出艙來賞月。有的在低吟淺唱。有的在咬文嚼字。所謂卽景生情。對月吟哦。弄得一船頭酸溜氣。正是秀才本色。又見那半途下來的那個秀才。袖中取出一枝短笛。口稱列位文兄。小弟略習此道。今晚願一助諸兄雅興。不知肯賞臉否。衆人聽說。他會弄笛。無不異口同聲贊成。說願洗耳恭聆清韻。

那秀才略事謙遜。便坐在船頭。咿咿唔唔的吹了起來。初聽時。如泣如訴。再聽時。如怨如慕。吹得有崖下龍出。高崗鳳集之概。一曲方罷。聽得衆人擊節嘆賞。那秀才似乎興猶未盡。欲再吹一曲。方一發聲。但見紅光一道。自遠飛來。好似一條金蛇。一到船頭。那秀才見了。慌張得丟了短笛。方欲起身逃走。但見紅光已經繞到那秀才頭上。人頭接着便滾將下來。身軀亦同時倒在船上。頸子裏骨都都冒出鮮血。染了一船頭。嚇得衆人望艙內亂鑽。船家見此情形。亦是嚇得手足冰冷。抖作一團。在這個時候。覺着船身望下一沉。接着一浮。好似有人跳在船上。鄺士元膽大。便偷偷望外一看。但見船頭上立着一個寬袍大袖。修眉長鬚的老者。那老者隨即說道。列位不要驚慌。賊徒已被老夫除了。可請出來相見。老夫還有話說呢。衆人聽罷。看那老者。尙無惡意。便抖擻着走將出去。衆人對那老者深深下拜。老者忙還禮。說列位不要客氣。你們可曉得。方才被老夫殺却的。是何等樣人。你們還當他是下閩的同道。可曉得他乃是江湖大盜。慣吹鐵笛的。叫作鐵笛方四。專們打劫來往商船。你們不知就裏。與他同舟。

方才他吹了一遍笛。乃號召同黨的暗號。他在這條路上。不知害過了多少性命。老夫在山。知道如此不法。特行前來收拾於他。故此將他一劍砍了。這也是他惡貫滿盈。罪無可逃了。衆人聽罷。如同大夢方醒。連說幸虧老丈相救。否則我等性命休矣。這時惟有鄺士元。心中始終不信。他想方才那個秀才。文質彬彬。看他手無縛雞之力。那能做得來強盜。不要那老者是個強盜。或者同他有仇。把他殺了。在我們面前花言巧語。亦未可知。遂卽問道。老丈說他乃是江湖大盜。可有證據。給我們看看否。那老者聽了士元之言。似乎會意。說要看他做強盜的證據嗎。便當便當。隨卽俯下身軀。在那秀才尸屍背後。扯開衣襟。扯出一把鋒利無比的匕首。來看血槽裏。還留了不少血跡。老者將刀遞給士元觀看。看覺那把刀寒光侵人。肌膚爲栗。驚得倒退。那老者又說。不但如此。你看那刀面上。還鑄着鐵笛方四爺五個字呢。衆人一看果然。此時士元方始深信。那秀才確是強盜。連忙再向老者陪罪。老者又道。快吩咐船家趕緊開船。停歇強盜就要來了。衆人齊問。還有強盜來麼。老者說。不是方才那個被殺的。吹過一回

笛嗎。他們同黨已得了暗號。曉得有買賣在此地。停歇就要來的。他們來了。少不得又要老夫一番麻煩。還是避了他們爲是。也省得諸位受驚。衆人聽了老者之言。連忙吩咐船家開船。此時船家早已聽得。老者說話也不待吩咐。已將船身蕩開去了。衆人見船開了。便請老者進艙內坐地。那老者道。列位請先進去。待老夫收拾過了。這髒東西說畢一脚將屍尸踢下河去。連那頭顱亦一齊踢了。那老者方欲回身進艙。忽聽得船家喊道。東邊有許多火把。向這裏奔來。敢是強盜來了。老者聞言。船頭一看。說果然來了。忙叫船家將船靠近西岸。便去船裏躲着。又叫艙裏衆人伏在艙板上。不必驚慌。外面有老夫擋着。誠可放心。衆人聽得都伏着不敢動彈。欲知後事如何。祇待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五)

本回共分三段。第一段是撇清碧眼兒從師。第二段是接寫江天柱尋徒。第三段却度入鄺士元傳。又引出一位奇俠。由此文筆漸繁。然作者却寫得清清楚楚。瞭如指掌。舉凡普天下之事。大至邦國安危。小

至一絲取捨皆莫不有因果在如此處碧眼兒趁一股盛氣而忽被大空數語而止然他偏會毅然以急父仇竟拜大空爲師後來卒至手刃韓賊又誰不謂之因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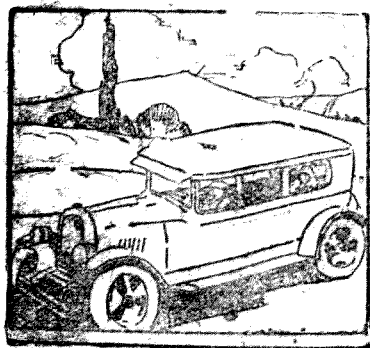
寫江天柱是一位俠義英雄血性男子爲下文見色不迷伏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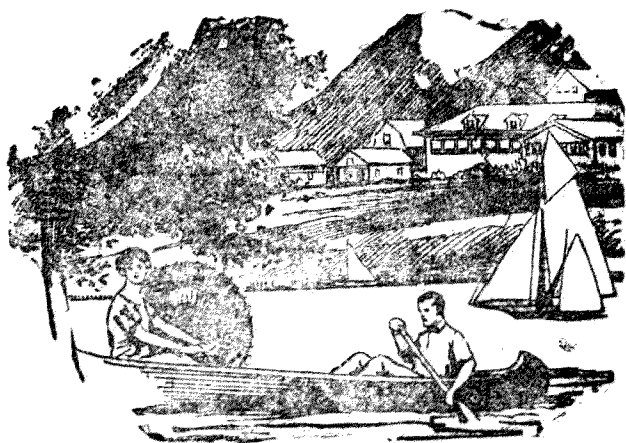
寫江天柱一段無一平筆因趕路而錯過宿處是意想不到欲越山而遇大霧是更意想不到深山犬吠竟有人家是意想不到書聲朗朗而迎客却是青衣是更意想不到居停屬于紅粉是意想不到求借宿竟得慨然一諾是更意想不到忽賞盛饌是意想不到居停主人竟坐在案角相陪是更意想不到酒醉忽入綉闥是意想不到紅顏忽翻白眼是更意想不到等死不見刀下是意想不到妖蛇反被劍誅是更意想不到

寫方四吹笛我真聞其聲驚宿鳥韻協清流忽然劍光一轉笛聲頓息奇峯如天外飛來文筆最好是此處

寫衆秀才蜷伏艙底士元獨敢探首外望衆秀才拜謝老者士元獨不信至老者搜出證據士元遂爲陪罪適問之不信正足以堅其

信適間之探首外望正是引起下面之探首外望亦爲起意從師之苗
世風不古淫實爲崇如江天柱者能有幾人然我恨彼妖蛇不能
化身億萬千來此萬惡海上將浪子奸徒一網打盡更恨不能令鄺士
元化身億萬千來此萬惡之海上將彼妖姬淫娃一齊殺却





第六回 劍氣摩天書生驚浙影 哀聲動地賢婦哭窮途

上回說到鄺士元等衆人。躲在艙裏。嚇得不敢動。攆還是士元大膽些。在艙縫裏。偷偷望船頭瞧。此時耳邊聽得岸上。喊殺連天。眼前火把。明得水中上下通紅。接着又見水面上。飛來三個強盜。都拿着雪亮似的鋼刀。一齊跳上船頭。看那老者。立在船頭。便揮動三把鋼刀。齊向老者剝來。那老者却從容不迫。等刀來得切近。便將左右大袖。輕輕一揮。喝聲去罷。一聲未完。那三個強盜。早已將刀拋掉。連身子也跌倒水中去了。士元吃了一驚。心想這老兒。實在好功夫。又聽得岸上大喊道。不好了。三位大王都傷了。我們快放箭啊。給大王報仇。一聲喊起。聲振山岳。接着就聽船蓬上。嗖嗖的箭聲射着。又見那老者。腦後飛出一道紅光。團團飛繞。霎時間猶如萬道金蛇。把身體護住。此時不見老者人身。但聽得船頭上。紛紛箭落之聲。約有半個時辰。岸上的箭。也放完了。老者的紅光也漸漸向岸上飛繞過去了。接着又聽得岸上大喊道。不好了。我們的耳朵都沒有了。快逃啊。於是岸上的強盜。逃個精光。那老者的紅光也飛了轉來。仍舊

從腦後飛進去了。士元看到此處已經看出了神。曉得今晚遇着劍仙了。方欲出艙去請他進來。聽那老者在外面高聲說道。列位相公。老夫已將強盜趕走。你們的危險統已除了。此去便可平安無事。老夫還有別事去幹。恕不遠送了。說着。見他大袖一拂。一陣風起。倏忽之間。不知從那裏去了。待士元趕到船頭。老者已形影全無。心想難得遇着劍仙。本想拜他爲師。不意緣分淺薄。霎時就不見了。當下懊惱不置。又見河上浮着四個屍首。恐天明惹禍。便叫船家連夜趕路。望省城進發。那天到了省城。下了客寓。他們到的時候。離開考期。還有幾天。當時有一位姓周的秀才說。我們難得到省會的。橫豎離開考的日期。尙有幾天。何不到省城內外。各處名勝古跡。去遊覽一番。一則憑吊前朝遺跡。二則也可擴大眼界。衆人都附和着說好。獨有士元不表同情。願意在下處溫理功課。衆人也不相強。便一窠蜂出去了。且說士元見衆人去後。便坐下將舊時制藝。拿出來。細細研對過了一歇。忽聽得一陣哭聲。送入耳膜。聽那哭的聲音。不勝悲慘。且哭的人。似乎不止一人。士元心中奇怪。想有甚麼傷心事情。值得如

此悲傷。又過一歇。那哭的聲音。不但息。反而愈哭愈悲。令人不堪卒聽。士元天生成的。一副俠義肝腸。聽到此時。再也忍不住。去問下處的侍役。當在侍役口中。探明了詳細。原來是下處後面。貼鄰的一家姓祁的人家。那姓祁的人家。是做小販生意的。叫做祁根榮。那祁根榮家裏上有老母。下有妻子。一家四口。靠着根榮販賣些蔬菜度日。有一天。根榮遇到一個姓仇的朋友。那朋友是專走外省。販賣各地土貨的。他的做法是將甲省的土貨。販到乙省賣去了。再將乙省的土貨。販到甲省。如此川流不息的販賣。一年之間。終可獲到幾百金利息。那天碰着了根榮。便將自己近况。告訴了根榮。根榮非常涎羨。說可惜我沒有本錢。要是有本錢。也得跟老兄去試做試做。那朋友道。你如歡喜做這生意。再好沒有。這生意是滿足非凡。比做小販好得多呢。况且外面的一切。有我照應。可以不必擔心。只消籌劃一二百金。便可做了。你何不去設法看。倘如辦到了。可到我家裏來看我。我還有幾天住呢。根榮連說。難得老兄一番美意。兄弟准定回去設法便了。二人遂分道而別。根榮回到家裏。將路上之事。對妻子洪

氏說了。他的妻子亦非常贊成。曉得此種生意。一定趁錢。只可惜本錢無處去辦。夫妻二人正在垂頭喪氣的嘆息。正是事有湊巧。根榮隔壁住着一個陳賣婆。那天陳賣婆剛做主好賣買。快活得坐都坐不定。想到根榮家裏來閑談談。一踏進門。只見根榮同着他的妻子。呆呆地坐着。陳賣婆不明就裏。叫了聲根榮道。今天你不曾出去做生意麼。根榮見陳賣婆進來問他。忙答應着。今天出去做的。剛剛回來。又請賣婆坐下。與賣婆閑談了一歇。便談到碰着朋友叫他去做生意的事了。賣婆聽了。也說這樁生意是很可做得。穩趁錢的。只可惜沒有本錢。要是我有錢。我肯借給你去做。根榮說多謝你的好意。我固然曉得你沒有。你要有。是不會不肯的。接着根榮又說。不知老媽別處可爲我想個法兒否。那陳賣婆到很熱心。便皺了眉。想上一想。說有是一家。同老身也是多年相識的。他們家裏十分富有。這區區一二百金。我去說了。或者肯答應。不過我平素曉得你是很誠實可靠的。借了來當。不至於連累我罷。根榮說。這是儘可放心。你如代我借到了。我可以寫一張憑據給他們。賣婆說。那是最好。那末

我此時就去同他商量商量。成就了。讓你也預備預備。同你的朋友去。根榮說如此費心了。但不知老媽到那裏去。代我借去。可否使我曉得。賣婆說。就是南大街的馮家。馮金壽那裏。根榮聽得馮金壽三字。就是一驚。看那賣婆說了聲停歇。見大踏步出門去了。根榮呆呆的。看陳賣婆去遠了。纔回身對妻子說。方才陳媽媽說的話。你聽見麼。他到南大街馮金壽那邊去借。馮金壽不是出名的馮老虎麼。他是倚仗着他的母舅。是刑部主事。又仗着自己家裏有錢。是一個倚官託勢。無惡不作的刁徒。我們去與他往來銀錢。不是不方便的麼。我本想當時回絕陳媽媽。叫他不必去。因為對不住他一番熱腸。所以不說。最好他去了。回復不肯。甯可不做生意。免得日後吃虧。他的妻子聽了根榮之言。大不爲然。說這是你多心了。馮老虎雖然是有名的凶星。專門魚肉鄉鄰的。終究他也講交情。我們向他借錢。是有陳媽媽居中幹事。又不是我們直接向他借的。況且陳媽媽同他很要好。只要我們不失信。不拖累他們。一趁錢便隨時還了他。那末他還會有什麼惡意。對待我們呢。根榮聽了妻子之言。一想到也。

說得有理。便專等陳賣婆回來。聽其好音。過了些時。陳賣婆回來了。滿面笑容。說憑我的薄面。他們答應了一百金。請你寫張證據。由我來做個中人。畫了押。送過去。便可換錢過來了。根榮少時。亦曾念過幾卷書。普通筆據。總寫得來。寫好之下。畫了押。陳賣婆亦畫了個十字。摺疊好了。放在懷中。又到馮家去了。回來之時。果然將一百兩雪白花銀。捧到根榮面前。夫妻倆從來不曾見過這麼多的銀子過。看得眼花六亂。一面叫妻子收拾好。一面千謝萬謝的謝陳賣婆。說我此番。全仗媽媽。倘若從此興隆起來。就是我的恩人。是永世報答不盡的了。陳賣婆連說。這算什麼呢。老實說。老身同你做了十幾年鄰居。因為平素看你一是一二是二。非常誠實。纔敢擔這干係。要是別個。別說一百兩。就是十兩一兩。也不肯給他去借的。現在希望你。出去馬到成功。多趁些錢。早些回來。還了馮家的銀子。是了。謝是不要你謝的。根榮說。一切曉得。請媽媽放心。是了。陳賣婆去後。根榮便先去同那朋友說好。約定後日動身。想到福建。然後再到溫州甯波。預備一年回來。根榮到家。告訴了老母妻子。他的妻子便忙於收拾行

裝衣服。一切草草舒齊。到了後日。根榮辭了陳賣婆。別了老母妻子。到那朋友一邊。一同動身去了。根榮去了之後。他的妻子以爲最多一年。終可回來的。那裏曉得。等上三年。音信全無。想到他的朋友家中去打聽。但又不知住處。急得什麼似的。那邊陳賣婆。終是早一次。晚一次。來替馮家討銀子還。根榮的母親。是早已耳聾眼瞎。不問家事的了。全仗根榮的妻子。用好言婉轉的回答他們。起初陳賣婆還客氣。到後來討得發起性來。終是一陣濫罵。罵根榮沒有良心。大約是在外面發了財。另外立了家業。把家中丟了。所以銀子也不來還。人也不回來。到連累了老身。被馮家逼得走頭無路。你想三年功夫。不要說本錢一錢未還。連利息也不會付過一文。世間上那裏有這樣好的地方。這筆借款。要不是有老身在中作保。別說欠到三年。一年之後。怕不將你房子拆卸了。還債想馮家的手段。你終曉得的罷。陳賣婆不斷的吵鬧。根榮的妻子。只好唯唯的答應着。是在根榮妻子的心裏。想想陳賣婆的話。不能說他說差。他待我們要算再好也沒有了。千怪萬怪。要怪根榮不好。一去三年。連信都沒有。一封貴

不把人氣死。況且不論趁錢虧本。終要回來一趟。纔是道理。難道在外面出了什麼亂子了。不成。根榮妻子的心中苦楚。真是無處發洩。家裏向是從根榮去後。都仗着他一針一針。替人家做些衣服來。養姑育子。過那不勝其苦的日子。碰着陳賣婆。還要天天來吵鬧。又不能夠得罪他。只好一百念個認差。實在是。被他吵得上天無門。入地無路。有一天。陳賣婆又在根榮家吵鬧。忽見他的媳婦跑來。對陳賣婆說。馮家大爺。此刻親自到我們家裏來。說有要緊的說話。同你講。叫你趕快過去。陳賣婆說有什麼大要緊事體。總是爲着根榮那筆借款。他想我有幾天沒有去。等得不耐煩。所以自己來了。想他來沒有好面孔的。避又避不了。只好去見他。說着起身去了。停了一歇。陳賣婆又過來了。對根榮妻子說。馮大爺到來。吵得不得了。我回不了他。請自己過去同他講話罷。根榮的妻子。聽說叫他自己去說。他想自己。又不大會說話的。那馮大爺是出名的馮老虎。兇得很。到有些膽寒。不敢過去相見。仍舊要求陳賣婆。請他多說幾句好話。再等幾時看。要是根榮再不回來。就是賣了兒子。也要還給他的。請他放心。

多的日子欠了。再寬限幾時罷。陳賣婆聽了此言大怒道。你到說得好輕飄。可曉得馮大爺不是別個。不要惹他性起。那時連老身都沒有面子的。快些過去見他。說去。根榮妻子說。媽媽你也曉得我。不大會說話的。恐怕說差了。反動了他氣。况且我見了他。又沒有銀子還他。還是請媽媽給我代求一聲罷。陳賣婆說。不是這樣說法。你雖然沒有錢還他。可是當面哀求他。說些苦况。給他聽聽。他想你是個女流之輩。諒情是想不出法子。無可如何也。只好等你的丈夫回來。再說了。那末老身也可省得被他逼得走頭無路。豈非兩全其美。不要扭扭揪揪。趕快過去見罷。根榮妻子被陳賣婆說得沒法。只好硬硬頭皮。去見馮老虎。馮老虎乃是色中餓鬼。專門漁獵女色的。不論誰家女子。要是被他看中了。非讓他得到了手。決不心死。當時見了根榮妻子之下。見他到有七分姿色。便動了獸念。眼珠一轉。計上心來。便拍案拍桌。聲色俱厲的吵了一場。吵得根榮妻子。兩眼流淚。口中一疊連貫的認錯。那馮老虎吵了一場。臨去的時候。對根榮妻子說。限你十天之內歸洋。否則別怪我無情面。說罷。便帶了家丁。上馬去。

了。馮老虎走後。根榮妻子回到家裏。想起方才受辱情形。不免痛哭一場。陳賣婆過來勸說。哭是無用的。還是趕緊去設法。十天限期。是快得很的。根榮妻子說。教我那裏去設法。我要有設法的地方。早就設法還他了。還用等到現在。陳賣婆聽說。那是不關的。你們今天對了面。他當面對你說的。十天之內。還不同我相干。你有膽子。自己向老虎嘴邊擦癢去。說畢。逕自去了。陳賣婆去後。根榮妻子又哭了一場。此時根榮的兒子。已有八歲了。乳名榮兒。在附近一家私塾裏唸書。晚上放學歸來。見母親淚痕滿面。便問明了詳細。那榮兒年紀雖輕。却很聰明純孝。說母親放心。到了十天。待孩兒出去。求他寬限日期。等我長大了。趁錢還他就是了。洪氏聽了。又覺可憐可笑。說小孩子懂得什麼。他等你的父親回來。都不肯。還肯等到你長大。趁錢還他嗎。說得榮兒呆呆地不作聲。但是光陰似箭。轉眼八天過去了。到了第九天清早。便見陳賣婆過來。對洪氏說。銀子有預備好了沒有。洪氏說實在無可設法。只好等到明天再說了。陳賣婆說那如何可以呢。不過昨天晚上。馮大爺那邊遣人來叫我去過。他對我

說。想想你終究是個女流之輩。一時裏那裏去辦這許多錢。空逼你也是無用。現在他出了一件兩全其美的法兒。叫我對你來說。不曉得你贊成不贊成。洪氏聽說便道。照媽媽說。洪大爺肯原諒我們了。那正是求之不得了。但不知道是什麼兩全其美的法兒。請你說給我聽。能答應的。無不答應。陳賣婆說。那件事體再好沒有了。就是洪大爺的太夫人那裏。缺少一個房侍。他前天見了你。說你人很老實。若然肯去服侍太夫人一年。這一百兩銀子。就不要你還了。連利息都送了你。作了你的工資。倘若你不肯去。他說過了明天。就將你捉到官裏去押繳。我看你還是答應了。那邊華堂大廈。珍饈玉食。多麼舒服。一年功夫。快得很。過了一年。就可回來。如是服侍得好。不但清了債。還可得些好處回來呢。洪氏聽了。滿腹懷疑。遂說。這件事。我一時不能回答你。待我給婆婆商量商量。明天與你回話。賣婆說也好。就走了。洪氏便將此話。提足了喉嚨。喊給耳聾的婆婆聽。他的婆婆聽了。不免老淚縱橫。說可憐我的好媳婦。自從根榮出門以後。多虧你維持家門。養活老身。現在你如到馮家去。我同榮兒。豈不都要餓

死了嗎。洪氏說。婆婆請放寬心。媳婦決不肯去的。不過我不去。他們說過了。明天要將我送到官裏去的。我到官府裏去。倒不怕他。但是那些瘟官。都是他的爪牙。無理可伸。這却難了。洪氏與他婆婆。談了半天。想不出一個妥善方法。正是左右爲難。進退不得。洪氏心中明白。那馮老虎不懷好意。他說叫我去服侍太夫人。未必見得。那天遇見他。看他那副神情。此去一定受辱無疑。馮家是決計不可去的。官司亦是不能去打的。而且上有婆婆。下有榮兒。叫我逃又逃不了。走又走不開。急得像熱鍋上螞蟻。團團亂轉。末了還是放聲大哭。哭得那耳聾的婆婆也哭起來。停歇榮兒放學回來。見了祖母母親。哭得如此傷心。也跟着哭起來。一家門足足哭了半天。哭得四近鄰居。不知就裏。都來勸解。一問是如此如此一番事情。弄得來勸解的說不出勸解的話。大家都說。這便如何辦呢。實在是一無辦法。在這個難勸難解的當兒。就驚動了貼鄰客寓裏住的鄺士元。鄺士元將那根榮家裏的事情。詳細從侍役口中探聽明白。便將這事一考慮。也覺得非常棘手。後來仔細一想。有了那樁事情。還是我來想個法兒。調解

調解。倘若不如此辦法。恐怕女人家一時走頭無路。弄出人命來。不是玩的。列位想鄺士元是用何法來調解這樁難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六)

本回仍是鄺士元傳共分二段第一段接寫雲中野叟除惡第二段接
祁根榮事 寫三個強徒拿三把鋼刀齊向老者剝來令人嚇煞却

偏又敵不過老者的雙袖寫岸上一齊放箭令人嚇煞却偏有一道紅

光擋住都是驚人之筆出人意外 憑吊古蹟感慨前人原是讀書

人本色此處却獨寫鄺士元不表同情寫不表同情者實寫其心目中

別有邱壑也却不意又引起下文 寫陳賣婆未言先笑與下文惡

報狠聲口氣活現是一個三姑六婆之流 祁根榮知馮老虎是惡

霸却不曾直截了當的回頭是寫出一個無主意人爲下文三年不返

毫無信息的伏筆 洪氏勸夫非是毫無意識然亦不得不謂之爲

一財字所迷 老虎的銀子能欠三年我料其必曾見過洪氏而早

有心者或竟已爲陳賣婆所賣故三姑六婆爲萬惡之苗。榮兒一篇天真話是寫一個可愛的孩子然在洪氏聞之自當爲之痛哭。寫洪氏去則知非佳事留則又無銀以還死則有姑有子生則無米無柴進退無門左右爲難百轉柔腸惟有付之一哭祖母則子去不還媳去不遠老景日暮有誰承歡亦惟有一哭榮兒見祖母俱哭天性感動不知所然而亦哭三人哭去有三種心思。人之初性本善漸隨其環境而變遷故童性純潔最易感動憶余八九齡時出遇人哭則輒隨之而哭然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鄺士元之想出法子讀者試掩書一猜究是何法。

第七回 碧雲洞投師求劍術 逍遙山警眼見蛇妖

上回說到鄺士元。要想調解這樁難事。你道他如何調解法。終究他是聰明朋友。想得了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這個法子。非常的好。他在行囊裏原帶有二百多兩銀子。當時便取了二百兩銀子出來。封在裏面。封好了。再寫封信。便將銀兩同信。一起放在懷中。匆匆望祁家而來。一進門。便高聲問道。祁根榮的家裏。是此地嗎。榮兒同他的母親。正哭作一堆。猛聽得門前有人。大聲問祁根榮家。是此地嗎。榮兒忙回頭來看。見是一個秀才模樣打扮的人。手裏拿封信。便對士元呆呆看着。士元想這孩子。大約是根榮的兒子了。便說道。你的母親呢。我有封信帶來。請你的母親出來相見。榮兒聽得。方欲回身去告訴母親。洪氏亦已聽說丈夫有信來了。正如久旱逢甘雨。心頭寬了許多。便拭乾眼淚。過來與士元見禮。問過了姓名。士元便將書信。送給洪氏。說書信一封。銀兩一包。這是根榮兄託我順便帶來的。他因為忙得很。一時走不開。說下半年。准定回來的。洪氏接了書信銀兩。好似平地登仙。快活得話都回答不來。士元說了這幾

句話後。便說我還有別事去幹。不担攔了。說罷便別了洪氏。回寓而去。洪氏直送至門前。回身將信打開。與榮兒觀看。榮兒看了之下。將信中詳細念給洪氏聽。說父親在外面做生意。很順手。先到福建甯波。後到溫州。到了溫州。遇着一位富商。大家合股開了泃海貨行。行中生意。非常發達。本想回來一趟。實在走不開。現在託鄺先生。帶上信一封。銀二百兩。一百兩和利息還了馮大爺。其餘留作家用。洪氏不等榮兒念完。便說我的兒。不要緊了。我家的救星來了。即將銀兩收好。至隔壁來見陳賣婆。此時洪氏已經換了副面孔。喜氣冲冲。陳賣婆還當是洪氏哭了一場。哭得嚙落水。情願到馮家做房侍。那裏曉得。洪氏開口劈頭就說。我家榮兒的父親。有信來了。馮家的銀子。也寄來了。說着便將書信取出。與陳賣婆看。陳賣婆是不識字的。聽了洪氏之言。說有書信有銀子寄來了。到把他說得呆了。又見了那書信。一想果然真的。洪氏又告訴他信中就裏。陳賣婆聽說。根榮在外面發了財了。立刻換了口風說。我原說根榮在外面發了財了。恐怕把家中丟開了。這樣看來。他還有良心。不枉老身爲他受了許多。

烏氣總算爭氣的。既然如此，你可把銀子拿來待我去還了他，省得多煩惱。洪氏便回家取出銀子，託陳賣婆兌足了一百多兩，交與他拿往馮家而去。馮家金壽接着銀子，曉得根榮發了財，就要回來了。又有陳賣婆居中夾着，覺不好意思，便將想騙洪氏到來，趁其獸慾的念頭打消，接了銀子。筆據交陳賣婆帶回，叮囑根榮一回來，就要將利息送過來的。此番美事，都看了你老面，要不然，是沒有這樣便宜的。陳賣婆忙連連謝罪，說了許多抱歉話，回到祁家，將筆據交還洪氏。洪氏與榮兒看了，見寫着父親名字，他雖不認識父親筆跡，想大約終不錯的，便交母親收好。一場風波，總算告一段落。不想後來過了半年，那根榮果真回來了，真是滿載而歸，非常得法。洪氏便將上半年，託鄺先生帶銀子來的話，對他說了。在洪氏不過是回他一聲，說寄來銀子收到了的意思。不料一出口，弄得根榮不知所云。連說我不曾寄過銀子，我也沒有姓鄺的朋友。洪氏道：你真好糊塗。信還在呢。便拿出信來，根榮一看，寫得字法秀美，像是讀書人手筆。又看他信中所說的話，正大略與自己在外面所幹的事相彷彿。連說希

奇希奇。我委實沒有寄過銀子。帶過信。洪氏便將如何被逼。如何哭泣。前情後事。詳細說了一遍。根榮聽了。嘆息着。我明白了。這定是那一位大善士。他探得了個中詳情。不忍坐視。便幹了這樁功德。此人正是我們的恩人。將來遇見了。終要報答他纔是。不過我還有些疑心。疑心他如何會曉得我在溫州的事體。或者此人是神仙化身。亦未可知。根榮說到此處。那榮兒接口道。爹爹不是的。他是好好一個人。孩兒將來遇見他。認得他的。他白嫩嫩的面孔。長長的眉毛。細細的眼睛。左嘴角上。有一粒玫瑰紅的血痣。根榮說。原來如此。你既然記得。永遠不要忘懷。他是我家的大恩人。要沒有他。我們家裏。到現在不曉得。要變成甚麼樣子了。榮兒說。曉得。孩兒是永遠不會忘記的。當日根榮將陳賣婆請來。孝敬他一百兩銀子。算報答他。代借銀子的好處。根榮除將諸事辦理舒齊之後。復在家中立了一個神堂。中間供起鄺恩公的長生祿位。天天焚香禱祝。願他公侯萬代。子孫興昌。以上根榮回來一段。原是後話。作書的不過借此。交代明白。好帶過一邊罷了。再要說到鄺士元將銀子和信。給了祁家之後。便回下

處過不多時。幾位出去遊玩的。回轉來了。這個說。那裏風景好。那個說這邊古跡多。喧喧嚷嚷。鬧了半天。纔始安靜。士元也不曾將方纔的事。對衆人說。知過了幾日。考期到了。各人準備下場。此時士元。已身無分文。只得推說。動身的時候。匆匆忙忙。把包好銀子。忘却帶了。衆人都說。那不要緊。我們有銀子。一起用着。回去算罷。士元說。是最好沒有了。於是相約進場。三場完畢。各人到下處。靜聽好音。講到士元的文章。雖不能說雕龍綉虎。亦可說聲咳唾珠玉。他的本房老師。姓郭。叫郭祺年。看了士元卷子。認爲子建再世。太白重生。便薦與主考李大人。極口稱贊。這篇文章如何得體。如何好法。正是冤乎其冤。遇着那位李大。人是疑心橫生的朋友。他一想。這一定是姓郭的。得了姓鄺的賄。所以肯這樣竭力給他保舉。我現在。且不管姓鄺的文章如何。好歹不取是了。但終有個話柄。便潦潦艸艸。看了遍。在卷子後面。批上八個字。說文過藻飾。不中繩墨。這樣批了下去。氣得郭祺年。手足冰冷。暗暗罵聲。瞎眼的主考。朝廷教你來甄拔真才。這樣文章。居然會將他批落下來。豈不要把人家氣死。忙差人到鄺士元下

處把士元請來對他說明了委屈勸他再過三年重來考試想朝廷終不至再有這樣沒眼睛的主考。放下來了。士元聽了。長嘆了口氣。謝了房師知遇之情。便回至下處。呆呆的坐下。講到這次同來考試的幾個朋友。除了士元。可說都中的。不過名次先後些。他們幾個。都是你恭喜我。我恭喜你。忙個不了。獨有士元。悶悶不樂。想那幾個朋友的文章。不是誇口說。誰及得來我。不想他們到多取了。說我的文章。不中繩墨。豈非笑話。早知這樣沒眼睛的主考。何必前來應試呢。你看他們。都是興高采烈。衣錦回家。叫我有何面目。回見江東父老。他想到此處。更是心灰意懶。於是重復想起。那天晚上。船上遇着的那位劍仙。要是有緣。得跟了他去。可以不受此番鳥氣了。想來想去。終是自己德行淺薄。纔如此緣慳。又想人生百年。猶如春露秋霜。一轉眼便英雄老去。無能爲矣。至於功名一層。照我現在看來。實同浮雲鏡花。無甚意思。到不如趁目下年輕身強。逃出紅塵。另尋歸宿境界。或有所遇。亦未可知。如若不然。甯可終老湖海。也決不再作歸計了。況且我目下尙未授室。又無妻室之累。雖然有老母在堂。膝下

還有一個兄弟，不愁將來。沒人侍奉。天年。士元思前想後。還是撇開紅塵。省得煩惱。最爲得計。當時打定主意。趁衆人都出去會客去了。便寫好二封信。一封信給家裏母親兄弟。一封信給同道來的幾位朋友。託他們將他的行囊。同信給遞到他的家中。其外便伸謝他們幾句。佈置妥當。一逕出寓去了。這裏衆人。事畢回來。見桌上有封書信。打開一看。都大驚失色。他信中雖說是厭棄紅塵。往名山尋師訪道。不再回來了。但是衆人恐怕他因落第緣故。去萌短見。連忙一齊見官府。都託他找尋。官府看他們都是新科舉人。不好推却。便吩咐衙役。差幾名得力公差。就城廂內外。四處找尋。找尋了三天。影蹤全無。衆人見尋不出。也無法可想。只得動身回去。報告他的家屬去了。且按下慢表。再說鄺士元。官從那天出得下處。便不分東西。跨步逕走。一口氣走了有二三十里路。已是荒野之處。走得脚也乏了。來到一條橋上。想坐坐再走。坐了一歇。打算起來。頓覺兩足酸痛。走也走不動了。你想他乃是讀書之人。竟年累月。差不多全在故紙堆中過生活。今天憑着一股憤氣。走了幾十里路程。如何要不足痛呢。他既

然想起來。又不能起來。只好再坐一歇。坐下去。便胡思亂想。想我此番。趁着肚皮憤氣。不別而行的。出了下處。來到此地。摸摸身邊。分文未帶。看茫茫大地。教我走到那裏去呢。想到此地。到有些怪自己作事太魯莽。太盛氣了。但又一回思。難道回去不成。那是未免太覺兒戲了。士元在此。前顧蒼蒼。後顧茫茫的當兒。忽然想到從前。屈原因爲不得志。便投了汨羅。現在士元遭際。差與屈原相似。既有屈原追逐清流去之於前。我士元何不隨之於後。士元的秉性。與別人不同的。他想到。做得到。當時想罷。雙目一閉。便一躍身。望中流跳將下去。在跳下去的時候。士元心裏已是混混糊糊。覺得腰部裏。略略一緊。好似被人夾着。身體飄飄搖搖。好似在騰雲。士元心中明白。大約是被流水衝下去了。或者自己的靈魂。在虛空飄蕩。他也不管如何。牢是閉着眼睛。任他飄蕩。足有一個多鐘頭。突覺身子望下一沉。好似着了地。士元心想。此番大約是沉到水底了。但聽得耳邊有人說道。鄺士元醒來。士元心中奇怪。便開眼看時。倒覺一驚。看自己身在萬山叢中的一塊青石上面側臥着。面前立着一位。修眉長髯的。

老者。似乎。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仔細。一想。是了。那老者。不是。前次。在。梧州。途中。危崖。之下。救了。我們。一船。性命的。麼。奇了。我莫。非在。做夢。嗎。再望。四面。一看。峯巒。巒巒。嶮峻。起伏。古柏。老松。隨風。吟嘯。清黛。紅花。滿地。呈媚。又聽。得鶯。鳴。枝頭。猿啼。空谷。好一派。清涼。境界。他想。這一定。是我。魂魄。不滅。飄到。此處。得見。仙山。勝境。又得。遇着。仙師。我此番。是雖。死猶。生了。想罷。便爬。起身。來。對老者。跪將。下去。口稱。仙長。在上。望恕。弟子。魂魄。無知。妄踐。仙境。有污。洞天。那老者。聞言。呵呵。大笑。一手。揪着。長髯。一手。來扶。起士元。說道。鄺士元。你好。糊塗。可曉。得你。現在。未遭。滅頂。尚。在人。間嗎。此處。乃是。桂平。縣。大容。山。那前面。碧雲。洞天。就是。老夫。隱身。之所。前者。老夫。以鐵。笛方。四。作惡。多端。理宜。受誅。因此。前來。將他。誅滅。不意。遇着。足下。見你。骨格。清高。似非。課墨。場中。人物。早想。將你。帶上。山頭。但以。那時。不悉。你的。行止。如何。故而。飄然。別去。後來。你到了。省會。老夫。無日。不在。你左右。偵察。動靜。你那天。贈銀。與祁。家的事。我知道。佩服。你肝。膽俠。義。智圓。行方。及待。你落。第出走。我便。隨在。後面。看你。走到。那處。不想。你遽。萌短。見。投入。橋下。我

便將你掖到此處。意欲造就於你。不識你有意跟老夫。過此清涼生活否。酈士元此時。如同南柯夢回。重複跪下。先拜謝了救命之恩。然後再行拜見師長。列位可曉得長髯老者。姓甚名誰。是何等人物。且聽我詳細道來。此人覆姓上官。表名春臺。道號雲中野叟。乃是華山靈峯長老的師弟。講到雲中野叟的法道根行。是外能遁形藏影。擒龍蹤虎。內能修丹煉汞。出定入性。雖非大羅真仙。已具不壞金身。那雲中野叟。祇收過一個女徒弟。姓楊名叫瓊瑤。乃是四川人氏。此時却不在跟前。差往峨嵋採藥去了。現在收了酈士元。算是第二個了。此番見士元願拜他爲師。便領着士元。往碧雲洞天而來。士元隨在後面。一路觀看山景。果然仙山靈境。不同塵俗。轉了幾個山灣。就望見碧雲洞天了。碧雲洞天並非人工所造。乃是天成一個石窟。窟口成爲圓形。像一道月洞門。內部甚爲寬深。有三間闊。兩進深的地位。論理內面不通陽光。黑暗非凡了。却又不然。因爲那洞頂上面。有一條裂縫。好似的蘇州天平山上的一線天一樣。甚是通明。內面的些陳設。也甚簡單。除了石桌石床丹竈蒲團之外。便無多物了。酈士元

隨着師父將近碧雲洞天。經過一處山潭。無意中伸首探望一下。把士元嚇得跳起來。大叫師父嚇死我也。野叟回轉身來。拉住士元問道。何事驚慌。士元以手指着潭內。戰兢說道。弟子方才無意中望那個潭中一望。不想那潭裏面盤着一條人頭蛇身的大蟒。抬起人頭對弟子笑了一笑。真把我的魂靈嚇出。我們趕快走開罷。恐怕他竄出來呢。野叟聽罷。打個哈哈說。哦。原來如此。你且不要驚慌。先隨我到了洞中。待我將詳細講給你聽。此時士元不敢再在後面走。生怕潭裏的人頭蛇竄出來。忙同着師父並步走去。不時回過頭來看。野叟進了洞中。野叟向石床上一坐。教士元坐在蒲團上。袖中取出二個果子。給士元充飢。士元看看認不出是何種水菓。只吃了二個。就飽了。士元吃飽了肚。側着耳朵聽他師父講那人頭蛇的詳細。他的師父講得滔滔不絕。那士元聽得津津有味。列位。你道如何。原來那條人頭蛇。乃是浙江臨安逍遙山上的怪物。那條蛇修煉了一千幾百年。能夠幻化人形。能夠駕雲起霧。那條蛇既有了如此道行法術。應當刻苦修持。靜待正果。那曉得他畜性未除。時常要去殺害生靈。

有一天。他幻化了一個鄉下姑娘模樣的女子。來到孝豐城內。謝百萬家中的大門前。坐在階沿上。哀哀哭泣。那謝百萬家裏的門房。當然要出來問他了。說小娘子。你爲什麼要坐在此地哭泣呢。那妖物却撒謊說道。我是臨安某處鄉間。某姓家裏的童養媳。因爲受不過翁婆虐待。逃了出來。直逃到此處。已有三天。不會吃飯了。想要回去。恐怕打死。不回去。又要餓死。走到此地。走也走不動了。所以坐下來哭泣。那管門姓張的。上了些年紀。心中非常慈悲。就說做童養媳。是怪可憐的。像我的女兒。也是爲給人家做童養媳。被人家虐待不過。投河死了。你的命說起來同我的女兒一樣苦。但是你現在逃了出來。准備如何過活呢。那妖物道。我一無法想。想來想去。也是投河的一條路。姓張的說。這是使不得的。年紀輕輕。只要手足靈便。終可以尋些事情。做做度活的。妖物說。若叫我做些事體。我是鄉下人。不是千金小姐。原來是能做的。只不過。此處人地生疏。又沒有親戚。叫我投奔到那裏去。姓張的聽了那妖物一片胡言。信以爲真。便道。這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七)

本回仍是鄺士元傳亦分二段第一段是結果祁根榮第一段入鄺士元得師 我猜鄺士元救洪氏之德定是贈銀却不料會借祁根榮

之名如此作法一者救其急二者安其心真是一個不求報的十全君子如我所猜只能稱爲半君子鄺士元難得作者之筆難得 半年

後祁根榮果然回家處境亦與鄺士元所說相仿我幾疑其爲神仙化身 借榮兒口中寫出鄺士元面貌身材爲後來遇鄺士騏伏筆此

處讀者應牢記鄺士元口角上有粒紅痣 李宗師疑郭祺年受賄

我料其必曾受人之賄故以疑已者疑人清季偏多這班東西不知埋沒了多少真才子氣殺了多少真學的人 鄺士元存心如此竟不

得中一舉不覺拍案痛罵蒼天無眼及讀遇師得道又不覺踞呼蒼天有眼蓋若中舉未必能出遊尋師又何能得道故我謂蒼天果有眼也

鄺士元心灰意懶與我有同一感慨但我無此真才無此陰隲故

不能得師如彼耶其然乎豈其然乎 借鄺士元暗思中表出一
個兄弟伏筆得妙 大地茫茫一身誰寄人生至此原只有一死以
了恩怨萬種 從鄺士元眼中看出碧雲洞天一副景致寫得清幽
絕倫讀者亦如同目見我願得身歷其境 浪子獵艷妖娃尋歡時
輒依一笑爲進止我又安得大容山妖蛇之一笑以警彼萬惡之狗男
女然婦人本相原是毒蛇我願少年人讀此等處當細細地領略

第八回 秋波溜處謝鳳苞 輾轉銷魂 春黛顰時楊瓊瑤 模糊憶舊

上回說到那妖蛇。坐在謝百萬門前。撒了一片謊話。說得管門姓張的。信以爲真。他想起自己女兒。給人家做童養媳。弄得慘死非命。實在可憐。現在聽說他的末路。也是跳河一法。那如何可以。又聽他說。能夠替人家做事。尋些飯吃。只可惜沒人引薦。想我張老兒。前世作了孽。弄得如此苦惱。連一個女兒。都沒福養老送終。會投河死了。現在到不如。做些功德。希望下世去。收成得好些。便對那妖蛇說。既然如此。你肯做我的寄女兒麼。你倘然肯的。待我來替你設法。尋個人家。暫時幫傭。度度生活好嗎。那妖蛇聽說。正中下懷。便拜倒身軀。認爲義父。張老兒便將他領到自己家中。張老兒的家。早已去世了。便教他一個人暫住。自己回到謝家。在百萬跟前。說有一個寄女兒。新從鄉下上來。想要在老爺府上。幫些傭工。不知老爺肯收納否。謝百萬一想。這張老兒。從十幾歲上。到此地。直到現在。并無一點錯處。也從不曾薦過人。今天第一次開口。立刻答應了他。教他早晚領來。就是了。張老兒非常快活。到次日便將妖蛇領去。看他的

面目似乎比昨天遇見時候白嫩了許多也不在意便一直領到謝百萬跟前。叩完了頭。抬起頭來。謝百萬看他生得甚是端整。粉嫩雪白。不像鄉下人。又一想。張老兒薦來的。不會錯的。鄉下人白嫩的也有。便不疑心於他。教張老兒陪去。見了太太。然後陪至小姐處。教他服侍小姐。是了。張老兒領命。陪着見過太太。然後送到小姐房裏。去服侍小姐。如此過了一月。相安無事。到了第二月。妖蛇便弄起神通。發作出來了。一無毛病的小姐。忽然生起病來。病得極其利害。七日七夜粒米不進。慌得謝百萬手足失措。孝豐城中的有名大夫。統都請到了。吃了藥。好似吃水。一些應效都沒有。看來病入膏肓。謝百萬真急了。謝百萬原有個兒子名叫鳳苞。已有十六歲。少他姊姊二歲。此時在杭州舅氏家裏讀書。他的舅氏姓陳。是杭州有名四大家之一。也曾做過湖北襄陽道。此時致退林泉。膝前有二個兒子。請了個宿學老儒。教導兒子。他的舅氏又很歡喜鳳苞。將他要過來。與自己兒子一同伴讀。這天接到謝百萬來信。說他姊姊病重。趕急教他回來。讓他們姊弟一面。他的舅氏看了此信。也吃了一驚。想信上寫得如

此緊急。多分是命在旦夕了。便趕緊送他回去。鳳苞到了家中。見過父母之下。急奔到姐姐房中。看過姐姐。想回身出去與父母商量病症。不想一回頭。與那個妖蛇幻化的了環。打個照面。那妖蛇是特誠做下這個圈套。誘鳳苞回來的。此刻見了鳳苞。曉得大功已成。立刻施出媚術來。鳳苞雖然是正直無私的讀書人。究竟情竇已開。加之他是妖怪。只施了幾個眼色。早把鳳苞心靈迷住。從那天起。鳳苞託名在姐姐房中侍候。實際却與妖蛇施弄手足。起初眉目傳話。到後來竟實行主僕戀愛了。他姐姐房中。原本除了姐姐。就是那個妖蛇。那妖蛇與鳳苞。打得火一般熱。過了一月。小姐的病漸漸好了。不想那鳳苞。倒病倒了。鳳苞生了病。便不能來姐姐房中。睡在上房。只要你一想到那了環。那了環便在床前服侍你。引逗你。鳳苞在病中。睡夢裏。仍舊天天與那了環交好。弄得骨立形露。人比柴瘦。他的父母。想一個方才病好。一個又發作了。看起鳳苞的病。比女兒還要利害。聽他睡夢中。在說夢話。似乎有邪魅的樣子。問他又不肯說。聽人家說。要是邪魅迷住。可以偷偷避逃的。現在何不將鳳苞。逃避到杭州。

去。或者可以好。如其不是邪魅。那杭州是省城。大夫又多。得請幾位好的來診治。也可好得快些。夫妻倆商量妥當。便偷偷地逃出家門。直把病人送至杭州。來到他舅氏門前。鳳苞坐的是臥轎。那轎夫扶着轎槓。方要進門。忽見那邊過來一位修眉長鬚的 older。一把拉住轎槓。喝道。孽畜那裏走。接着。一放手。起了個掌心雷。一聲霹靂。嚇得轎夫槓不動。轎子蹲下地去。連說這是什麼。一回頭。又見那老者。右手倒提了一條小花蛇。將那條蛇放入左手捧的一葫蘆裏。塞了口。又將指頭畫上幾畫。不知搗什麼鬼。此時陳宅裏面。早已有人出來迎接。見了如此情形。方欲動問。那老者回身踏步便走。瞬息間不知去向了。弄得衆人摸不着頭路。忙將鳳苞擡入書房養病。他的舅氏當即去請了幾位有名大夫。來調理幾日。就慢慢復原了。等到全愈後。回轉家裏。那個了環早已不知去向。此刻作者還要交代明白。那妖蛇如何會趕着到杭州。當初鳳苞的父母。以爲偷偷逃避。終可無事了。在他們走的辰光。那蛇妖神通廣大。早已得知了他不動聲色。讓他們去。曉得孝豐到杭州。有好些路程。終究趕得上。鳳苞去了第

二日。那了環立時生起急病來。兇險非常。謝百萬夫婦。此時對於生病。已如驚弓之鳥。想別是那個妖怪。弄到了環身上去呢。還恐怕連累女兒。忙叫張老兒進來。教他帶到家裏去調養。一切藥費。可向此地來算。張老兒無法。只得將那了環。抬到家裏。等到晚上回去看他。却已影蹤全無。門不開。窗不動。床舖上堆了一堆平時穿的衣服。還有幾十兩銀子。衣服銀子。總算是蛇妖。謝張老兒的。那張老兒始終弄不明白。想這個生病人。到那去呢。况且又把衣服完全脫卸。裸體如何走得。張老兒心中。疑雲層層。後來被他疑心到了。他想我們主人家裏。自從此人進門之後。不到一月。小姐生病。接着公子生病。現在公子逃往杭州。他會驟然生了急病。抬到我家。一日工夫。便脫得赤赤地。不知去向。况且此人來歷不明。一定乃是妖怪無疑。不過我這話。不能對東家說。因為這個禍。是我闖的。要是說出去。停生意。還不算。恐怕還要請我吃官司。說我引妖入門。這個干係。擔不起。只好默不做聲。後來謝百萬問起。那了環病體如何。張老兒推說病重得很。送他回母家去了。到後來。再撒個謊。說他已經死了。謝百萬家裏。

妖去人靜。告一段落。說到那妖蛇。自從那天。在張老兒家蛻脫了身。一路趕上謝鳳苞。躲在轎頂上。到了杭州陳道台門前。適巧碰着雲中野叟。雲遊到此。見轎頂上透出妖氣。就將他捉住。帶上山崗。鎮壓在山潭裏面。讓他潛行修煉。懺悔孽障。這原是雲中野叟的一片婆心。因爲看那條妖蛇。功夫不淺。蛇首已經修成人面。若肯用功再修。就可完全脫去蛇形。變成人體。那時候。即可飛升太虛。成爲正果了。豈知那孽畜。畜性難改。方才士元對潭中一望。那妖蛇見是白面書生。不禁邪念復萌。對士元笑了笑。嚇得士元魂驚魄散。此時明白了妖蛇詳細情形。又曉得師父有法術。把他鎮壓着。是不要緊的。也就放了心。那士元自從到山以後。整整學上五年劍術。煉就一口紫電寶劍。可以人同劍去。劍同人回。能夠飛行太空。瞬息千里。士元此刻心頭。真比做了神仙還快活。那天士元在翠樾峯上煉劍。講到那翠樾峯的風景。在大容山上。推爲第一。那山峯生在巉巖嶙峋。怪石四起的中間。離開山頂。有十五丈高。山峯的石質。同翡翠一般。碧綠生青。還露出一種花紋。成爲大小不一。貫連相接的圓棊形。遠看過去。

像座魚鱗寶塔。山峯正面。鑄着翠樾峯三個篆體大字。峯下面兩旁石峽裏。有二條瀑布噴出。噴出來的水。從山谿裏曲折流出。打從鎮壓妖蛇的那個潭底裏。通過直瀉至山下。又成爲一條大瀑布。匹練千尺。洵是奇觀。士元在峯頂上。煉了一回劍。忽然想到鎮壓潭裏的那條妖蛇了。想我到此。已有五年。一向不曾去看過。不知這五年裏那妖蛇修得如何樣子了。有變成人形沒有。待我去看來。想罷。一飛身。從翠樾峯上。直飛至潭前落下。伸首望下面一看。那裏還有妖蛇。早已潭空蛇去。士元深以爲怪。難道這五年裏。已修成正果了不成。便來洞中見師父。問那潭中的妖蛇。是否已成正果。爲何現在不見了。雲中野叟聽了。士元所問。深爲奇怪。便出洞來看。果然不在潭中了。當時抬頭一望。見左邊立的一堆大石條。已被截斷。野叟看罷。便問士元道。這塊石條。何時斷的。士元連忙答道。這是上月。弟子在翠樾峯上煉劍。偶然把劍望下一揮。急忙收住。不料已將那塊石條揮爲兩段。野叟聞言。頓足道。坏了。這塊石條上面。畫有符籙。是鎮壓那潭內妖蛇的法寶。你將石條截斷。他便趁機逃了。這個孽畜。孽性難除。

此番出去必然又去害人。如何是好。士元聽師父發怒。連忙跪下說道。求師父開恩。恕弟子不知之罪。野叟說事已至此。怪你亦是無用。且待我算來。看那孽畜現在何處。說罷便掐指一算。點了點頭。說好大膽的孽畜。果然又在那裏害人了。弄得士元莫明其妙。野叟說且起來。我與你書信一封。金丹一粒。可趕快飛到徽州黃山救人。若見了蛇妖。相機下手。把他殺了。以絕後患。士元領命起來。野叟復指明了黃山去路。士元拜別師父。一張口吐出紫電寶劍。但見一道紫光。隨着起在空中。直向黃山飛來。士元先到蕪湖。問明了黃山。再飛過去。到得那邊。已有酉末時光。見黃山頂上。起了層似雲似霧。煙迷濛濛的東西。還夾着一陣陣怪風。曉得那蛇妖在此地無疑了。此番士元比不得從前。見了妖蛇一笑。就嚇得跳起來。現在仗着自己一口寶劍。可以水斬蛟龍。陸斬虎豹。要斬就斬。要殺就殺。還怕誰來。便在山前山後。尋覓那妖蛇。尋到左山邊。看見那妖蛇正在迷引江天柱。他看了一歇。見江天柱倒是不愛女色的魯男子。不爲所迷。心中非常欽佩。後來見那妖蛇發怒。現出真身。要想吞下江天柱。士元一

想。此時再不下手。更待何時。便吐出寶劍。將妖蛇揮爲兩段。可惜千百年修行。一旦輕易喪生。士元劍揮了妖蛇。妖蛇既死。一切的幻象。也都化去。當時倒出金丹。掘江天柱救醒。說明原由。天柱拜謝了救命之恩。此時曉得地上爛木頭般東西。就是斬却的妖蛇。方才身上澆下來的沸湯。就是蛇血。倒在身上的。就是蛇頭上半段。士元復將師父與他書信。交與江天柱說。你看了信中。自能明白。天柱急忙拆開。借着月光看來。說道。是碧眼兒已有名師。將他帶往山上學藝。過了三年。便當回家。不必再往山東找尋。天柱看了書信。又拜謝了仙師指點之恩。士元道。你可趁着月光下山。回家去罷。我還要將這妖蛇葬却呢。別待腐爛起來。穢氣傷人。天柱重復拜謝了救命之恩。別了士元。尋山路下山。回家報告碧眼兒的母親去了。這裏士元吐出寶劍。向地上攪了幾下。攪成了個大窟窿。又用寶劍。將兩段蛇身。翻入窟窿。再用寶劍。蓋上泥土。推平窟窿。料理舒齊。復仗劍光。飛上大容山上。來師父處復命。士元在空中。像掣電般飛着。看看快到。大容山。瞥見西北角上。來了一道青光。好似與自己一路上的東西。他的

方向又朝着自己飛來。士元一想。須得戒備戒備。看看來到切近。忽然那道青光。轉過灣。斜面穿過自己面前。比自己還快。霎時到大容山上落下去了。士元急忙追來。到碧雲洞前。却不見半點蹤跡。心中奇怪。忙縱身飛上翠樾峯。四面一看。仍無所見。不禁大詫。想待我見過師父再說。遂回身下了峯頭。逕入碧雲洞天。剛踏進洞口。就望見師父身旁。立着一位全身青色裝束的妙齡女郎。正同着師父講話。士元不曉得他是誰。進去見了師父。回過師命。說那條妖蛇。已被弟子斬了。雲中野叟點了點頭。說我知道了。你且過來。這位就是你師兄楊瓊瑤。他從四川峨嵋採藥回來。可與相見。復教那妙齡女子。與士元見禮。士元見過了禮。退立一旁。心中納罕。想這樣弱小的女子。到做起我師兄來。難道方才來的一道青光。就是他麼。怪不得比我還快。士元此時。少不得要打量個仔細。但見那楊瓊瑤。生得蛾眉鳳眼。瑤鼻櫻唇。姿態是屬苗條嫵娜。骨月又稱均勻細膩。這邊鄺士元。甚爲難得。他雖面對如花如玉的佳人。並無半點邪念。煽動。那楊瓊瑤也打量了鄺士元一眼。見他生得劍眉細目。英姿颯爽。又見他左

嘴角上有塊玫瑰紅的血痣。那楊瓊瑤不見那痣。到也罷了。見了那痣。便立時皺眉低頭。在想什麼似的。列位想想。這是什麼緣故。若要說明個中隱情。待我先來寫明楊瓊瑤的出身來歷。楊瓊瑤乃是四川夔府萬縣人氏。他的父親楊延熙。兩榜出身。歷任湖南甯鄉。廣西鍾山等處縣憲。論他的才幹。本可早踞要津。飛黃騰達了。無如他秉性骨鯁。不善迎趨。所以終究淹塞仕途。調東調西。不儘苦於奔走。做來做去。做個縣官。好在楊延熙愛民如子。到處受人歡迎。差不多做過一任的地方。那些百姓都希望他重來。由此看來。就可見得楊延熙的政績了。當楊延熙在廣西鍾山縣任上時候。却結識了一位名孝廉。其人姓鄺。名叫灝文。就是鄺士元的父親。鄺士元原是孿生子。還有一個兄弟叫士騏。也是秀才。兩人狀貌形容。酷肖無二。倘若士元嘴角上沒有一粒紅痣。連他們家裏自己人都分別不出了。前番士元到省會應試。剛巧士騏有病在床。所以沒有來。今番作者藉此略一表明。好讓閱者明白後文。再說那楊延熙到了鍾山之後。爲何會認得鄺灝文呢。原來鄺灝文是鍾山第一才子。秉性不喜作官。企

慕從前陶淵明一派人物行爲。亦是放浪形骸。縱情詩酒的。灝文在鍾山立了個詩社。題名叫珊瑚詩社。含着網羅珊瑚的意思。社裏有十八個社員。當時鍾山人稱他們爲十八學士三鼎甲。灝文算是一甲。這個珊瑚社的聲譽。可以說是轟動鍾山的。那楊延熙對於酬唱的一道。也是嗜好物之一。公務之外。就與鄺灝文等作一個社外酬唱者。詩筒往還。由疏而密。漸漸與鄺灝文成爲知己。由知己而結爲金蘭。再由金蘭結爲親家。原來楊延熙只養一個女兒。就是楊瓊瑤。瓊瑤的母親。已於二年前死了。所以瓊瑤的親事。完全是延熙做主。延熙將瓊瑤配與灝文的長公子。就是鄺士元。那時士元只有十二歲。瓊瑤只有十歲。後來楊延熙三年任滿。調任到江西宜春去。兩家就此分離。在分離的時候。延熙對灝文說。我是宦海浮沉。今年到江西。後年又不曉得到那裏。行蹤是沒有一定的。倘若將來小兒女長大起來。你們來接親。很不便當。准定到了小女十六歲上。我就親自送到府上。來與公子完姻便了。灝文聽說道。難得老兄如此用心。這是最好沒有了。延熙同灝文說好之後。便帶了女兒。同蒼頭老僕楊

升。上任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八）

本回共分兩段。第一段起結妖蛇。第二段轉入楊瓊瑤傳。文筆婉轉而
來極無錯亂之態。我極佩作者手法。寫妖蛇說一大篇。謊話是知

張老兒之女爲童養媳而被虐斃者。故作此言以乞相憐。此所謂君子
可欺其方宜。張老兒墮其術中也。爲妖魅所崇。猶可以私遁我笑

普天下之囂囂攘攘者。無一非爭名逐利。詎不知黃金美人無一非妖
魅之幻象。而人尙笑傲其中。自以爲得勢。必至骨立形銷。與秋煙俱去
而已。唉。我恨無術以醒之。長笛老者一個。掌心雷我聞其聲

謝百萬。見了環生病。疑心妖魅所致。却是一樁笑話。然亦難怪。寫

張老兒白擔心事。是一個老實人。寫翠樾峯景緻。是人跡不能到

的仙境。我欲夢遊其間。蛇妖以迷人爲能事。然終逃不過紫電青

鋒。我願天下之以迷人爲得計者。讀此可以悟矣。而被人迷者。讀此亦

可以醒矣。從鄺士元眼中看出楊瓊瑤是花底絳草從楊瓊瑤眼中看出鄺士元是臨風玉樹。一粒紅痣是鄺士元的一點特徵引出下文讀者須牢記。楊瓊瑤以不共之仇爲前提一得師命絕塵飛去並不戀戀於此深山相逢之心目中人覺與今人大不相同難得楊延熙之才幹本可早踞要津徒以秉性骨鯁遂至久蹇仕途讀此數語我真欲爲真才實學人哭殺然世間偏多此等事此等人。鄺灝文與楊延熙一番別話可作荆軻易水之歌蘇武河樑之別看我爲之愴然涕下。曩讀西廂記哭宴篇中有云供食太急你眼見須臾對面頃刻別離又云霎時間杯盤狼藉還要車兒向東馬兒向西二處徘徊大家落日山橫翠我爲之不歡者累日今讀楊鄺別語寥寥數語景情亦如之。

第九回 貞媛痛父投水尋尸 匹婦含冤攔輿告狀

上回說到楊延熙別了酈灝文。到江西宜春上任。在宜春做了一任。又從宜春調到湖北宣恩縣。到任的那天。轎子剛到衙前。突見路旁人叢裏鑽出個蓬頭垢面。形同乞丐的老婆子。發瘋似的。一把扯着轎槓。大叫冤枉。求青天大老爺伸冤。兩旁衙役見這發瘋似的老婆子。拿起皮鞭。想要打下去。延熙在轎內早已看得明白。想這老婆子形狀可憐。或有受屈冤情。亦未可知。待我帶進衙門。問過明白是了。便喝道。休得難爲了他。好好把他帶進去。衙役人等答應聲是。就將這老婆子攙進去了。列位可曉得這老婆子。究竟有什麼天大冤枉。值得攔輿呼冤。原來那老婆子。乃是宣恩縣城外邱家圩人氏。丈夫邱金林。是務農爲業的。膝前生了個兒子。叫做東初。邱金林爲人非常勤儉。到四十幾歲上。就積了些銀錢。但是身體因爲過於勞動。便得了咯血症。不久死了。金林死後。金林的妻子。就是方才所說的那個老婆子。他以爲兒子年紀已有十八歲了。應當給他對門親事。讓他好早些成家立業。延接香烟。主意打定。便去託鄰舍三

媽做媒。對定了前村裘國富的女兒做媳婦。國富也是種田的。種田人家給種田人家對親。可說是門當戶對。一些不錯。裘國富並無兒子。只一女兒。名叫秀卿。也是十八歲。秀卿的母親早已去世。此番國富將女兒給了邱東初。那邱東初是半當女婿。半當兒子的。國富所種的田。是宣恩城裏。侯銘彝的。侯銘彝是宣恩縣的首富。他的父親侯尙達。是奸相和坤家裏做副總管的。俗話說的好。宰相家丁七品官。做個家丁。已有七品官銜。何況是宰相府裏的總管。更是了不得了。銘彝仗着家裏有錢。父親有勢。便在宣恩縣無惡不作。家裏養了許多打手。要是有人得罪了他。便打得你一個落花流水。倘然打出人命來。在別人自然擔當不起。好在他財勢兩全。地方官不敢過問。當作不知。往往含糊了事。有一年。遇着旱年。收穫欠豐。侯銘彝是有田的財主。家裏有二千多畝田。那年種田的。因爲收成不好。對繳租方面。未免不足舊額。但是侯家的田。除非你不種。要是你種了。不管收成如何。必須十足繳租。是少不得分毫的。齊巧裘國富種的田。也是侯家的。當然是二例繳租。不能短少。但是裘國富種的田。因爲此

處低窪關係收成比別人家還要短少。這真是冤乎其冤。裘國富也諒得侯家是
是。不好惹的。非想法補足不可。一算收入。十分裏。只有四分。貼出去的。倒要六
分。那裏有這許多貼呢。想到鄰舍親戚去借些。但是鄰舍親戚也都自顧不暇。
想到邱家去借。一來是新親。況且女兒尙未過門。終覺難以爲情。裘國富想來
想去。無法可想。只得去懇求侯家收租的。說准定明年繳呈。你想他們是說一
是一。說二是二的。如何對你裘國富。肯特別通融呢。當時呼喝着。不准。限幾天
裏繳到。國富無奈。回家同女兒秀卿商量。父女商量了半天。一無辦法。急得國
富。躲在家裏不敢再去見收租的了。那年侯家田上的收入。統算起來。也有收
到八成的。也有收到七成六成的。十足之家。除非是那種田的。略有些家財。或
者侯家的田。種得少。賠貼得起。其餘都是短少不足。那些收租的人。如狼如虎。
威嚇得鄉下人。飲泣吞聲。那侯銘彝以爲這是田戶刁蠻的緣故。難道他們逐
年所獲一無積貯的麼。偶然的旱歉一年。就如此情形。那末二年三年。可以不
繳租了。侯銘彝心中憤憤。便親自開隻大船。帶了幾十名打手。向各鄉去勒繳。

如有不繳足的。就將他鎖了。帶上城裏。交待縣官。叫他押繳。想如此雷厲風行。諒他們不敢再刁蠻了。當時乘了隻大船。望鄉下而來。第一處就到了裘國富的村上。一查租簿。查到裘國富名下。不要說七成八成。竟繳起四成來。俟銘彝看罷大怒。說先把那裘國富拏來見我。家丁們答應一聲。如狼如虎的去了。過了一歇。把國富拖來。銘彝在艙內坐着。家丁將國富推至面前。銘彝方要開口問他。忽聽得岸上一片嬌嬌滴滴的哭喊聲。自遠而近。銘彝原是個好色之人。聽那哭的人聲音。悲苦中帶着清脆可聽。就命家丁。將船窗打開。銘彝望外一看。但見岸上。奔到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雖是鄉間姑娘。却生得明眸皓齒。別有一種動人之處。又聽那女子口中。連連哭喊着。放了我的爹爹。銘彝此時。見了那女子。明白是裘國富的女兒。便將繳租的事件。暫且不問。先問國富道。你是裘國富麼。國富哭喪着臉。答應是。小人。銘彝又問。岸上那個女子。可是你的女兒麼。國富也聽得女兒。在岸上哭喊聲音。又答應着。是的。銘彝道。如此。且將這老兒。帶過旁邊。好好的去叫他女兒下來。家丁們答應上岸。來叫秀卿。再說。

這天秀卿正同他的父親。在家中坐着。在商量侯家的租事。終究如何辦法。不料突然奔進幾個大漢。喝道。你是裘國富嗎。爲什麼欠了我們侯府的租。不繳。我們小老爺。現在船中。教我們來拏你去。快些走。國富嚇得戰兢兢。要待懇求幾句。也無從置喙。早被那幾個家丁。拖了出來。秀卿看情形不對。早已面如土色。此時見衆人將父親拖去。要攔那裏攔得住。遂望後哭喊着追來。左右鄰舍。雖都聽得。也都各人惴惴自危。誰敢出來說聲好話。待秀卿追到河岸。見父親已拖下船去了。方欲跟下去。忽見船裏走出一個家丁。說小娘子。我家小老爺在叫你。你可好好兒下來。秀卿想事到如此。不知我父親在船內。這樣了。我也不怕他們。將我這的。必要下去看過父親。纔能安心。便搭扶手。下了大船。見父親在旁邊立着。垂頭流淚。秀卿忙叫了聲爹爹。國富見銘彝叫女兒下船來。情知不妙。便對秀卿說。我兒你且見過了侯小老爺。即便回家去。管理門戶。爲父的停歇就來的。儘可放心。你不必出來了。秀卿含糊的答應着。心裏已經痛苦到十分。不得已過去見了銘彝。銘彝笑迷着眼。說道。姑娘少禮。我告訴你。你

的父親。雖然欠租不繳。現在看你的面上。就不會難爲他的了。你且放心。我且問你。你叫什麼名字。今年多大歲數了。秀卿見他問非宜問。本待不回答他。但處於勢力之下。只得勉強回答他說。我叫秀卿。今年十八歲了。銘彝聽了。更是笑嘻嘻。教家人擺了把椅子。叫秀卿坐着講。秀卿見銘彝那副惡神情。曉得那廝不懷好意。如何肯坐。銘彝說。坐坐不妨。立着怪脚酸的。秀卿道。多謝好意。我們鄉村的女子。是站立慣的。不是閨閣千金。坐倒用不着。請你放了我父親回去。我們明天想了法子。將欠租來全數繳還。決不會短少的。秀卿見路道不好。想藉此做個脫身。那曉得銘彝胸有成竹。聽了秀卿之言。立起身來。打個哈哈。說小娘子說得好容易。一壁說。一壁回轉身。走入後艙。用手一招。把立在外面一個胖子家丁。叫了進去。不知說些甚麼。過了一歇。那銘彝帶了那家丁。重復走將出來。銘彝仍舊笑迷迷坐下。那家丁却走來。一手拉了國富。往艙外便走。說老人家。有句話對你說。國富想此時家丁說話。爲何如此客氣。看他們鬼鬼崇崇。不知做些什麼。只得隨了出來。聽個明白。秀卿見父親被一個家丁拉出。

艙去亦要跟將出來銘鬚笑道姑娘放心不會難爲你父親的是我有句重要的說話。教家丁同他去講。你不便去聽。等歇就回來的。秀卿見方才那個家丁和顏悅色的待我父親。諒無惡意。也就放心。不出去了。此時艙門開着。但見他的父親在船頭上。同那個家丁談了有半天之久。父親總是邊說邊搖着頭。那家丁赳赳說。很客氣。到後來怒容滿面。惡狠狠的。似乎在威逼着。秀卿不曉得。他們說些甚麼。恐有危害。要待出去問個明白。但見那家丁怒冲冲的。拉了父親進來。走到銘鬚面前。回說。這老兒實在刁蠻得很。說的全是虛話。是不中抬舉的東西。銘鬚不待說完。說道。好大膽的老頭兒。你欠了我許多租。可以不還。我這件小小的事體。同你商量。你倒不答應了。你這人。還有人心麼。裘國富連忙跪下。說道。並不是小老兒不答應。委實我的女兒。已經許給村後邱東初做妻子了。一家女子。難吃兩家茶。我想這點小老兒。終也明白。現在請你原諒我。放我父女回去。欠的租。准定在這兩天內。想法子辦舒齊。來繳還。決決不會拖欠一分的。倘然拖欠了。你可再把小老兒拏來。任你去辦。是了。銘鬚冷笑道。你

這老兒實在刁蠻。什麼配了不配了。想你鬼話連篇。你既然不中抬舉。來把他攙上岸去。我們開船回城。銘彝又一施眼色。過來兩個家丁。將秀卿按住。秀卿在方才聽得他父親在說什麼。一家女子難吃兩家茶的當兒。已經明白。銘彝想轉他的念頭。氣得兩手發抖。後來聽見銘彝要將父親攙上岸去。想這是最好沒有了。自己正好跟着回去。脫離虎口龍潭。那裏曉得。忽然過來兩個家丁。將他緊緊按住。動彈不得。又見那隻船蕩漾開去。從船窗裏看見老父在岸上。雙足亂頓。帶哭帶喊。大叫留下我的女兒去。我的女兒。是有夫之女啊。秀卿此時動又動不得。正是急煞。恨煞。痛苦煞。哭煞。大叫爹爹救女兒啊。當時船中岸上。鬧成一片哭聲。銘彝在旁邊對秀卿說。不要哭。不會難為你的。你好好的隨我去。到了我的家裏。還你一世受用不盡。我家裏吃的是珍饈。衣的是綾羅。住的是華堂大廈。服侍的是了環使女。何等寫意。何等舒服。你今天遇見了我呢。一來也是姻緣前定。二來也是你的福份好。我替你想想。你將來正快樂無邊。還哭什麼呢。不要哭了。我明天差人下來。關照你父親。教他應該繳還的租。我

不要了。看你的面上。送給他了罷。侯銘鬚一疊連聲的說了許多軟話。秀卿正在號啕大哭。一句也不曾聽出。此時大船已掉了頭。看不見岸上父親。但聽得水中澎澎大聲。接着又聽得岸上一片喊聲。大叫不好了。裘老兒跳河了。快救啊。此時岸上人聲鼎沸。均在大叫。快救裘老兒啊。唉。裘老兒不好了啊。秀卿的一顆芳心。完全灌注在岸上。起初聽得水聲響。猛然一驚。又聽得岸上衆人喊聲。曉得父親落水了。秀卿雖是鄉間女子。不識一丁。却是秀外慧中。純孝天性的。此番聽得父親落水了。這一急。非同小可。他想父親有了什麼事。我還活得成嗎。秀卿在萬般悲急中。急出了一條計策。便立時改變了面色。似笑非笑的對銘鬚說。你方才說的話。我都聽明白了。你可放了我。快教家丁們將我的父親救起。你不聽見我的父親投河嗎。你救起我的父親。你算是我的恩人。纔能依你一切。銘鬚一聽此言。好似九天雲外。奉了玉音。喜出望外。連忙吩咐家丁們。停船。趕快把這老頭兒救起。重重有賞。家丁們答應着。趕忙把船停下一齊來救。用篙的。用竿的。竿。聯合了岸上衆人。一同在河中攪攪了多時。攪得河

水發渾攪不出裘老兒不知沉到那裏去了。有幾個人識得水性的下水撈了多時亦一無影跡。秀鄉聽說擦不着父親想過了這許多辰光再救起來也是無用的了。又想我與父親是相依爲命的父親死了我還能活着嗎。但是此時被他們包圍着要死也死不成須得想個法兒隨父親去了免得受辱。秀卿主意一定又想得一個計策便哭對銘彝道我的父親一定是死的了。既然如此待我對河裏表祭一番也算盡盡我女兒一些孝心待我祭過了再隨你到城中去。銘彝說這個使得。但是我們船裏沒有香燭酒餚如何好呢。秀卿說那不用。讓我對着父親落水的地方哭拜一場。是了。銘彝想這是人情之常終要依從他的便教船工把船掉了頭親自領秀卿到了船頭問岸上看的人說裘老兒是那塊兒落水的。此時岸上的鄉人都咬牙捏拳敢怒而不敢言。看見銘彝領了秀卿出來還當是看見他的父親跳水死了惹了人命不敢再把秀卿搶去。此時聽見他問裘老兒落水的地方都不願意告訴他。當時人叢裏有一個稱爲快嘴三哥的指着那邊有一起萍草浮的水面說道從此地跳下去似乎

在這個地方。這字纔出口。就聽見澎的又是一聲。接着衆人又喊道。不好了。秀姑娘。又跳河了。快快救啊。這都是秀卿定就的主見。出其不防。同父親一起去。了。因當時銘彝的家丁們。見秀卿已經答應了。又見銘彝自己領着他出來。去祭奠父親。都望兩旁讓開。你想銘彝尚且防不到這着。何況那些蠢如鹿豕的家丁們呢。所以秀卿能夠乘人不備。全了貞孝。這時衆人。見秀卿也跳河了。連忙援救。救了多時。好似石投大海。影蹤毫無。銘彝雖然仗勢凌人。膽大妄爲。究竟一霎時。連傷兩命。豈同小可。想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管他死不死。明天告到城裏。大不了去封信兒。給那官兒。就完了。遂吩咐掉轉船頭開船。水手方一動櫓。覺着櫓後。有物絆着。搖不動。盡力一推扳。見水面上。浮出兩個屍尸出來。是方才跳下去秀姑娘。背了他的父親。衆人又是一陣大譁。銘彝聽了。也爲奇怪。便立在船後梢看。果然秀姑娘。反手負着父親。裘老兒面朝了上。努目突睛。看着銘彝。秀姑娘面朝着水裏。父女背貼背浮着。銘彝心中。雖然奇怪。看了裘老兒。那副死狀。着實可怕。不敢多看。只教船家。趕快搖着往城中而去。列位想想。

這樣大的事體。岸上有許多鄉下人。難道一些抵抗能力都沒有。任他闖了禍。揚長而去麼。然而也難怪他們。一來是素常曉得侯銘彝無法無天。惹他不得的。二來是別人家事體。犯不着出頭。打抱不平。一衆鄉人。既然懷了這們私見。所以侯銘彝得以無所事事的回轉去了。不表侯銘彝回轉城去。且說那村後的邱家圩。邱家圩離開裘國富的家中。本是前後村。前村出了這樣大的人命案。不到多時。後村也都得知了。邱家圩的鄉民。差不多都奔過來看。尤其是邱東初同他的母親。一聽得此種不幸消息。母子兩人。沒命般奔來。到了前村。此時父女的屍尸。已由鄉鄰撈起。施救無效。替他就地搭了蘆棚。人手衆多。片刻就舒齊。東初同他的母親。就入蘆棚。看那岳父同未婚妻。死得可憐。東初想我的命也不要了。決計與岳父同未婚妻報仇。便對母親說了。說我到城裏告狀去。同侯銘彝打官司。叫他抵償人命。東初的母親聽說。連忙攔止。說道。你年紀輕。不曉得世路。侯銘彝的父親。在宰相家裏做總管的。聽說本省的撫臺道台。尚且要拍他的馬屁。此處是一個縣官。你去告了。只使他明白你所告的是實。

事。他也不曾去得罪他的。你想撫台道台。尚且要拍他馬屁。還講這小小縣官麼。好了。他自作自受的。我們鄉下人。無財無勢。只好看看他。看他作威作福。橫行霸道的。到幾時去。我想終有一日。天老爺會去收拾他的。我的兒。趕快去辦理衣衾棺槨。給你的岳父秀姑娘。成了殮。將來有機會的時候。再替你岳父秀姑娘二人報仇是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九)

本回分三段全是追述楊瓊瑤事。第一小段接寫楊延熙到任。第二大段寫裘孝女事。邱母攔輿告狀。活現一個氣鬱不能抑的瘋人。然若非遇楊延熙。則枉討一頓馬鞭子。吃耳故我爲邱母幸。侯尙達不過是和坤家的一個總管。見人須打扞問。好口稱奴才的東西。然其家中已如此倚勢害人。目無王法。至地方官不敢過問。則宰相之子。又不知作惡若何矣。嗚呼。人何不幸而生於專制之世耶。裘國富躲在家裏不敢去見收租人。是活現一個鄉下人怕見官的態度。侯

銘彘狼心虎膽却敵不過嬌滴滴的哭聲此所謂英雄難過美人關然巨案之釀成亦由此嬌滴滴之哭聲此後裘國富死秀卿自己死侯銘彘死楊延熙死侯尙達死尤子平死以及其他無故被累而死實均爲此嬌滴滴聲導引成之可畏哉嬌滴滴之聲可畏哉作者筆底 家
人與裘國富鬼崇崇不知說些什麼令人猜摸不出及至說出原因又令人大吃一驚作者此等處一枝筆能出入千軍萬騎之中 裘國富在岸上頓足大呼却先用四個煞字做引子一路用背影特寫出一個死字格局分佈得妙 秀卿死負父屍是孝心不泯所致千古來曹娥而後得此成雙焉聞及今日宣恩縣北門外有裘孝女祠香火極盛此其孝之因果耶

第十回 雪覆盆村童見天日 登鬼籙浪子受官刑

上回說到鄆東初。要想替岳父同未婚妻二人報仇伸冤去。給他的母親攔住。叫他先治好喪事。將來等有機會。再去報仇。東初一想。喪事到也要緊的。我先把喪事治好。再去鳴冤。是了。主見打定。便將喪事料理舒齊。東初想。喪事既經舒齊了。此時不去鳴冤。將來日子多。益發死無對證了。當時瞞了母親。逕奔城中而去。到得城中。東初是鄉下人。城中不常來的。也不曉得縣衙門在那邊。一直問了過去。來到衙前。他想這處是了。待我闖將進去罷。正要向內走。那邊已過來一個公差。見他土頭土腦。東張西望。過來喝道。你這混帳東西。鬼頭鬼腦。看些什麼。還不給我滾開去。東初見了公差。那副怕人的面孔。心裏有些嚇了。攪了舌頭說。我是來告冤枉的。那個公差聽說。他是來告冤枉的。便說光天化日。有什麼冤枉。告的是誰。可把狀子拿來。東初說。我沒有狀子。我可以告訴你。那公差說。呸。沒有狀子。告什麼狀。快滾快滾。東初一想。這便如何是好。我又不會寫狀。看來只好央求他罷。忙對那公差跪下。哭訴道。小的不會寫字。求你老

爺原諒我罷。那公差被東初纏了許多時候。任你罵他。他終是苦苦的求。實在被他纏得沒法。說道：「你這討厭東西。究竟有什麼冤枉。可先說給我聽。要是真的待我替你轉稟縣太爺。要是虛的。打斷你的狗腿。」東初連說不敢有虛。都是衆目共見的事體。便將侯銘彝到鄉下收租。如何強搶有夫之女。如何父女兩人先後被逼投河而死的一番冤情。詳細說了。那公差聽罷。想想到也有些不服氣。以爲光天化日之下。竟會有這樣無法無天的事件。然而也曉得侯銘彝那廝。我家老爺是奈何他不得的。不過看那鄉下人。實在死得可憐。若然我不替他去轉稟太爺。那末人家受了冤屈。無處可伸。要我們這衙門何用呢。那個公差。到是良心未滅。便教東初在門房裏暫等。自己逕入內堂。來見知縣。那時候的知縣叫尤子平。是安徽人氏。爲人心思靈巧。勢利非常。這天正在內堂閑坐。得到那個公差的稟告。一想。這樁事體。不管他是真是假。都可以討好侯銘彝的。我正想託他向他父親那邊。謀一着好的差使幹。苦着同他沒有多大的交情。現在既然有了這樁事體。正是我機會到了。便吩咐把這鄉下人帶進內

堂來。那公差應聲是。到外邊將東初帶了進去。見了尤子平。東初仍將方才對公差所說冤枉詳細重復說了一遍。尤子平聽罷。把頭搖了搖。也不說什麼。教公差把郵東初暫行看押。一面吩咐備轎。尤子平坐了轎子。逕奔侯銘彝家中。銘彝聽說本縣尤大爺來拜會他。他雖然是強橫霸道。終究做了虧心事。有些覺着。想不要是在他的面前告了我。所以他無緣無故來。看起來我來。如此須得想個法兒。將這件事體撇開了。纔是他一壁想着。一壁出來迎接。將尤子平接進廳堂。茶罷。尤子平就將方才鄉下人告他的情節對他說了。侯銘彝絕口否認。說那有這事。我家裏有三姬四妾。多是天仙一般人品。加之我是何等樣身價。會去看中鄉間的黃毛了頭。把他搶來什麼用。那鄉下人實在妄造黑白。恐怕是受人指使的。煩公祖回去。把他重重責問。教他招出主使的人。纔是。否則。我是不答應的。至於公祖費心的地方。小弟總總曉得。將來補報你罷。尤子平聽了末一句。樂得手舞足蹈。連說公子放心。總在兄弟身上。保管教他供出主使便了。說罷。便辭了銘彝。回轉衙中。立時升坐大堂。將郵東初帶上公堂。

喝道。你這刁民。受何人指使。敢來誣告侯公子。他是何等身價。會來搶你們鄉間的小了頭。還說逼死人命。趕快招出主使人來。倘如不然。備刑伺候。此時尤子平將驚堂木亂拍。嚇得壘東初抖做一團。想我所說的。都是真情。何曾誣告他。若問我主使的人。就是我自己。便說大老爺在上。小人所說的。都是真情。不信大老爺。可到鄉下去調查的。死的人。是我的岳父。同我的未婚妻子。來告的。就是我自己。並無主使的人。請求大老爺明察。替小人昭雪冤枉。尤子平喝道。道。既然是真的。那末死的屍尸。現在在什麼地方。東初稟道。已被小人成殮過了。尤子平又喝問道。你真大膽。一片胡言。既說是被逼投河而死。爲什麼不先來報官相驗。私自成殮了之後。再來告狀。就可見得你情屬子虛。無中生有。一定是被人愚弄。主使來此誣告侯公子。好教那主使的人快心。現在本縣明白了。看你是個鄉下人。愚魯無知。好好將主使者招來。並不難爲你。如若不然。莫怪本縣無情。此時尤子平。不問情由。硬要驅東初招出主使人。氣得東初連半句話。都說不出。只管哭着。那尤子平見東初不則一聲。把驚堂木拍得震天價。

響喝令打。就將東初推翻。打了四十大板。打得東初皮開肉綻。連聲呼冤。尤子平見一時招不出。就吩咐將東初押下。緩日再審。一面寫封信。差人送給侯銘。繇說這郵東初一時不肯招出。主使的人已將他打了四十大板。收在半中了。等到有了真實口供。再來告知你。那邊銘繇復信說。只使那廝不肯招出。主使人來。千萬別放鬆他。免得再去誣蔑別人。也須將他設法。問成死刑。事成之後。自當重重酬謝的。尤子平得了復書。如得了聖旨一般。想自己亦只好昧一昧良心。不管他冤枉不冤枉。但是他的罪。是誣蔑良善。例無死罪可辦。須得想個法兒。纔是事有湊巧。過了幾天。剛有幾個明火打劫。殺傷事主的強盜。捉到尤子平。想機會到了。便教心腹家丁。去誘通了幾個強盜。教他攀着郵東初。是一起同謀的。可憐郵東初。就此屈打成招。釘鐐入獄。專待秋後取決。東初的母親。自從那天。東初出門之後。不知去向。他也防到是到城裏伸冤去的。便也隨後趕到城中。一打聽。聲息全無。因爲這樁官司。打得很祕密。外面都不曾得知。曉得的。除了侯家的人。同衙門裏的人之外。再無別人了。老婆子。終是天天在衙

前打聽消息。你想如何打聽得出。有一天就是前次問東初的那個公差從衙裏走出來。看見東初的母親。抖抖索索的老朝着衙門裏張望。便去問他。你這老婆子。看誰。東初的母親。便將來尋兒子的話。對他說了。那公差是徹底明白。看看老婆子。實在可憐。想想老爺。實在可氣。這椿強搶有夫之婦。逼死父女的。一件大案。現在城裏城外。差不多都曉得。確有這樣的一件事體。偏偏我家老爺。想拍侯家的馬屁。將這件大案。輕輕撇開不問。還將他問了個通同強盜的死罪。你想還要王法什麼用。真是罪過。當時便對東初母親說。你不必來看你的兒子。已經做了強盜。問成死罪了。東初的母親。一聽此言。如同五雷轟頂。想我的兒子。只知務農種田。安分守己的。那裏會去做強盜。又聽說問成了死罪。老婆子一急。昏倒於地。那公差卽忙將他喚醒。勸他回去說。你想想法子來挽救你的兒子罷。老婆子哭得死去活來。想到監裏去探望兒子。強盜犯不比別種事情。森嚴得很。不准探望。老婆子想我這老命也不要了。等那瘟官出來。同他拚了罷。便天天在衙門前等着。有一天雖然被他等着了。趕過來喊冤。

被兩旁如狼如虎的衙役攔開。走都走不近。如何拚法。老婆子想。這一次不成。等你回來是了。那知下次不回来了。他已經得着侯銘彝父親的保薦。升任恩施府。做知府去了。有人告訴老婆子說。知縣今天不回。是卸任到恩施府上任去。不回来了。老婆子聽了。想這便如何是好。我兒的冤屈。豈非永沉海底了。想罷。又哭得昏去。後來又有人告訴他說。不要緊。明天新任的知縣。從遠途可以趕到了。說那位官。非常清正。你等着。等他一到。就攔與告狀。或者你兒子的冤屈。可以伸雪了。亦未可知。老婆子聽說。又悲又喜。暗暗祝告。願天見憐。昭雪了大冤。到了次日。楊延熙果然趕到了。纔到衙門。就遇見那發瘋似的老婆子。攔與告狀。延熙不比尤子平。想必有冤情。就將他帶進衙內。諸事艸艸接了手。本來尤子平要等楊延熙到了。纔去上任。無如延熙因爲路遠。遲到了幾天。尤子平官熱。熱得厲害。把不得立刻去做知府。就將諸事。託了各房老師教他們代爲移交。自己提早去了。延熙將諸事艸艸接手之後。便立刻吩咐升堂。將方才喊冤的老婆子帶上。問明了詳細。又將監中郵東初提出。看他面目慈善。不像

明火搶劫殺人的強盜也問了一遍。與那老婆子所說的。一般無二。再將幾個強盜提出來問。一口咬定。說是東初同謀的。延熙問過三方面之下。心中已有把握。想這明明是倚勢凌人。買通強徒。誣良爲盜的一件冤枉案件。我不替他昭雪。還有誰來。但是初到此地。此事須辦理精細。免得打草驚蛇。使奸人有所準備。想罷。也不說什麼。吩咐帶下去。明天再行審問。退堂後。到了晚上。正在書房中翻閱案卷。忽見親隨呈上一信。拆開看了。原來是侯銘彝寫來的信。說強盜金東初。誣他強搶女子。逼死父女一案。是完全子虛的。要他辦得利害些。將來重重報謝。延熙一想。那廝實屬目無法紀。膽敢用私函請託朝廷命官。還當了得。哈。侯銘彝。也是你惡貫盈滿。今日你不來此信。本縣一時倒奈何你不得。現在我得了你這封信好了。得了你殺人的真憑實據。看你還能抵賴到那裏去。仍舊不動聲色的。打發送信的來人回去。到了次日。推說路上勞頓。有些小恙。不能升堂。却偷偷的換了便服。說私邱家圩前村兩處。調查了一遍。差不多家家戶戶。都氣忿的。在談這樁冤枉案件。延熙回到衙中。見天色尙早。便寫個

東兒去差人請侯銘彝來。銘彝心中懷疑欲待不來。想他昨天收了我的信。諒情肯幫我忙的了。或者今天約我去相議相議。亦未可知。又仗着他父親權勢。怕他什麼。便坐轎到來。延熙在內室等着。那時熙延對銘彝極其優待。銘彝想這個官兒。到知趣的。他也曉得我。侯銘彝是不好惹的。所以如此客氣。兩人談了一歇。延熙說道。前天公子的來信。託我將強盜郵東初辦得利害些。這是使得的。不過郵東初已經定了死罪。我想除了死罪之外。要再辦利害些。亦無可辦了。銘彝應說是。是任公祖主裁是了。在銘彝的心中。已將東初辦到死罪。本來是夠了。因為第一天楊延熙上任。准了老婆子喊冤。將此案重行投審。恐怕延熙認真辦理。露出馬脚。不便當。所以寫封信來請託他。好馬虎過去。等到秋天。將東初同強盜一起取決了。事就完了。那知天網恢恢。今天遇着了這位正直無私的老楊。他偏不答應。當時一回頭。吩咐親隨。傳話站班升堂。一聲答應。當時三班六役。立時齊集堂前。楊延熙起身。對銘彝說。公子且與本官同至堂上。看本官提審郵東初。將他重重責打一頓。來與公子出氣。看他還敢誣攀好

人麼。銘彝也不好回答。不必了。只得跟着出來。延熙升坐大堂。令關上中門。不許閒雜人等入內。銘彝立在旁邊。呆看着。看楊延熙的面目。不似方才那般滿面堆笑。此時威風凌人。見了生怕。又見延熙先將東初問了一遍。令跪過一旁。又將強盜押上問道。你們與鄧東初無怨無仇。爲什麼定要將他攀在裏面。與你們一無益處。於他却添了萬重悲苦。不要說隨着你們身首異處。他的身上。還有二件大事。一件是岳父同那未婚妻子。給人家逼死仇。尙未報。第二件。兩家香火。仗他承接。他的家中。還有老母。要奉養天年。他要是跟着你們死了。不但仇不能報。香火不能承接。連他的老母。也活不成。要跟了你們一起兒死了。你們仔細想想。與他一無怨仇。如此害他。於心何忍。起初那些強盜。受了尤子平家丁的騙。說攀了鄧東初。他們可以活了。後來曉得。是上了當。但已經攀了。況且在他堂下。也只好做不着鄧東初了。此番聽了楊延熙一番軟話。想他說的。甚有道理。多半是個清官。不是從前那個。自說自話的瘟官可比了。又想我們做了強盜。自作自受。好端端的。何必去害別人呢。幾個強盜。跪在下面。你看

我。我看你想說出。却不敢先說。銘彝見了。此時情形。情知不妙。走又走不開。真是急煞。楊延熙的眼睛。何等利害。坐在堂上。四面八方。看得明明白白。便對強盜。不要緊。你們幾個。儘管說出來。本縣決不難爲你們的。幾個強盜。被延熙用好言幾次催着。正是強盜發現良心了。忍不住一個說了出來。一齊說了。說是前任老爺的家丁。教我們攀的。說攀了他。我們可活了。我們一時的不察。上了他的當。現在聽了青天老爺的話。我們不要害他了。請你放了他。我們自作自受。與他自無關的。延熙教他們都畫了供。吩咐將強盜帶下去收監。一面吩咐開了邸東初的鐐銬。東初自從被誣。吃官司到那時。不過半月功夫。已被消磨得。形容枯瘦。母子兩人。在堂上相見。抱頭大哭。延熙吩咐。分開兩邊。不許哭泣。一面回頭。對銘彝道。本官已將邸東初被強盜誣告的案件。審清了。他的死罪。沒有了。我現在要審他誣告你強搶女子。逼死人命的案件了。好給你重重辦他。銘彝不好推說。答應着請公祖公斷。晚生多多拜託。延熙強笑道。好說。遂教邸東初將詳細情形。再供了一遍。供罷。延熙向銘彝道。你可曾聽得。我看情

節非假。究竟有無其事。你可與我從直說來。不必隱瞞。此時延熙停着兩眼看着銘彝。教他從直說來。你想那銘彝如何肯說。終說是東初受人指使。貽害他的。延熙聽罷。一聲冷笑。說道。侯銘彝。你別不知趣。可曉得本官鐵面無私。你快快說來。遲了。免得自討苦吃。本官奉公守法。不重私情的。快快說來。銘彝仗着父勢。到了那個時候。仍然不肯實說。竟與延熙爭鬧起來。說他護庇大盜。來硬逼他承認。強搶女子的命案。延熙此時。便將驚堂木一拍。說道。將這侯銘彝。拏下去打。一聲說打。那衙役人等。早已如虎般過來。將銘彝拖下去。因爲宣恩縣的人。差不多都吃過他的虧。人人恨之刺骨。難得今天這位鐵面無私的楊老爺。說聲拏下去打。也可籍此出口氣。正是機會難得。早將侯銘彝拖翻在地。侯銘彝此時。還不肯口軟。連說好好。你這瘟官。待我寫信去告訴我的父親。說你護庇大盜。得了大盜的賄。來欺侮我。延熙聽了。怒不可遏。喝令打四十大板。問他招不招。不招再打。銘彝始終咬定了口。不招。延熙聽說不招。終是吩咐打。那些打的衙役。恨不得多打幾下。聽說打。終是非常着實的打下。那侯銘彝究

竟是嬌養出身。如何受得起如此利害的大杖。打了幾次。打得血肉橫飛。也是他合當命絕。竟一命烏乎。死於杖下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十)

本回全係寫接金東初事以下曲曲轉入楊延熙更曲曲點出楊瓊瑤一路都用迴筆。寫金東初告狀全憑一股憤氣及到了衙前却又

鬼鬼崇崇活畫鄉下人態度

寫公差因憐金東初而爲之通報亦

是一片好意然竟會陷東初於獄又豈其初心所料然更堅公差之心爲後來勸金母作引。知縣名叫尤子平言其如一隻油水瓶也作

者涉筆成趣能討好侯銘彝就不妨難爲了小百姓尤子平真是可殺

寫侯銘彝一篇假話然真情已在極口否認中認了出來子平奸賊焉有不知故不覺手舞足蹈也一片神情活現紙上。無言可說

則以一打了事無罪可加則以盜案相攀用幾條性命博得侯銘彝歡心換個知府位置嗟乎余讀此等處恨不能駕萬里長風上駛至數百

年前借三尺青鋒手刃此賊。楊延熙着金東初面貌和善不像爲盜之人此所謂爲善鞠者察其色也是寫能吏。侯銘彝致楊延熙一封信與前對尤子平一篇假話對照不過一逢貪官得趁其志一逢賢吏適促其生。金東初已成待死之囚忽遇賢宰爲之反案得生其情形當如自鬼門關逃出更忽在公堂上得遇乃母一時不知是悲是喜百感交集惟有抱頭一哭。前者尤子平打金東初四十板此處楊延熙亦打侯銘彝四十板可謂以其道還治其身然惡奴竟受不起四十板是亦天理照彰惡貫盈滿耳。

第十一回 當道有豺狼清官棄市 深山來魍魎俠女驚魂

上回說到楊延熙將侯銘彝打得血肉橫飛。斃在杖下。衆衙役打的時候。趁着
一股氣。此時見打死了。到有些害怕起來。想侯尙達是不好惹的。他現在和坤
宰相那裏做副總管。誰人敢去呵他一口氣。現在居然將他的兒子打死。那還
了得。我們這位楊老爺。不但官做不成。恐怕還要性命之憂呢。不說衆人替楊
延熙擔憂。那楊延熙却並不放在心上。想我延熙身受國恩。來治寬恩。今天將
這害民蠹賊杖死了。也是他惡貫滿盈。現有他的請託書信在此。也不怕那侯
尙達對我怎麼樣。一面將邱東初母子釋放回去。一面教衙役將侯銘彝的死
屍拖出。教他的家屬來領去。自己退入上房。已近上燈時了。瓊瑤接着父親。此
時便問道。父親。今日所審何事。爲何審得這許多辰光。延熙便將詳細前後。說
了一遍。說得怒氣沖沖。并說這樣無法無天的賊子。今天打死他。還是便宜了
他。恨不得將他碎屍萬段呢。瓊瑤忙勸解父親說。父親公事應當公辦的。但是
自己身子。亦要保重。不要氣壞了。纔好。楊延熙最歡喜的是瓊瑤。此時見瓊瑤。

說出這幾句話。便將一肚皮氣丟了。不過又想到方才打死侯銘彝的事了。想此事少不得。明天往府裏去走遭。將侯銘彝來請託的一封信帶去。將詳細報告了知府。讓他明白我辦理經過。免得說我居官不法。擅自杖殺子民了。延熙想定主意。便歇燈安睡。次早將衙中公事。略略料理一番。便打轎往恩施府而來。在途無甚担擱。一逕來到恩施府衙前。遞了手本。公差傳話出來。請楊縣尊進見。此時恩施府的知府。就是宣恩縣前任的知縣尤子平。尤子平給侯銘彝幫了那場官司的忙。銘彝過意不去。就急忙替他。託他的父親。謀着了恩施府的知府。算是知恩報德。那裏曉得。反送了自己性命。你想尤子平。不升調。楊延熙不會來的。楊延熙不來。這樁官司不會反案的。正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當時延熙進內。來到大堂之上。只見尤子平。怒目突睛的。看着延熙。上前見禮。子平也不回禮。遂喝左右道。快給我將這私放大盜。擅殺子民的貪官。拏下。原來尤子平。已得到侯家的報告。說公子昨天被新任知縣。打得血肉模糊而死。請他想法報仇。尤子平一想。這楊延熙膽倒不小。敢將侯公子打死。還當了得。待

我來替侯家出頭。不但報公子提拔之恩。更可討好他的父親。子平想這也是機會。正要差人去傳宣恩縣。不想延熙却先自來了。子平想好難得他自投羅網。等到延熙進去。就將他拏下。喝道。楊延熙你得了強盜的賄。將強盜放了。又將侯公子無故杖殺。如此不法。待本府奏聞聖上。看你還敢妄作威福麼。延熙分辯說。大人不可聽信匪言。卑職並無私放強盜的事體。實是強盜誣攀他的。所以把他放了。那個侯銘彞強搶有夫之女。逼死父女二命一案。此事卑職詳細審過。千真萬確。實有其事。不但如此。那侯銘彞得知我舊案重提。恐怕水落石出。當晚膽敢公然來書。託卑職重辦邱東初。如此仗勢倚財。目無官長。欲害鄉民的賊子。卑職若再不將他處死。更待何時。楊延熙雖然曉得。尤子平就是前任宣恩縣。那樁冤屈的事體。也是他一手包辦的。今日既到此處。憑着自己理正氣壯。也不怕他什麼。故此侃侃而談。子平聽說。侯銘彞有信給他的。想那封信在他的身邊。到有些不方便。忙對延熙道。你說侯銘彞有信給你。信在那裏。延熙不知是計。說在身邊。子平命左右在他的身邊搜出書信。子平就將這

封書信藏起。吩咐將楊延熙帶下。暫且先交府經廳看管起來。待本府通詳各憲。奏明聖上。聽候發落。一面差幾名府差同幹捕到邱家圩。再去捉拏鄧東初。母子到來。子平退入書房。寫了封私信。先差快馬送往京都。告知侯尙達。說公子被新任宣恩縣楊延熙杖殺非命。卑府已將該行凶官拏下。聽候法辦。末了。又說非是卑府保護不週。實乃事前並未知情。所以遭了毒手。這書信。算是一半討好。一半謝罪。到了次日。差往邱家圩的公差回轉。說鄧東初母子。早已聞風逃走。不知去向。子平聽了。也只好由他。不多時。提參楊延熙的批摺。已經回轉。楊延熙革職歸案訊辦。督撫見是侯家的事。點到奉行。立刻轉行下去。就叫尤子平作問官。尤子平就把延熙提出。喝問道。楊延熙。你說鄧東初不是強盜。被人誣攀的。現在本府去傳他。爲什麼早已逃匿無蹤。既非強盜。何必逃走。顯然是你得賄買放了他。所以畏罪逃匿。你身爲朝廷命官。竟敢買放強盜。殘殺子民。連王章國法。都敢放在腦後。喝聲來。將這狗官。拖下去打。打了五十大板。打得楊延熙血流滿地。延熙想鄧東初母子。爲什麼要逃走呢。原來東初是得

那天釋放出去。同母親回到家中。被母親抱怨了一番。說我早對你說過。等有機會。再去報仇。你偏不信。果然投入了虎口。要是那位楊大老爺不來。你的性命早晚活不成了。但是今天我們。雖然放了出來。那個侯銘彝。是被老爺打死了。打死他是爲我們而起的。且不管楊老爺前程如何。我們若仍住在此地。那侯家豈肯放我們過去。到那時再遭毒手。還有第二個楊大老爺來救麼。我們須得遷地爲良。快逃到你的迴龍山外祖母家。那裏暫住。山裏地方又冷靜。熟人又少。保管太平無事。在那裏住過幾時。再作道理。東初一想。我的母親。很有見地。前番因爲不聽母親之言。吃了苦不算。險些送掉性命。現在若再不聽。恐怕又被母親說着。那不是玩的。當晚拿了些。值錢細軟。鎖了門戶。同母親連夜逃往迴龍山而去。所以第二天公差去。撲了個空。問問鄰居。都說不曉得。公差問不出。也就回來了。當時楊延熙想不出逃走緣故。後來想到了。一定是怕仇家去害他。所以逃走的。想他們還是逃走好。我是朝廷命官。就是犯了罪。也有公論的。不似他們有冤無處訴告的。可比。楊延熙一片愛民如子的心。可說是

天日可表。實在難得。尤子平將延熙打了五十大板。也問不出口供。就叫收監。假造了一篇供詞。把楊延熙定成死罪。疊成文卷。詳上去。靜待聖旨下來。再講到宣恩縣衙裏的楊小姐楊瓊瑤。自從得到父親被恩施府看管起來的消息。急得號啕大哭。蒼頭楊升相勸再三。勸不住。末了。還要叫楊升陪到府裏去看父親。楊升勸道。請小姐不必悲傷。老爺是位正直無私的清官。想吉人天相。自然可以平安無事回來的。你且不必擔憂。暫緩前去。且待老奴去探望個信息。再作定奪。瓊瑤聽楊升之言。到也不錯。就教楊升快去快回。過了幾天。楊升探監回來。說奉了老爺之命。請小姐安心住着。老爺再過了幾天。就可審理明白。回轉衙裏來了。這原是延熙想暫安女兒之心。教楊升回來。這們說法。那楊升到監裏去看老爺。好容易纔見了面。見老爺兩腿打得腐爛。把楊升哭個死去活來。本想住在恩施。好時常到監裏去探望老爺。但是那邊有小姐住着。不得不回來。瓊瑤雖然聰明。究竟年紀輕。聽楊升說父親過幾天就可回來。也就放了心。靜等着。光陰如矢。一霎眼。過了一月。這一月裏瓊瑤天天等父親回來。總

是不見回來。差楊升連去三次。回來時候。終說父親過幾天就回來。此時瓊瑤再也忍之不住了。非教楊升陪去。見過父親一面不可。偷然楊升不肯陪去。他自己也要問到恩施去了。楊升若再要攔阻。是攔阻不住了。說既然小姐要去。老奴准定陪你前去是了。當時楊升就陪了瓊瑤。動身望恩施進發。將近恩施城關。就聽見路上三三二二的行人。在那裏說。今天宣恩縣知縣楊延熙。因爲賣放強盜。擅殺良民。聖旨下來。將那楊知縣。正了法了。列位可曉得路上行人說的話。是真的否呢。一些不錯。楊延熙真被他們害了。原來侯尙達只有一子。而且鐘愛非凡。那天接着家裏的兇報。同尤子平的信之後。大叫苦死我也。我與那楊延熙。無怨無仇。爲什麼要將我兒子殺死。殺子之仇。安可不報。列位想想。侯尙達不想自己兒子。爲非作歹。理宜受誅。還說殺子之仇。安可不報。可以說是有其子必有其父了。侯尙達既要替子報仇。就在和坤面前。哭訴冤屈。求和坤作主報仇。和坤那有不答應之理。便在乾隆帝面前。奏了一本。恰恰督撫的會奏也到了。乾隆就下旨着將宣恩縣知縣。就地處決。批摺聖旨一到。就提

出行刑。等到瓊瑤小姐趕到城裏來探監。那裏曉得父親早已身首異處了。此時聽得走路的人都在說這幾句話。早把魂靈兒嚇出頂門。忙問楊升道。你可曾聽得。他們在說什麼。楊升早已聽得。也嚇得三魂出了竅。對小姐面前。只好回答說。不曾聽得分明。不知他們說些甚麼。小姐此時已經淚如泉湧。說不好了。我聽得他們在說。宣恩縣的新知縣。今天被知府奉了聖旨殺了。那不是我爹爹嗎。多分是我的爹爹。已被殺了。說罷叫了聲。痛死我也。口裏吐出一口鮮紅血來。撲倒地上。嚇得楊升沒了主意。連忙扶起。見瓊瑤雙目緊閉。手足冰冷。楊升想。這便如何是好。連喊小姐醒來。見他終不醒。楊升一想。非得向人家去討杯溫茶來。給他潤潤氣不可。便將小姐倚在牆根上。向那家門裏走進去。果然被他討得一杯溫茶出來。一看牆上倚着的小姐不見了。想奇了。小姐那裏去了。敢是醒回來。不見了我。先自進城去了。但見牆根上。有一個觸人眼簾的。大紅柬兒。外面寫着。義僕楊升收拆。楊升一看。這又奇了。那個柬兒。誰寫給我的啊。敢是我家老爺顯聖了。便俯身下去。拆開看來。但見上面寫道。令小姐與

山人有緣。故此將他帶去山崗。傳授武藝。以便他日替父報仇。你不必記念。可將老爺遺體收了。扶柩回去。過了幾年。小姐就可回來的。下面署了雲中野叟四個字。楊升想我家小姐。照此看來。是被仙人救去了。那末。我就依照仙人所指示的去幹罷。楊升就到法場。將延熙遺體收了。扶柩回四川而去。且說到楊瓊瑤。那天昏厥後。便不省人事。及待醒來。見已換了一個世界。好似在山洞裏面。身旁坐着一位修眉長髯的老者。連喊瓊瑤醒來。瓊瑤想那個人。我一向不認得。此地也不會來過。敢是做夢。那老者又說道。瓊瑤不必疑遲。此地乃是廣西桂平縣大容山翠樾峯前。碧雲洞天。老夫覆姓上官。表字春臺。道號雲中野叟。此地乃是老夫修煉之處。今天老夫雲遊湖北。來到恩施。但見人聲鼎沸。說在正法賣放強盜。殘殺子民的縣官楊延熙。老夫掄指一算。曉得此事乃是冤枉。本想施救。但是天數所定。不可挽回。乃出城關而去。途中逢你主僕二人。滿面淚痕。又見你昏厥於地。當時算你。就是被冤殺死的延熙女兒。又算你與老夫有緣。故此將你救上山崗。待教你一身本領。好去報復父仇。瓊瑤聽到此。

地如同夢覺。連忙跪下拜見了師父。此後楊瓊瑤便專心蓄志。在山上學藝。楊瓊瑤夙根穎悟。三年功夫。已練就了一口青光寶劍。可以逐電追風。飛山越海。瓊瑤此時本想就去報仇。但是師父說。時間未到。且爲我到四川峨嵋去採些藥草。一來補助你的外道。二來那些藥草。我有用處。說畢。就拿出一冊藥草的標本給他。教他依樣採來。不得缺少。講到這一冊子裏面的藥草。都是不容易尋覓的東西。有幾件。竟有神靈妖精保護的。你想要採着他。何等煩難。瓊瑤師命難違。就動身。借劍光來到峨嵋。足足尋覓了五年。經過了許多危險。纔算採齊。記得有一次。尋一種藥草。尋了一月。終算被他在萬峯插天。雲霧迷漫的峯腰絕壁裏。給他發現了。你道是那種藥草。名稱叫做丹芝。吃了可延壽千年。他的大小。不過同金錢一般。丹色鮮明。芝掌上面。起了一陣陣的花雲紋。美觀奪目。瓊瑤見了。當然喜不自勝。便一飛身上。了峯腰。想伸手去採。不想身後面。好似有個人。將他一把提起。懸在空中。瓊瑤大驚。急忙回頭去看。見是個青面獠牙。紅髮紛披的山魅。他便一張口。吐出青光寶劍。望後面狠命剜將過去。卽聽

得一聲怪嘯。瓊瑤便脫離了山魅手中。將身軀落在參天的古杉枝上。看山岡上一片鮮紅。原來那山魅是看護丹芝的。被瓊瑤一劍。負了傷。痛得遁形逃去。瓊瑤見那鮮血。曉得那怪被我傷了。想他不敢再來相犯。待我去探了那丹芝。再說。想罷。再飛上峯腰一看。那丹芝已不在了。瓊瑤心中奇怪。想一霎那間。有誰採了去呢。聽師父說。有幾種藥草。他自己能遁形避匿。須要設法。偷偷的探他。莫非那丹芝。也能遁形。如此待我慢慢再尋來。又尋了一月。那一天。打從一座四壁峭削的山巔飛過。見有四個小孩子。在一塊大山石上角拳。瓊瑤想。這幾百丈高的山巔。那裏會有小孩子。有小孩子。一定有人家。待下去看過明白。便一收劍光。落將下來。剛落在大石上。那四個小孩子。似乎慌張似的。怪叫起來。有妖怪。有妖怪。瓊瑤說。不要驚嚇。我並非妖怪。乃是個過路的人。那些孩子誰都不信。爬下石頭。跑進一帶。修竹叢中去了。瓊瑤本想將孩子扯着一個。問他。後來見那些孩子。恐慌得很。生怕嚇壞了人家小孩。不好意思。所以讓他去了。自己在山石上。立了一刻。想方才那些小孩。見我從半空中落下。當我是

妖怪了。自己想來亦覺好笑。我楊瓊瑤從前連到街坊去都要楊升陪的。現在居然能夠飛行太空。越度萬山。真是夢想不到的。可惜我父親死了。要是他還活着。給他見了。豈不要歡喜到萬分。瓊瑤想到父親不免又要兩淚縱橫。想我父仇。師父說未到其時。不知何日可報。真是令人痛煞。悶煞。瓊瑤正在石上呆呆的想。猛聽得一聲咳嗽。急忙抬頭看去。但見前面一帶隨風飄擺。搖曳不定的修竹叢中。正中間的竹葉上面。安着一個蒲團。蒲團上面有一個牛山濯濯的禿子。禿頂上如同太陽照着。放出金色光彩。盤起了雙膝。閉起了兩眼。像菩薩般坐着。在他坐的上面。別說竹枝下墮。連竹葉都昂然豎起。而且別枝竹。都是被風吹得顛頭搖腦。那禿子坐着的竹枝。好似生鐵鑄就。一點不會搖曳。瓊瑤看罷。心中奇怪。想此人定是世外高人。待我過去見見他。也是難得遇着的。講到瓊瑤的輕身術。也很有功夫。便一飛身過去。上了竹枝。雖然不會將竹枝踏得下墮。而竹葉終免不了要踏倒。至於要坐在上面。制止得使他不會搖曳。更是說都說不到了。瓊瑤立到竹枝上面。身體隨着竹枝。搖搖擺擺。合得上說。

句風吹楊柳腰了。在楊瓊瑤剛踏上竹枝的當兒。那禿子已經覺着。睜開眼來。喝道。楊瓊瑤。你好大膽。竟敢前來盜取丹芝。還敢仗劍殺傷護芝山靈。該當何罪。那禿子開口說話。聲如雷鳴。他喝出楊瓊瑤名字。幾乎把瓊瑤驚墮竹枝。此時聽他說了這些話。連忙曲身打躬。陪罪說道。弟子年幼無知。安敢前來偷盜靈芝。乃是奉師父之命。教我到此來採取的。那個山魅。他想傷我。故而將劍刺去。並不是弟子有意去想傷害他。乃是自衛之計。出於不得已的。望仙長恕罪。那禿子又說。既如此。你到峨嵋有幾年了。瓊瑤回答說。相近五年了。禿子說。爲什麼還不去呢。瓊瑤又說。各藥都已採齊。現在還少一樣。因爲臨行的辰光。受了師父吩咐。說一樣少不得的。現在缺少一樣。故而不肯回去。禿子又問道。你所缺的。是那一樣呢。瓊瑤回答說。就是丹芝。禿子說。那丹芝不是被你尋着的。你將山魅趕去。可以採得了。如何說。尙未採得呢。瓊瑤道。丹芝待弟子趕走山魅。再去採取。都已不見了。及至今日。尙未尋着。那禿子聞言。却哈哈笑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十一)

本回仍全是楊瓊瑤傳中分三段第一段結過楊延熙第二段接入瓊瑤得師第三段插入採藥一段閒文文筆更覺生動 楊延熙但有一個爲國爲民之心以爲有書信可證就不妨打官司打到皇帝跟前却不曾想到要爲人所藏我幾欲呼而告之然忠者鬥不過奸者爲自來一定之理 寫楊瓊瑤勸父一段書中活現一個活潑地小女郎幾句談話又點出是一個孝順女兒楊延熙有此嬌女自應忘却一切恩怨悲苦 施恩府知府偏是尤子平真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然則楊延熙危矣楊延熙以侯銘彛書信交尤子平不啻將生命交與尤子平活畫忠直頭腦尤子平將書信藏而不毀是早思有要挾於侯尙達活畫奸雄心腸 邱東初一頓棒我爲之冤爲之悲苦侯銘彛一頓棒我爲之快我爲之呼好楊延熙一頓棒我爲之恨我爲之痛哭 同時度作者筆底有愁苦有哭聲有淚痕 提出楊昇是個忠厚

老僕取水出來忽然不見小姐事是奇事筆是奇筆文是奇文當時非但楊昇不知卽評者亦不知讀者亦不知卽作者或亦不知迨見紅柬揭視之方知此一段奇事于是楊昇悟而評者亦悟而讀者亦悟而作者亦悟 前寫酈士元上大容山是從他眼睛裏寫出一段景致此寫楊瓊瑤上大容山却只從口中問這裏是甚麼地方蓋寫酈士元則立意尋師故得仙境已得神悟寫楊瓊瑤則心悲父死雖獲異遇猶慙惚也二人有二樣心事文筆有二樣文筆 楊瓊瑤以一弱女忽得異遇不數年竟能縱橫碧空飛行太虛自是心滿意足然於心滿意足中又悲到死父恨到仇人文筆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第十二回 偷悅迷離青山斂影 布施功德紅粉捐金

上回說到那禿子對楊瓊瑤哈哈笑了之後。便說楊瓊瑤。我念你是賢宰後裔。與你得個便利罷。說着就在袖內取出那支丹芝來。遞給瓊瑤。說你拿去。趕快回山復命。你的仇人大限已到。可去報仇了。瓊瑤接了丹芝。又聽了吩咐。他的幾句話。真感激到五體投地。便跳下竹枝。跪下去。深深拜揖。及待立起。再看竹林上面的禿子。不知那裏去了。耳畔但聽得一羣小孩喧嘩之聲。瓊瑤想方才那些小孩。定是這位高人的子孫了。想高人的寓居。總在左右。待我尋來。見了他。問過他的姓名。再行回去。當時便縱過竹林去看。一無所見。再飛上山巔。四面望望。亦然如此。瓊瑤便放出寶劍。隨着劍光。認定那座山上。在半空中。繞來繞去。足有一個鐘點。只聽見小孩喧嘩的聲音。並不見有房屋洞府。跟着聲音尋過去。好好的在東面。忽然在西面了。到西面。忽然又在東面了。弄到後來。越發希奇了。那四面上。都有喧嘩聲音了。好似空谷傳聲。四面應響。瓊瑤一想。不對。這定是那位高人鬧的玩意。不必尋了。仍舊回到竹林原處。對竹林又拜了

四拜。口稱弟子去矣。但願他日有緣。再得拜見仙長。開我茅塞。瓊瑤拜後起身。但聽得山巔上。一聲哈哈。好似青天。起個霹靂。震得山峯搖撼。瓊瑤不便久留。忙放出劍來。一聲去也。起在雲端。回轉頭來。看那座山巔。頃刻間。層雲密起。那山嶺峯頭。連同竹林樹木。都給層雲罩住。看不出了。但聽得喧嘩之聲。依舊不絕於耳。瓊瑤想想。真是神仙境界。不易到的。今日也算我有緣。便興沖沖飛回大容山。將近山頭。忽聽那邊有一道紫光飛來。瓊瑤急於回山復命。也不去管他。便催動劍光。穿過前面。直到山上。碧雲洞中。見過師父。正同師父講在峨眉五年上經過的情形。忽然走進一個白面書生。於是打斷了話柄。此刻聽師父說。是他的師弟。明白方才來的紫光。就是他。當鄺士元進來的時候。瓊瑤劈面一看。不曾看清楚。此刻大家面對面的立着。被瓊瑤一眼。看得仔細。見鄺士元左嘴角上。有粒紅痣。又說他是姓鄺。想到十二年前。隨父親在廣西鍾山任上的時候。我父親與鍾山一位鄺孝廉。結爲金蘭。後來將我許配與他的兒子。那時我只有八歲。父親也同我說過。後來鄺孝廉帶着他的兒子。到過我們衙裏。

與我也見過面。他大約長我二歲。看他白長面孔。左嘴角上有粒鮮紅血痣。自從父親離開鍾山。一向不曾往來。差不多有十二年。這十二年。不知他家怎麼樣。先起我父親在日對我說。待我到了十六歲。就將我送到廣西去完姻。現在父親去世了。難道教我自已走上門去不成。他想到此處。自己覺着兩頰發燒。又一想。這算什麼。好在我今非昔比。只願長隨師父。對那紅塵間的一切人事。早已視同幻影曇花。只要報了父仇。就算了却大事。不過我對那位師弟實在有些可疑。他有紅痣不算。而且也姓鄺。豈不希奇。又一想。天下同名同姓。同一狀貌的人。終有待我來問問他的家世籍貫。再作計較。於是詳細的探問鄺士元。鄺士元還摸不着頭路。聽師兄盤問他的家世籍貫。便一五一十的直訴說了。瓊瑤聽他說的。就是廣西鄺孝廉的兒子。該是瓊瑤的一段俗緣來了。此時面對着士元。覺着心頭不定亂跳。好似小鹿撞着粉頰裏一陣陣發熱。手足身體也覺着非常不自然。最好師父教他到洞外去。讓他寬口氣。瓊瑤問過士元家世籍貫之下。鄺士元少不得也要問問楊瓊瑤。弄得瓊瑤倒爲難起來。想

告訴他好呢。還是不告訴他。要是告訴他。倘然他倒也曉得這回事的。那末一同對着。豈不難以爲情。要是不告訴真的。撒個謊。又有師父坐在上面。也要疑心我被他一算。算出來。免不了要受責備。瓊瑤正在左右爲難之時。幸虧他的師父來超脫他了。雲中野叟坐在上面。聽兩個徒弟談話。看瓊瑤的面色。時紅時白。起初當他見了生人怕羞。後來見神色不定。偏促非凡。心中大疑。便暗自一算。明白了他的心事。就來替他調解。便放聲問道。瓊瑤。你將峨嵋山採來的藥草。拿過來我看。瓊瑤如久旱逢甘霖。應聲是。便不來回答。士元竟自轉身。到那邊石桌上。去取藥筐去了。頓時將士元話氣截斷。士元到不怪楊瓊瑤。不回答他走了。想問家世籍貫。原是一些廢話。何必多問。師父的正事要緊。便立在旁邊看。瓊瑤拿藥草過來。此刻瓊瑤過出了難關。心裏甚是感激師父。想多分是已被師父算出了。特意的作成我。便取過藥筐。呈與師父觀看。雲中野叟一一取出看過。看到那支丹芝。奇道。這物事。你如何採得。記得前番。你師伯的三徒弟。白雲大師。到峨嵋採藥。也被他看見了那支丹芝。在千丈潭底。他便下潭去。

採取。不想到了潭底那丹芝就遁去了。要想回上來。那個潭口又被看護丹芝的山魅堵住了。幸虧仗着天罡劍。驚走山魅。出了潭口。此後要採他。再也尋不見了。現在你能採得你的本領。要比白雲強了。瓊瑤稟道。弟子那裏有這本領。採他。乃是一位世外高人。贈我的。便將採取丹芝的經過。和逢着那位高人的形狀。告知師父。雲中野叟聽了。把頭點點說道。原來是他。這也難爲他了。瓊瑤聽師父所言。似乎認得那人。想我正要打聽他。是何等人物。將來若再遇見時。也好稱呼一聲。便問道。弟子雖蒙那位高人贈了丹芝。但是那位高人的道號。法名。還不曉得。敢請師父示知。雲中野叟道。此人的身世。不大明瞭。只曉得他姓文。叫雄風。是潞州人氏。道號竹林尊者。他的道行。甚是湛深。記得二十年前。他到山東泰山觀日峯上。參與朝元大會的當兒。愚師與他會過一面。據他說。那時。他住在岷崙三十六峯上面。有極好的一片天竹。供他參修。不知何故。現在會遷到峨嵋去了。野叟說畢。瓊瑤又稟道。那位竹林尊者。還對弟子說。弟子的大仇。時機到了。可以報復了。不知真否。野叟點頭道。不差。時機到了。瓊瑤聽

說真的到了。就豎起蛾眉。恨不得立刻趕去。將那些仇家一劍一個。一面跪下。去道。既然弟子的報仇時機到了。請師父放弟子下山。待報了大仇。再來侍候。左右野叟道。如此你且起來。聽我吩咐。你可先到宣恩。趁此時那侯尙達告假在家。把他殺了。不可傷害他的家口。所謂冤有頭。債有主。不可妄殺無辜。你殺了侯尙達。然後再到京中。將尤子平刺了。得手後。即便回山。倘然到京中。遇着什麼危險。我與你錦囊一個。不到萬急之時。不准開折。其間自有安排。你須牢記。牢記。瓊瑤答應聲。謹遵吾師吩咐。便起身拜別師父。回身別了士元。來到洞口。吐出青光劍。颼的一聲起在空中。直向目的地而去。此刻鄺士元見師兄忽來。忽去。不明白他去報的什麼大仇。要待問師父。看師父此時。已垂眉閉目。入定去了。作者此時。且不表報仇去的楊瓊瑤。碧雲洞中入定的野叟。和立在野叟旁邊的鄺士元。待我來表那久無消息的碧眼兒。講到碧眼兒。在本書第五回時。隨了大空和尚。往天台山而來。將近山寺。但見路上行人。摩肩接踵。魚貫而來。說他們是燒香。不像說他們是瞧熱鬧。山上又沒有什麼熱鬧可瞧。大空

心中奇怪。想山上莫非出了甚麼亂子。忙拉了碧眼兒。從人叢中。望山上直奔來到山上。見山上的人。比山下還多。立得坐無隙地。有幾個見無地可立。索性爬到山石上面。或者爬在樹枝上面。正是人山人海。滿坑滿谷。弄得大空同碧眼兒。步都拔不開。講到大空同碧眼兒兩人。要在人叢中穿過去。只消雙手分去。怕不讓出一條路來。再不然。一縱身。從人頭上也可踏將過去。但是大空是本山的方丈。一舉一動。總須謹飭些。碧眼兒見師父慢慢推過去。自己只好慢慢兒跟在後面。再講到大空。看見這許多人。爲何不問他們一聲。是爲的什麼事呢。因爲他是本山和尚。去問了俗家人。一定被他們說。你是本山和尚。不曉得本山事體。到來問我們麼。這幾句話。不是自己討人家說嗎。所以大空裝着。曉得那樁事體似的。不動聲色的。捱到山寺門前。寺門前立着幾個和尚。看見方丈回來了。都過來迎接。大空領了碧眼兒。進了山門。到大雄寶殿。先教碧眼兒拜過了佛像。然後回到方丈室裏。幾個徒弟徒孫。過來給大空請安。大空教衆人。與碧眼兒相見。然後再問今天山上有甚麼事體。爲何來了這許多人。

旁邊走出一個徒弟。法名叫做三枚的。過來詳細告訴大空。原來是甯波府城裏有一家姓童的。叫做童三爺。那童三爺的父親祖父。都是做過大官的。那童三爺有個妹子。行次第六。一家人就稱他爲六小姐。那六小姐。夙根清靜。在十歲上。就喜茹素誦經。起初家裏諸人。以他年輕。不大在意。到後來。長大了。更是終日浸淫在佛經上面。甚至廢寢忘餐。他的父母。雖是不以爲然。因爲心裏歡喜他的緣故。也不大去阻止他。可是那童三爺。却大反對而特反對了。他以爲一個女兒家。應當專心內則。母儀三從四德。爲什麼要去學那些虛無空渺的佛道。正是攻乎異端了。童三爺雖然反對。但是父母歡喜他。庇護他。表面上發不出來。只好悶在心裏。那六小姐。既然信仰佛法。對於那些來化緣的和尚。當然是僧來看佛面。多少總得佈施些了。但是那些和尚。好似有連絡性的。那個今天一佈施。這個明天也來了。如此蔓延開去。那甯波府下的名山大寺的緣簿上。差不多都有六小姐的大名。其間要算天甯寺。佈施得最多了。這也不是六小姐厚此薄彼。原來天甯寺。離六小姐府上不遠。遇着家裏有佛事道場。終

是到那寺裏去做的。那天甯寺的方丈叫做量韋。量韋以童府裏常作佛事的緣故。不免常常到童府裏去。往來既密。自然都認得了。後來曉得六小姐好佛的。認爲有機可乘。便不時向六小姐化緣。什麼裝金咧。開光咧。添油燈咧。纏繞不清。六小姐呢。氣度寬大。除非你不來募化。來了多少。總得應酬你些。以其次數多了。所以天甯寺的佈施。要比別處多。那一年天甯寺建造大鐘樓。量韋便四出募捐。六小姐處當然認爲在於募捐之列。便興冲冲到六小姐處來。那時六小姐已有二十歲。他抱定主義不出嫁了。他的父親已於數年前去世了。他母親自從六小姐父親去世之後。也一心一意的皈依佛法。同着女兒一起兒念佛誦經。爲的奉佛之處。須得清靜。特地闢了一間精雅佛堂。專供母女二人。誦誦之所。母女二人終日在佛堂裏。一會兒木魚嚶嚶。一會兒磬聲錚錚。好似寺中禪室。庵中雲房。童三爺有時經過佛堂門前。聽得那種聲音。總是掩耳奔過。他想這樣。還像人家麼。簡直是成爲一所尼庵了。在童三爺的火氣。恨不得立刻將佛堂燬去。可是礙於母親在內。不敢發作。他想要燬去佛堂。除非將妹

子嫁了出去。那時母親沒有了同伴，修道的心也會淡下來，再慢慢將兒女的瑣事來分開他的專心，就成功了。童三爺主意想定，就去物色相對門庭，齊巧有一個朋友同他談起，說周尙書的兒子現在要結一門親戚，我想令妹才貌雙全，而且同是縉紳之家，可說門當戶對的，尊意歡喜，兄弟來做個冰人，討杯喜酒吃如何。童三爺聽了，正中下懷，想那位活菩薩，巴不得早些請了出去。現在既然有了這門親戚，將我妹子嫁了過去，也不辱沒了。他對於母親面前，也交待得過去。童三爺便說：很好很好，待我與母親說聲，然後擇日文定是了。那朋友說：如此我明天再來談罷。那朋友去後，童三爺便到內室，差了環到佛堂裏，請母親出來，到了上房，將方才要同妹子對親的事，告母親說。周家的家世如何清正，周公子的品貌才學如何優美，又說我的妹子嫁給了他，正是天生就的一對佳耦。現在請母親作主，以便擇日文定。童老太太聽了，三爺之言說：這個我未便作主，且問過了你的妹子。再說，老太太就回佛堂，將此事同六小姐說了。六小姐抱定宗旨，情願青燈古佛，伴過一世，罰咒不出嫁的。倘如三爺

硬要逼他出嫁。他情願死在佛堂裏面。嚇得童太太不敢再說。便回絕了三爺。說你妹子。一世不嫁了。以後的親事。可以不必談起。童三爺碰了一鼻子灰。氣得透不過氣。想終是從少母親庇護他的緣故。到現在養成如此模樣。一時想勸他回頭。來不及了。從此以後。童三爺便不敢再同妹子談親事。一肚皮氣。總是悶在裏面。無處發洩。那天正逢着天甯寺的方丈量韋。要建造鐘樓。到六小姐處來募捐。六小姐一口就答應他三千兩銀子。講到六小姐的銀子。那裏來呢。他的父親死的時候。就分給他幾萬銀子。作爲將來粧奩之費。現在六小姐既不出嫁。要這許多銀子何用。聽和尚說建造鐘樓。撞鐘一聲。那地獄門中血污池裏沉溺的罪犯。可以提升一次。那鐘樓上的鐘。每日早晚要撞兩次。每次撞四十八下。可以把血污池中的罪犯。提升四十八次。能夠減輕不少痛苦。六小姐一想。這是大功德啊。足答應了三千兩銀子。量韋歡喜非凡。又要求老太太佈施。老太太也答應了一千兩。量韋寫了捐。便叩謝回去。走至大門前。剛巧三爺從外面坐轎回來。量韋曉得三爺脾氣。一向不信佛教。當時又不及迴避。

只得立着不動。待三爺出了轎，上前打個稽首。三爺問道：「量韋，你今天作什麼來的？」量韋不敢隱瞞，說是寺裏建造鐘樓。到太太小姐處化緣來的。三爺說：「拿緣簿來我看。」量韋忙將緣簿呈上。三爺翻開一看，見妹子捐助三千兩，母親捐助一千兩，想想這許多銀子，給和尚拿去撞鐘玩，實在可惜，恨不得將那真緣簿扯下，便問量韋道：「小姐同太太的銀子，有給你了沒有？」量韋說：「沒有。」小姐說：「等到鐘樓完功的那天，他同老太太到寺裏來付與小僧。」又說還要讓小姐撞第一下鐘，去超度幽冥三界，造積無量功德。三爺聽了，冷笑了聲，將緣簿擲還量韋，拔轉身進內去了。嚇得量韋不敢做聲，一溜煙回寺而去。且說三爺回到書房，坐下來想想，實在可氣，終得想個法兒，出一口氣，纔是忽然被他想出了一條二絕毒計。當下籌劃妥當，預備到時行事。再講到量韋，自從那天童府捐得四千兩之後，更在別處四出募捐，也算量韋的神通廣大。幾月功夫，那座鐘樓居然被他募捐建造成功了。鐘樓既然成功，就奔到董府來請六小姐同老太太去開光。撞第一下鐘，六小姐同老太太聽說鐘樓造好了，就帶了銀子。

母女兩人。同到寺中。先到各殿燒過香。然後到鐘樓上開了光。老太太教六小姐先撞了一聲。但聽得噹的一聲。響徹雲霄。許多看鬧熱的人聽了。大多數在說。這箇鐘聲。很響亮。很好聽。不過在六小姐同他母親。和那些參與佈施的善男信女聽了。似乎這一聲中。那所謂地獄門中。血污池裏的沉溺罪犯。俱提升起來。六小姐撞過之後。接着老太太撞。再後那參與佈施的善男信女撞。你撞我撞。撞得甯波城裏。一城的鐘聲。虧得那時沒有救火鐘樓。要是有了。人家還疑惑是何處失慎。在敲亂鐘呢。且說六小姐同老太太。撞過了鐘。下了鐘樓。量牽過來。招待六小姐。同老太太至方丈裏獻茶。俗眼凡僧。本是最勢利的東西。當時對着六小姐。同老太太。好似二尊慈航尊者。一疊連貫的奉承。六小姐與老太太。當然也明白是勢利僧人。不過看在佛面上。只要有功德圓滿了。當時便將捐銀付了量牽。母女便離寺回府。量牽接了四千兩銀子。念了聲阿彌陀佛。功德無量。又那裏曉得。頃刻間。大禍臨頭。要喊救苦救難。救命王菩薩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集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十二)

本回分二大段二大段中各分一小段第一大段是結楊瓊瑤採藥一小段是楊鄺初逢第二小段是述碧眼兒隨師上山二大段是寫童六小姐事 楊瓊瑤欲覓仙蹤正如武陵漁父已迷來路仙家妙機又非汝所能測矣 我初讀竹林尊者戲弄楊瓊瑤竊笑此仙人猶未脫孩子氣繼細細讀之方知非戲弄之實暗示以世事艱難往往不可捉摸不可以方得微技卽自以爲滿並爲後來楊瓊瑤復仇事作一影子 竹林尊者一聲哈哈與彌勒佛終日嘻嘻同一意思其中深含禪機我聞其聲爲之喪然若失者終日 寫楊瓊瑤回大容山時所見與鄺士元所見對照作者筆筆不空面面俱到 寫楊瓊瑤初見鄺士元不知是爲已繫赤繩之郎君繼忽又想到鄺士元面貌是活畫女兒家心腸迨問明鄺士元籍貫則面頰桃紅直欲泛出紙面一待鄺士元回問則又偏促不安不知所云不但讀者隨之如此恐作者亦如

此 楊瓊瑤以不共戴天之仇爲前提一得師命便絕塵飛去並不戀戀於此天外相逢之心目中人比之今人大不相同自是孝女

寫楊麟自幼別離忽在此處見面見面後又各有所疑却又各不說穿不一刻又各相分離忽然而來飄然而去文筆如天半白雲瞬息萬變如曲江銀濤起伏千丈如春霧秋雨忽佈忽收妙至不可捉摸作者筆底似有蓮花吐出 寫童三爺不信佛教是讀書人脾氣是少爺脾

氣作者寫六小姐每每筆底調侃殆亦一不信佛教者歟然我知作者嘗偕明州高僧智圓大師遊則又何耶 寫量韋知六小姐崇佛乃

投其所好是爲方外人之慣技然不幸撞在童三爺手裏以致大吃苦頭 和尚說撞一下鐘可將血污池中的罪犯提升一次說得活龍活現個中人聽之心驚局外人聽之嘔飯 和尚纔念了聲阿彌陀佛就要念救命王菩薩可謂不離本行作者又和大利尙打趣



